

食屎唔可怕，可怕在鍾意左食屎

作者: 藉跡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鐘意一舊屎是什麼感覺？不，應該說，有人會鐘意一舊屎嗎？我所說的屎，並不是屙出來那種。而是一種非常醜樣，或者肥，總之是普世下都會認同是重口味的存在的女生。

對於這樣的一舊屎，人們都喜歡留下一句「狗也不屙！」，然後轉身便走。試問，沒有人想要的東西，會有人想據為己有嗎？看來我不是人，至少不是一個正常人.....

點解我會鐘意了一舊屎，這便要從我中四那一年開始說起。

爽快的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周嘉樂，矮仔，正常樣，帶眼鏡，性格慢熱。是一個有潛力成為專業毒擦的人。

不過，慶幸的是我不是一個女性絕緣體。初中時，有一兩個女性朋友，不過其實認識不太深，只是閒時靠msn聊聊天。

要數最大的一項「偉業」，便是某年暑假跟她單獨約了出來抄功課。其間沒有發生什麼事，不過對我來說已經算是個不錯的回憶了。

「周嘉樂！你坐依個位。」

每半年一次的調位時刻，相信是每個學生又愛又恨的環節。能夠坐到後排，加上暗戀的同學在旁邊，外帶三五知己在周圍，每天上學肯定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最可恨的是，每次班主任總是喜歡把我調到最前排的坐位。無辦法，生得矮是原罪。

這次會是誰坐我旁邊呢？我心中充滿對未知的恐懼。但現在只能靜靜的等待班主任發號司令。

「鄧泳芝！...」

不是吧，雖說是一個女生，但這種珍禽異獸，我才不想每天對著她。我怕我吃飯前看到她的樣子會食慾全消。天呀！我還想長高。

「...你坐依到」她指向中排某個位。

「好彩，真係好彩。」我呼了口氣並拍一拍心口。

不過事情還未完結。直到知道誰跟我坐前都不可以放心。

「張雪玲！你就坐.....就坐係周嘉樂隔離啦。」她指著我旁邊的空位。

唉，事與願違，我不能跟好友一起坐。看來這半年都要在沉悶中渡過了。不過轉個角度想，我是不是這就能夠更專心上課呢？

算了吧，我是個永遠不能專心的人。

「hi...」我真的是逼於無奈才說出這無聊又無營養的開場白。

「hello」她微笑說。

張雪玲，這是我和她第一次的說話，沒錯，像我這種不多言的學生來說，不到一起坐也不會主動談話吧，更不用說對方是異性。

她個子不高，比我還矮接近半個頭，嬌小玲瓏。說話時有點點「雞仔聲」，聽得出不是裝出來的。因校規問題，她經常紮起馬尾。明亮的雙眼配上櫻桃小嘴，是一個走可愛路線的女生。如果她的性格稍為好一點，相信都會有不少的追求者。

在接下來的堂課中，我們都不多說話，都是一些一句起兩句止的基本問題。就這樣直到放學。

第二章

第二天，準時七點正，鬧鐘便把我震醒了，我每天都是被震醒的。因為鬧鐘還未響前，手機震動的聲音便已經把我吵聲。

吃過早餐，便提早一點出門口。因為今天是高年級的早會，我需要先到六樓的班房，再落一樓的禮堂，這樣一上一落，已經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太遲出門只會辛苦自己。

上到班房，距離早會開始還有十分鐘有多。打開門便看到張雪玲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像在找尋一些東西。

「嘩，你咁早就返到黎既？我以為我已經算早。」

她回頭看到我，看似有點慌張。

「你搵緊野？」

「係呀，返到黎搵極都搵唔到本詩集。」

「會唔會係Locker？」

「唔知呀，我搵緊我個櫃桶」

「咁我幫你搵Locker，你比條鎖匙我」

我走向儲物櫃，找到她的名牌，然後打開。裡面的書非常整齊，一個一個的文件夾已經分門另類。但怎樣看也沒有看到詩集。

「無喎。」我把鑰匙還給她。

「我都搵唔到，不過再唔落去就要遲到啦。」她有點失落地說。

我看了看鐘，只剩下四分鐘時間。突然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把我的詩集從書包中拿出

「你用我依本。」

「吓....但係.....」

「拎住啦，要落去啦。」我把書放在她手前。

她接過後我們便急步走落禮堂。

因為是基督教學校的關係，我校早會每次都會在早會準備唱詩歌環節，而詩集，便是供我們閱讀歌詞的。

明明是一樣不帶也罷的東西，偏偏我班班主任就對它真而重之。

每次在早會中我們都必需向他出示詩集。十足一塊免死金牌，無帶的人便要罰，而罰什麼，便是「獲獲新鮮獲獲甘」。

「你個本呢？」班主任走近我

「尋晚落雨整濕左，阿Sir，我都好想帶架，但真係帶唔到嘛。」昨晚的確有下雨。

「即係無帶啦，唔洗咁多藉口，照Mark低你。」

聽完副校長千篇一律的演說，頒完獎和唱完詩歌後，早會便完結，各班便上課室開始課堂。

今次的懲罰已有定案，就是罰抄，全班裡竟然只有我一個沒有帶。我因為第四次欠帶，所以要抄多三首歌詞。

我不敢走班主任的數，因為他放學後有太多空閒了，所以想借老師忙來走數這一招行不通。

我只好老實地抄了，反正第一堂是通識堂。

當我開始落筆時張雪玲突然從旁拍一拍我的頭。

「嘩！做咩打我？」原來她是用我的詩集打我。

「應該我問你先係，做咩幫我，我第一次無帶姐，唔洗抄好多。」

「你依類乖學生梗係唔可以比人記野啦，更何況唔一定抄野，等陣罰你跑圈你就死。」

她有點驚訝，好像想不到我會考慮到這麼多。

「我邊係乖學生，同理.....你頭先都唔洗用口的咁差既理由...。」她忍不住笑。

這個笑容，我會給它十分。兩邊嘴角上揚，形成一雙小酒窩，加上雙眼差不多眯成一線，令她顯得格外可愛。整個背境就好像動畫中，充滿氣泡，

光線打進氣泡內再反射出五顏六色，造出一幅唯美的圖片。時間和我，都突然被定住了。

原來早會時我和班主任的談話她全部都聽到。

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需要回應她的話，幸好她還未察覺。

「咁...唔係...點...」我沒有時間去想要說什麼。

「點都好啦，多謝你。不如比我抄啦，始終都係我無帶。」

「唔洗，一係你今日幫我寫筆記啦。」

「好呀！」

對我來說罰抄比寫筆記更加好，因為不用腦。好學生寫的筆記，我倒想見識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能令我不上堂也可以學到今堂的內容。

起初我和她都不多話說，大多都是些簡單對答。想不到這次令我發現她不是那種死讀書，然後什麼也不理會的書蟲。應該說她是一個正常的女生吧。

也許，我和她可以成為朋友，那這半個學期上課也不至於太無聊。

「一次付出後，會令你繼續付出，務求上一次付出沒有被白費。」

第三章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和張雪玲也漸漸變得多話題。

我們的相處方式由同學慢慢轉變成朋友，課餘的時候，我們也會利用whatsapp聯絡。

我們甚麼都會講，訊息除了睡覺或上學時間都不曾斷。

至於電話號碼，那是她在我們班第一個班會活動時她主動跟我要的。

我也想不到是她做主動。

看來她即使不是鐘意我，也至少有好感吧？

可是有一晚我們在互傳訊息的期間，我知道了她有一個男朋友，他們正處於分手邊緣。

她問了我很多問題，想我給她解決方法。而我都是作出一個回應.....就是「堅決分手」

到最後，她真的跟那個人分了手。但我沒有跟她說，其實那個人是我小學到中一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了，我認我是一個賤人。

「咁咪幾好，分左手，一了百了。」我懶洋洋的說。

她只是點點頭。看來在課室中並不適合談這個話題。

「好眼訓呀！你快啲幫下我。」她像意識到需要找新話題。

「點幫？」

「痛就會醒」她把衫袖摺高。

我兩隻手指用力一夾，她馬上痛得呀了一聲。惹來其他同學的目光。

「洗唔洗咁大力呀。」她打了我手一下以作還擊。

之後我們做的事愈來愈奇怪。量度眼睫毛長度，鬥手指長等等。

在笑鬧間，我不時都會偷看她，她總是笑得樂極忘型，仿佛現在不是在上堂，班中其他人都消失了。

一個多月前的我，決不會想到會和這個人的關係發展得這麼快。

不知不覺間小息鍾聲就響起。

「樂媽，我走先啦。」自從一晚我們傾到要怎樣叫大家開始，她就習慣這樣叫我。

「去邊呀，女。」

「搵朋友。」她說完就走開了。

剛才整堂都在玩，想到出去也沒事可做，所以我便打算把黑板上的筆記抄下。

抄了一少段後，從眼角看到一個穿著裙的身影。

「咁快返黎既？唔捨得我呀？」

但沒有回應，我感到奇怪便抬起頭，原來站在我面前的人是鄧泳芝。

第四章

「呀.....er.....你.....你係到做咩？」我怎想到會突然出現這種情況。

「我見你舊擦膠跌左，咪汁返比你。」她同樣也是很尷尬

「哦，好。」

我跟她還是第一次說話。

單單就這件事來看，我反對自古以來都留傳的一句說話，那就是「相由心生」。

心地好，並不代表樣貌好，現在我的面前就有一個好例子。她留著一把烏黑而凌亂的長髮，貼服的留出八二分瀏海，有時乍看感覺油油的。帶著一副黑框眼鏡，兩眼分得有點開。我從她的朋友間得知，她們會用「婆婆」來叫她。

後來張雪玲回來了，坐到我的旁邊，不過她手上多了一個粉紅色的筆袋。

「新筆袋喎，邊個送架？」

「你就送。係樓下換返黎架。」莫非是那些無聊的英文周活動？

「依舊野有咩咁特別要你專登落去換？咪又係一個筆袋。」

「比支筆黎。」

她拿了一支筆，在筆袋裡揮舞，但我看不到她在寫什麼。

「你搞咩呀。」

「拿，比你。」她把筆袋推給我。

我接過來，看到裡面有我的英文名，中間有一個心心，然後旁邊有她的英文名。周圍都有很多心心和笑哈哈。

我呆了，同時心中亦有一道氣從腳下湧出，通過身體時不禁震了一震，上到嘴邊時，令我打從心裡笑了出來。

我腦裡現在只想到一個字，打鐵趁熱，能否成功就看這次了。

我故裝冷靜，輕輕把筆袋收起後便問她。

「頭先聽其他人講話下星期六我地學校足球隊會打決賽，好多人都會去睇，不如我地一齊去。」

「好呀，我都諗住去，早小小去搵個靚位呀！」

其實什麼足球比賽的，我都沒有興趣的，最重要是這活動跟學校有關，但又屬於私人私間，比較容易令人接受。但想不到她對足球也有興趣，正中下懷，相信這一天會是特別的一天。

對，這一天的確是我意想不到的一天。

第五章

星期六，天氣晴朗、萬里無雲，是絕對的好天氣。再次，鬧鐘響起前，我已經被震醒了。

不過當意識回來時，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時，睡意也都飛走了；今天是我和她第一次約會。

我約了她在她樓下等，純粹是因為知道對方住哪裏，好像關係會親密一點。年少又怎能想到，其實這行為是罪無可恕。

我除了張雪玲外，另外還找了我的其中一個老死，世傑來為我壯膽，多一個人冷場的機會便小一點。

世傑給人的感覺比較冷淡，對朋友或同學都是。有時我會覺得我和他，其實不那麼熟，始終他屬於我們圈子，又由初中便一起玩，所以也算是我的兄弟吧。

他樣子不突出，卻是我們當中最早有拖拍的人，而且還是同校師姐。大概他的冷漠使他散發一道神秘的氣場，吸引了異性的好奇。

和世傑集合後，我們便向張雪玲家出發。

時間不早不晚，準時到達。不過左右張望都不見那嬌小的身影。

「女仔係煩啲。有邊個係會準時。」世傑拋出一句似乎是他的心聲。

我拿起電話，很快便找到張雪玲的電話並撥出。

「喂」聲音有點沙啞，我已經心知不妙。

「喂，你...仲未起身？」「身」字的語調提高。

山是石頭，海是水，女人會遲到。這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

她先是說現在開始梳洗，要我們等一會。半個鐘後便轉口叫我們先行，她再後來趕上。

「你溝人啫，唔洗做到咁呀嘛？咁就無左半個鐘。」

「佢起唔到身啫，佢都唔想。更何況我又唔係想溝佢。朋友！」

世傑只是望了我一眼，做了個微笑便沒有回應。

「唔信就算。」

說著說著，便行到了運動場，我們在門前停住了腳步，聽到裡面傳出一陣歡呼聲，不知是哪一隊進了球。

「唔入去？」世傑問。

「唔啦，都就完。」其實是我根本沒有興趣。

「都話你架啦，唔洗扮啦，鍾意咪認，你諗咩我地又點會唔知？」看來我的兄弟全都發現了。

我不意外他們知道了。但與其說鍾意，倒不如說我也是患上了「突然鍾意隔離位同學症」，這種病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計人患上。

原來這個病可以來得這麼突然，一個月前才想當朋友，一個月後竟突然鍾意了。到底我是因為被動地因為對方行為曖昧而認為終於能一嘗初戀滋味，所以鍾意了她。或這真是因了解而發展？我想是前者居多。

這時世傑的電話響起，是他女朋友，在右邊的一個小公園等他。剛好他走時，張雪玲便到了。

「似乎踢完啦，你依加先到。」快點，快想想接下來有什麼地方好去。

「吓，咁快完左？咁我地係到坐下先啦。」她說完便坐到椅子上。

「去商場行下先仲好啦，咁熱。」

「唔得，我要等人，佢應該好快出黎。」她很自然的說。

等人？會是誰？今天我等了半小時有多，只為見你一會嗎？

第六章

「等人？」我盡量維持平常的語氣問。

「係呀，佢有份踢今場比賽，不過我訓過龍睇唔到囉，哈哈！」她又笑了。

「屌，等咩呀，走啦，我帶你去食野。」我很想這樣說，但我沒有。這不是我這種人該說的對白。

「佢踢波好勁架？」我想不到要說什麼，便求其問了個問題。

「我未見過佢踢，不過佢成日話自己好勁。又話有次練波唔小心踢到個守龍嘅傷咗，好白痴。仲有次呢.....」

她形容得繪影繪聲，不時加上模仿動作，顯得雀躍。看來他們認識比我早，關係也於我之上。

「佢出黎啦。」她望向門口。

一個穿著黑色球衣的高個子從門口走出來，接近我們時，影子從他面上褪去才發現他其貌不揚、有點像一隻河馬。

他未走到我們身邊，張雪玲就對我說。

「我同佢去食野，你食左野未？」

「唔洗啦，我食完野先出黎。」我搖搖頭並給出微笑。

「咁我走先啦，bye bye。」她說完便和他以及他的隊友們走了。

事情和預想的差天共地，我心中一直忍著的一道氣湧上心頭。但沒有借淚水流出，只是在身體內打轉。

如果我的工作是一名保鏢，我的工作成功完成了，大可功成身退回家午睡等待下一次接送。但我這一趟的目的是什麼？可能是為了見證天下間竟有如此荒謬的事，面對這種荒謬，我無力反抗。我只能停左中間，看著右邊的公園，知道世傑和他女友正擁有著彼此的時光；看著左邊的張雪玲和河馬，正分享著比賽的過程和結果。分岔路中，兩邊都標著「此路不通」，我只能駛向面前剩下通往寂寞的道路。

這一個月來和張雪玲所發生的事，都是真實的。但感情上的解釋，卻是我虛構的。我不是唯一的一個，這些事很多人都經歷，然後很多都傷心欲絕，一沉百踩，認為自己是最悲慘的人。「多情君子無情劍」，其實我們都不應該失望，反應要怪責自己為何要急於墮入感情的陷阱。就如張雪玲對過我做的事，本生是沒有意義，他對每個人都是這樣。但我沒頭沒腦的把它當成感情上的指示燈，說去，我便一味衝。如果我們能撇除情緒看待事物，結果會來得那麼自然、平靜，如常。

就好像我現在眼看著張雪玲的身影慢慢縮小...慢慢離開我的視線。

對，我不可以失望。要回去了。

回頭卻不小心踩到了一片枯葉，一下便「嘶」的一聲碎了，我撿起其中一塊碎葉，再和其餘部份重新排成完整的一塊，放到隱密的地方上。然後獨自走回家。

第七章

足球比賽兩天後的星期一，我如上學。今天又是那需要唱詩歌的早會，早上回到課室又看見張雪玲已經在座位上，正偷偷的按著電話。

我跟她只是簡單的打聲招呼便各自做回自己的事。

我沒有刻意找話題，更沒有提起星期六的事。雖然想通了，但這件事也多少影響著我的心情。

早會完結，半天下來我和她都沒有談多過十句話，她好像不察覺這狀況，依舊專心地上課。

我們就維持這樣到了放學，我和世傑還有其他朋友們相約了放學後去打籃球。縱使中四分班令我們分隔，但每到小息、午飯、放學，我們又再合體。

起初我並不喜歡籃球。與自身身高無關，是因為以前常常聽到什麼「出色入色」，什麼「針波」，覺得不明所以，便很有點反感。

但初中時，大家一時興起說去附近商場的天台打籃球，我因群眾壓力便第一次接觸了。

「左邊空！」我立即把球傳給在左邊的志剛。

他接過球後雙手自然地垂下，再發力向上提起，起跳、左手放左球邊扶著、右手呈標準的九十度向前一推，投出一個無聲的空心球。

「好波。」我拍一拍他的膊頭。

又輪到我們發球，我先把球傳給世傑再走到右邊三分線旁待機。看著他把球舞來舞去，一時在腿間穿插，一時又在身前左右飛舞。

「傳啦屌你，hot hand 都比你灘到凍啦！」在籃下的子成忍不住怒吼。

但世傑此刻如入無人之境，繼續左插右插，終於趁對手重心一失，便加速向著籃底衝去，本來在守子成的對手見狀立即上前阻止世傑。但世傑並沒有因此而減速，他雙手提起球，故意把球露出，望向子成準備把球傳出，此時防守者有所動搖而退後，正中下懷，世傑一二兩腳便順利上籃。

最終我們贏了但體力也用得所餘無幾，隨意地坐到球場中圈內，這個天台，早已像家一樣熟悉，有時還會帶啤牌上來開局。

最先開口說話的是世傑。

「樂，個日之後點？咀左未？」

「扑埋添啦，仲等。」子成插嘴。

大家聽到後都起哄。

「繼續吹。」我模仿劉德華的手勢。

「個日有條友走左出黎，佢地就一齊去左食野。」

「男仔？」世傑問。

我點頭說是。

「跟佬走，咁都得？」志剛一臉不解

「之後呢，自己走？有無屌佢？」子成問。

「唔自己走可以點。算啦，當 friend 算啦。」我難掩失落低頭。

「唔緊要，聽日再打過，女啫，無咪無。」

「聽日唔啦，同屋企人食飯。」

「孝順仔。」子剛略帶諷刺道。

淡黃的燈光下，四兄弟就這樣閒聊直到夜深，道別後便各自回家。但由於子剛不是住附近，所以每次都會先陪他等車。我和他是感情最好的，我能因為彼此都是雙子座吧。他樣貌俊俏，可惜高度欠奉，另外沒有特別大優點，為人較怕事，和子成是一個相反。

時間快轉到第二天放學，我依然未和張雪玲有太多交談。我想突破這奇怪狀況，但開不了口。

回家後換了衣服、上了會網便座上 68M 巴士出發往荃灣與家人吃晚餐。

一個人坐車最好就是帶住耳機邊聽音樂邊玩電話。

忽然電話上方彈出一個 whatsapp 提示，我按了進去，發現是張雪玲剛剛傳給我的。

「我依加打比你得唔得？」

第八章

巴士上，收到張雪玲的訊息的我，想不到她會這樣突如其來的主動找我，更要求即時通話。除了上次她遲到逼不得以要打給她外，其餘都只是流於訊息文字上的溝通。

「可以呀。」我回道。

這時我脫下心愛的耳機，等候電話響起。

看著螢幕上，在她的名字下方「在線上」的字樣消失，便知道她這時應該是在聯絡人中找我的電話，心中竟然泛起一陣興奮。

奇怪，這麼久都未響起。我輕快地按下手機開關鍵，確認沒有錯過任何電話及訊息，便關掉螢幕，看看街境，隔一會兒又再檢查手機，重覆了好幾次。

巴士已徐徐駛到荃灣地鐵總站，她依然未打過來。是不小心睡了嗎？抑或在街中被搶劫，現在正展開一場追逐戰？不，我想最有可能是被外星人綁架了。

疑惑未解的我會合了家人，一路走，左轉右轉終於轉到了一間感覺挺高級的餐廳，燈光昏暗，再黑一點便到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

還未坐暖，手機已經響起，鈴聲響徹整個室內，所有人的目光都一時落在我身上。我馬上接聽了便衝出外面。

「喂。」其實除了喂又有什麼開頭呢？

「阿媽呀。」她立刻向我示範了如何更自然地開頭。

「咩事呀女。」

「你做緊咩？」

「.....無呀，係荃灣行緊。做咩事呀？」

「吓，荃灣咁遠。」

「食野嘛，做咩事啫。」

「後日咪去海洋公園既，你覺得帶咩野食去好？」

差點忘了後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外出活動日。我再回到餐廳內跟他們說有要事不得不離開，叫他們不用等我，便開始漫無目的地走著。

「係啫，是但拎啲朱古力咪得囉。」

「mmm~~~~我唔中意食朱古力。」原來是這樣.....

「蝦條·薯片·糖·包.....」

「哈哈·我邊拎得曬·你幫我袋啲先得。」

「無所謂·反正我都無咩野帶。」

「點解你地可以咁少野帶架？」

「咪就係為左幫你『地』袋野囉」

「哈哈·白痴。」她笑得更加大聲。

話題到這斷了·我突然有個念頭；其實我可以比較側線的問出上次那隻河馬到底何方神聖。

「不過洗咩咁煩·你叫上次個人幫你袋咪得囉。」事後想其實這問法非常牽強。

「上次?...你話睇波個次？」

「仲有邊次呀?佢一個夠頂三個啦。」

「咩料·佢都唔係我地個級·點叫呀。」她笑說。

「師兄喎·失完戀咁快就識到個師兄·仲要係足球隊·叻女。」

「朋友黎咋·識左好耐·我點會係啲咁既人呀媽。」

「個個都係咁講架啦。」

「哼·唔彩你。」

「谜底已經解開·答案就係依到。」這把熟悉的聲音忽然在我腦海中閃過。知道了他們只是朋友後我的精神也為之一振。我們談了河馬和她的認識過程·談了海洋公園·談了她昨天放學遇到的趣事；她在回家途中遇到了一隻活潑的八哥狗在跑跑跳跳·她如常向自己家的大堂門走去·進了門後在等待電梯的時間又再好奇那八哥走了沒·原來它又跑到大堂的另一頭·見到她後沒頭沒腦地向她衝去·卻一下子撞到玻璃門·然後又起身不停望著她揮尾；又談了她最近新買的一對鞋。總之她說什麼我都一一細聽·不會厭倦。直到掛了線後·我才驚覺自己早已離餐廳遠去·到了一條陌生的街道。

我和她的距離又拉近了。

只是我不敢寄望·還是以朋友、好朋友的方式看待比較好·始終人類最好便是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我和張雪玲計劃好·去海洋公園那一天·她負責帶薯片·蝦條·而我負責帶蛋糕·糖·餅乾。

還有一天出發，我在超市中漫遊，心中埋怨只是去一天，需要帶這麼多東西嗎？如果困她在這超市中不得外出，不知夠不夠她吃兩個月。不過埋怨歸埋怨，既然約好了，便唯有實行。

「依隻咁酸佢應該唔鐘意食。」

「依隻見到都覺得濟。」

我像個智障般自言自語，舉起包裝前後翻閱。

準備完成，到了出發日的早上，我換上了我們班自製的班衫，吹了個帥氣斜陰，加點髮泥，把食物安置在背囊內，便踏出家門向學校出發。

第九章

今天全級的集合地點在禮堂。踏進禮堂後發現裡面情況挺壯觀，想不到距離預定時間還有十五分鐘，便已經有大約一百多人到了，因為校方沒有像平常那樣排一排排的椅，所以沒有他們大多都坐在地上，有些表現得比較興奮，在場中踱步，有些則作最後的檢查，心怕帶漏了東西。

我向班主任報到後便在人群中找尋世傑他們的身影，他與子剛是同一班的，至於子城，其實是第二間學校的，他常常抱怨自己不是和我們同校。

「等陣落車等埋我先好行呀。」我叮囑他們。

「得啦。」他們異口同聲的答覆。

在一片吵鬧聲中，一道非常高頻的聲音毫無預兆的直穿各人的耳膜，人們馬上掩住耳朵，意識到是剛走上台上的訓導主任要開咪講話。

「各位同學，請安靜。」

原本交談聲四起的禮堂頓時變得雅雀無聲，真不愧為全校惡出名堂的訓導主任。其間有些人剛到來，推開門的聲音特別突出，進來的人都面露尷尬，不過他們其實都沒有遲到，當中包括張雪玲。

他先清一清喉嚨，為剛才的失誤道歉，然後便直入正題。

「等陣我地夠鐘就即刻出發，遲到嘅人我地唔會等。車已經到齊，A班會上一號車，B班二號...如此類推。記住當去到嘅時候要先等班主任指示先可以開始自由活動.....要保持禮貌，保持清潔，記住我地學校外遊時嘅良好形象，個到走嘅時候要比去嘅時候乾淨。.....好依加時間係8點30分，我地出發。」

出發二字「一詞驚醒洛克人」，多少遊離的靈魂立即回到自己所屬的軀體，禮堂內又再充滿生氣，又回復一片吵鬧。

張雪玲走了過來。今天我們級不受校規所限，所以她穿了條運動短褲，比平常短，露出了白皙的雙腿，頭髮自然地散開，髮尾微微波浪地彎曲，增添少許成熟味道，顯然是剛夾完才出門，最不同的是上半身穿了班衫。這件班衫是前一個星期才送到我們手上，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穿上它。主色是黑色，短袖、連帽和圖案字體都是粉紅色，正面印有一個**4B**

的大字，旁邊有一條線，沿著字型打轉一直延伸到最後變成了一支令人聯想到魔鬼的叉，整體不失霸氣之餘又不會邪惡得令校方禁止，這都要歸功於張雪玲，她負責主要的設計。我原本是反對班衫的，可能到畢業那天都穿不過十次。不過看到張雪玲穿起它，就好像為她度身訂造般，天使與魔鬼結合，那怕是只穿一次，也值回票價。

特別是那條印在背後屁股位的一條魔鬼尾巴，真有衝動走去拍一拍呢！

「有無帶齊野？」她刻意壓扁聲調。

「有，多到食唔曬。」

「好野，上車即刻食。」

「一齊坐？」

「唔啦，我同阿欣坐，你呢？」

「唔知呀，睇到時有咩位坐啦。」

上了旅遊巴，我看到了張雪玲坐了右邊近尾排的窗口位前兩行都是她們圈子的女同學，我挑了再前一排的窗口位坐下。

家淳坐在了我的旁邊，我和他是小學同學，初中不同班，但到中四又再重遇而且開始和都是小學同學的景俊混熟。家淳和我最近一起到了商場中的某一間琴行學結他，事緣是一天小息閒談中發現大家都有興趣便一起報名了。

題外話，為什麼是結他而不是琴不是鼓或其他？是因為當我不知何時第一次聽到周杰倫的「彩虹」時，覺得那個結他前奏很好聽，很好奇那六條線是如何運作、如何彈出音符，當中原理又是什麼。

「喂，上星期阿 sir 比個首歌練好未？」他問我。

「練好啦，你呢？」

「ok 啦，叫彈到。你應該彈到熟曬啦。」

他這樣說是因為我每次上堂，當導師要求二人合奏時，我的表現都是游刃有餘；因為我真的很努力練習。

旅遊巴已開始加速，轉了幾個彎，過了幾個燈，便駛出天水圍。

電話傳來震動，是張雪玲傳來的訊息。

「傳包糖過黎比我呀。」附帶一個笑噱表情符號。

我稍微提起身子回頭望向後方，張雪玲見到後回以一個微笑。我示意中間的人幫手把我手上的提子味軟糖傳給她後便坐底。

「唔該」她立即傳來。

「你食唔食傻片？pizza 味傻片」她接著再發一個。

「唔住 你食先 我仲未需要降低智力」

「哈，白痴」

「明明就係你」

「係你」

「望下你右邊 有野睇」

「有咩？都係得個啲」

「見唔到自己個傻樣咩」

「睇唔到嗰，咩都唔見」

每次一班同學在旅遊巴上，都有一班人是特別嘈吵，而他們有一刻會突然唱起歌來，以前都只是清唱，現在竟發展到有藍牙喇叭播音樂。其實唱片公司們的什麼什麼金曲流行榜都是廢的，叫他們上一次旅遊巴便能知道什麼歌是最受歡迎。不過這些都是在他們的所謂流行榜能如實反映的前提下。

大顆兒都在高歌，但我比較享受帶上耳機。不是不合群，而是希望在適當的時候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時刻。耳機一直以來幾乎陪伴了我的每一程車，在街上也帶著。我習慣每播完一首歌，要手動選擇下一首，每一首都要是當下最想聽的。

看著窗外的太陽，陽光覆蓋著整條公路，不刺眼反是柔和而令人生睡意，可想像空曠室外是有微風的，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外遊。我打開手機，從密密麻麻的歌單中搜尋。

「Cause we are runing into the sun , Getting close to something into the sun.」

又手多多開了 facebook

· 想無視但又不小心看到有人貼出一張自拍照，然後下面加上什麼感恩有好天氣，又小確幸什麼什麼的，每每看到這些作狀的詞語都令我想嘔，我馬上回到主畫面，多留一秒都會吐出來。很犯賤地雖然這不是第一次，但我也沒有解除與她為朋友。

不知不覺已經到達目的地，途中張雪玲跟我要了幾樣東西，袋中的食物也消失了三分之一。

第十章

海洋公園，上一次來大約是三年前，當時是第二次，至於第一次已經太多年前所以完全沒有記憶。上一次是我們一家加上其他親戚同行，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坐上了一個名叫翻天覆地的機動遊戲；每次坐大約二十人背向圍成一個圈，起動後就如鐘擺，由小幅度漸漸加大力度，最後三百六十度轉圈其間人們圍成的圈更會自轉，弄得你暈頭轉向，真有其名玩完後你的視覺會翻天覆地，而當中令我起了陰影的是它會在你倒吊在最高點時突然停個幾秒，我實在不喜歡這感覺。

落車後班主任叫我們先拍一張合照，我自動自覺地站到了前排等待，張雪玲到了我背後雙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識相地微微彎曲膝頭好讓她能入鏡——想不到我這矮個子也有這個時候——倒數到一時她猛地用力一跳，全身重量都通過手直達我的肩膀。

「咔嚓」一聲，攝影師按下了快門，拍下了我最狼狽猙獰的一面。我因重量增加而失衡，半歪西倒和露出一個痛苦的表情。她則是戚起一邊嘴，比了個單眼，雙腳做出動感的大字型。

險些跌倒的我馬上回頭，又見到她依然的一張笑靨。

「嘩，痴線架你，好撻痛。」

「你講咩呀，大聲啲。」她知道我不小心說了粗口。

「等陣跌傷左邊到都唔洗去。」

「依加咪咩事都無囉，走啦 bye。」她說完便跟她的朋友們起行了。

沒仇報的我我嘆了口氣，然後也出發會合世傑和子剛。

我們先去了玩作為熱身最好不過的碰碰車，等了不到五分鐘便可以入場，我選了我最喜歡的藍色。今天的目標是我的中文科老師，他比我們早到，難得可以同場，當然要趁這機會發洩一直以來對他的不滿。

他的光頭在人群中依然閃閃發光，他一開始對操控還未熟識，笨拙的駛到了前中央，背著我中間一條大直路，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是時候幫他老人家鬆鬆筋骨了。我踏下油門沿私家路直衝，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這衝擊力帶得他前後搖晃。但我手腳不夠協調做不出 hit and run，被他回頭點了相，他凌厲的眼神仿佛對我說「周嘉樂，我記住你」

玩完碰碰車，大家的情緒都被激起了，他媽的誰管什麼循序漸進，直接去玩跳樓機。

路途遙遠但不減我們的興奮。

到了後等了十五分鐘又可以上去，不過坐上位置後悔便萌生。我未試過玩跳樓機，聽說跳樓機是離心力最大的機動遊戲，坐海盜船已經覺得很刺激的我會不會這是我人生最後的一次狂歡。

機器無情的上升，好像故意要延長你的緊張而放慢速度。上到頂又停住了，等你猜不透他何時墜落。說時遲那時快，機器已經落到地面，我摸摸自己的手，原來我已經跳了一次樓，死了一次。世傑叫我們反正不多人就再玩一次，同樣的節奏同樣的感覺，我今天總共死了兩次。

緊接著我們到了瘋狂過山車處，人龍比之前長，排前面的是我們初中時的女同學，六個人中因為只有我不是同一班而被訕笑了一番。子剛想起了一個小學雞遊戲想為大家解解悶，便是捉手指公，這個時候玩這些都不失有趣，成功地消磨了時間。

過山車也玩完，差不多是時間吃午餐了。

我們拿了餐到旁邊的露天廣場撞見了張雪玲，她比我們早所以已經吃完準備離開，但她似乎看不到我。

而我們下午的行程基本上是空白的，只是計劃落到動感天地玩翻天覆地之後就沒有了。

當我看見實物時，我又想起那變態的半天吊。所以便跟他們提出要獨自走走，等他們玩夠再電聯。

我從人龍中竄出，想看看有那個位置可以休息，卻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走近一看原來是張雪玲。

「你啲 friend 呢？」我問。

「佢去左玩個個，我唔想咪坐係到等佢地。」她指著翻天覆地。

「驚就驚啦，不過唔緊要，我唔會笑你，我同你一樣。」

我坐到她的身旁，因為人很多，只能勉強擠進，令我們只能肩碰著肩坐著。

「你好肥呀。」她嫌棄道。

「肥？咁我掉曬啲野食佢。」

「唔好！依加比我幫你食少啲。」

她直接在我的袋中搶掠，我才剛吃飽所以只是在旁看著她吃得津津有味，觀察她的食相入神時被她發現，我解釋說沒有事。

「不如我地去睇企鵝，唔好理佢地。」我提出一個建議。

她先是驚訝。

「掉低佢地好似唔係咁好。」

「有電話驚咩，佢地玩緊邊記得我地係到。」

她想了一會便點頭站了起身。

我們便拖著手，向著我們的私奔的旅程出發.....

好了，這只是我的想像。

第十一章

拋下各自隊友的我們走進了企鵝館，溫度瞬間降低。

企鵝們此時好像特別生猛，肥嘟嘟走路一拐一拐的，非常可愛。他們有一個地方游水，水面都比我們高所以我們能看到整個水池內的企鵝。

當我們走近時，其中一隻更向著我們游過來。

「嘩你睇下佢，游咗黎我地到！」

「仲轉左個圈添。」

「好得意呀。」

她一直說一邊拉扯著我的衣袖。

但我沒有回應。

「喂你睇得咁入神既。」她轉過頭。

「吓，無呀，只係喺到諗佢地一日到黑都喺依到悶唔悶啫。」

「點解你成日都好似諗好多野咁？」她笑著問。

她好像還是第一次這樣問我。想起來，她的確沒有提起過對我的印象。她對周嘉樂這個人是怎樣看的呢？

「你覺得我係一個多野諗既人？」

她收起了笑容，取而代之是一副認真的模樣；我不曾見過這樣的她，應該說，在我們認識的這段時間她都沒跟我表露過這一面；不同於她平時專心上課，她是從外界吸收資訊到大腦。而是從她深不見底的記憶中找尋周嘉樂這個人的一切，再向外界，也就是我表達。她思考的時間越長，代表她認真的在回想和組織，但相反可能是代表她根本沒有留意過我，所以在想一個虛假的陳述去掩飾這個事實。

「其實我都唔肯定，不過同你一齊個時會好開心、好好笑，所以我覺得你係一個好直接嘅人。」

雖然我不清楚她的結論從何而來，但我沒有再要求補充。因為我知道現在仍然屬於輕鬆的交談，假如我再追問那怕一句便會顯得過於緊張，把圍繞我們間的氣氛變得異常奇怪和突兀。

我覺得這樣經已足夠，知道我在她心中其實很正面。現在的我們，沒有猜疑，只有友誼。她對我沒有防備直腸直肚的對我訴說關於她的事，在此時頭腦給沖昏了的我會覺得這是微不足道，但當彼此關係破裂，這便搖身一變成了不可能實現的奢望。常常聽到一些曾經經歷過類似情境的人，他們為自己的一時衝動後悔不已，留下身為過來人的提醒，希望後來者不要像自己一樣想跳出朋友圈但結果只是朋友都做不成；明知道結局是悲痛收場，但卻選擇相信那微乎其微的成功率；我更心知企圖越過阻隔彼此的高牆的結果——她不會為我搭上長梯，我只會在高處狠狠墮下摔死，而她只會站在一旁無動於

衷。

她覺得我是一個能帶給她快樂的好朋友。她只希望我們是朋友，盡管不是我的意願，我也要保持現狀，不要再多想打算自私的把這美好的關係推上絕路。

「係咩，不過依加好凍呀，你睇夠未？夠嘅就走啦。」我說。

「夠啦，走咯。」

走出場館後，我檢查了一下電話。

「佢地無打過比我嗰，你呢？」

「都無呀，咁依加點？」

在我們眼前是一個過山車。

「玩唔玩依個？開得係到應該預比細路，唔係太刺激。」我指著那過山車。

「試下咪知囉。」

就這樣我們又玩完了過山車，走完樓梯回到地面後撞見她的朋友們。

「唔怪得打比你無人聽，原來同人玩緊過山車。」阿欣看著她。

「係見你地玩緊，我地又咁無聊咪搵啲野做囉。」

「算啦，行啦，無咩時間，我地仲未睇熊貓。」

她跟我道別後便跟朋友走了。

我除了她外和其他同班的女生都不熟所以沒有一齊走。

找回世傑和子剛後我跟他們說剛才發生的事，他們都同意我的想法。

餘下來的時間，都在玩樂中渡過了，原車回到校門解散。

過了一星期，有一晚我在家中上網打發時間時，收到了張雪玲的電話，大約傾了半小時。

大家都停下沒有說話一會後。

她忽然開口說：「我有個秘密想同你講。」

「咩秘密？」

「其實我都唔知同唔同你講好，我未同任何人講過。」

「講黎聽下。」我的好奇心被鉤起，說不定這秘密和我有關。

「不如咁啦，我依加用 whatsapp send 比你，你收線之後先睇。」她有點怕羞的說。

「哦，好呀。」

然後就是一片寧靜。在她打字的其間，我的腦中無可避免地浮現各種遐想。

是最近做了樣錯事？還是跟誰反面了？還是她的過去？

還是她想說其實她鐘意我但開不了口而要打字？

「得啦，依加唔準偷睇，收線先睇。」

「有咩秘密要咁神秘呀。」

「等陣你咪知。」

所謂的等陣是一個小時，她像吊我胃口般不繼找話題。

最終她有事逼不得已要收線。

我馬上打開 whatsapp 的一項未讀訊息。

「我同景俊一齊咗」

「咁好！！！幾時既事？」

我秒回了她，沒有思索，是由衷的開心。同時也慶幸自己做對決定，沒有做出蠢事.....

第十二章

剩下來的中四時光我都忘了是如何渡過的，總之都是不外乎做功課，上堂，小息，放學打波。

張雪玲雖然和景俊一齊，但我和她依然會傾電話，而且次數好像比之前多。

在課堂中不時看見他們在坐位中眉來眼去，其他同學都只是裝作沒看到。

話說上次她說我是第一個知後，第二天差不多全班都知道，不是我爆響口，我估她跟我說完隨後便告訴阿欣但消息很快就在女人堆中傳開，再人傳人傳得班上眾人都知。明明就不是什麼大新聞，偏偏是非就是茶餘飯後的話題。在景俊口中得知他和張雪玲是在早前學校的陸運會「嗒著」，海洋公園是她們關係的導火線，時間點應逐是我和她看完企鵝分開之後。我聽著他娓娓道來，從他們認識到上她的家作客，心中的反應是覺得很神奇；這麼久了張雪玲居然沒跟我提過，女人果然比想像中邪惡。

兩個都是我的朋友，我沒有什麼太大反應，也沒有什麼感覺。

我和張雪玲就這樣在平淡中繼續相處。

要數較深刻的一件事，便是中五的十二月聖誕節將近，假期前的最後一天上課日的一個小息，她從掛在書桌右邊的袋中抽出一個信封；上面寫著給樂媽和一個笑哈哈，她說這是聖誕卡回到家才可以開封。當我回到家走進房拆開信封後，先是看到一張隨街都看到的公廁聖誕卡款式，但打開後的內容卻是獨一無二且令我心滿意足的：「樂媽，雖然我知咁樣叫你其實唔係幾好，不過我真係當你係我阿媽咁架啦！同你一齊坐真係好開心好好笑，識到你真係好好，Best friend forever！」配上滿滿的插圖使內容更加有生氣。

看完後我便把它收藏在床頭的上鎖抽屜內。

張雪玲這名字不只改變了我的中四，更加帶領我到下一段感情.....

很快就到了中五下學期，我的成績依舊是浮沉在中位，除了經濟科，我當初揀選修科時，以旅遊為第一科，經濟是第二，所以我每堂經濟堂都要到第二個課室上堂。我幻想修讀經濟能夠知道如何炒股賺大錢，不過現實是股票方面只是輕輕帶過，主要的都是.....都是.....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學什麼。老師說初期可以用經濟學角度解釋人類行為，起初是幾有趣的，不過後來我已經完全迷失，最記得老師最喜歡用一句說話來糾正同學邏輯上的錯誤，「老豆有鬚，但有鬚唔一定係老豆」。又有次他把乾坤大挪移誤讀成乾坤大拿移，我們聽到都忍不著低聲恥笑足足整堂。有幾個人有先見之明老早知道自己讀不來便退科換取一堂自修時間，只有我，世傑和子剛仍渾渾噩噩，結果我的分數是全班尾二

。

「得八分哈哈。」子剛看到我的測驗卷時失聲大笑。

「有無咁廢。」世傑加入恥笑行列。

「唉預左啦。」

八分是我的新低，面對這一科我真的完全讀不入腦。

「得八分咋，我辜負左你。」我轉身對著海琦用哭腔說。

「溫多啲書啦。」她搖頭。

海琦是我在最近認識的，她讀 F 班，亦即是修三個選修科，其中兩科理科的精英班。她一看就知是讀書的材料，所以當我一知道她坐在我後面時我便找機會向她攀談，結果和她原來也有共同話題便成了朋友，我也順理成章的有一個可靠的隊友可以解答所有疑難。

「有溫呀。」

「有溫？你睇下你依條，有溫下書嘅都知答案係實質購買力啦。」她指住一條 MC 題。

然後她又翻到下一頁掃視了一會：「仲有依條，上次咪話你要減返第一級生產啲數，你就同我照加曬。無眼睇。」

她把卷掉回給我，我偷笑了一下，我的成績一向都是差，她一向都是罵我說不再教我，結果轉過頭我問她又再熱情的解答。

「唉，下星期考試啦。」

「係呀，睇你點死。」她專注做改正沒有望過我。

「你會幫我架可？」

「幫到嘅都幫左啦，都要你返到去肯溫書先得架。」

「我覺得你可以係課餘時間教下我順便溫下書。」

「我放學要去補習嗰，夜晚先得閒。」她繼續低著頭。

「咁夜晚囉.....去埋你屋企樓下，你就最多行兩步路，溫完又即刻返到屋企。」

她停下動作，沒有回應。我們認識不久關係尚淺，這行為的確是有點超過。

我見她在猶豫便繼續進攻：「教學相長呀！你教我同時都幫到自己溫，一舉兩得。」

她依然不動如石。

「一係咁，你好唔好糖水？我買埋糖水親自送到你面前呢，你坐定定就有得食。」

她點了一下頭，頭部郁動的幅度極細，若不是我的金精火眼一定察覺不到，她已經有所動搖。

「糖水就唔洗啦，我要 B 仔嘅雞翼尖。」

「好，無問題，就咁。」

第十三章

六月晚上的熱氣剛從市區中消退，而一陣陣濃烈的食物香氣隨著那偷偷出現的微風送到途人的鼻孔，我站在隊中間耐心等待著，其間努力地吸著這香味。

到我了，我點了一份雞翼尖，然後拿著收據走到右旁的主店，裡面全部都是「叮噹」的碗碟碰撞聲，每張枱都坐滿人，有吵架的痴男怨女，有甜上加甜的戀人，有一家大細，又有一班班三五知己。店面人流湧湧想走到收銀處都要廢一番功夫，我另外點了一份芒果西米露給自己。搞了一輪終於買齊可以出發到海琦家。

她住在朗屏，跟元朗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只相隔一個西鐵站，加上步行的時間只消十分鐘我已經到達。

因為是第一次，所以我叫她到站門等我。

坐低後已經大約十點，雖然不算夜，但這個地方周圍都空無一人，只是不時有途人經過。這個大亭有瓦遮頭，幾張桌面刻有象棋盤的雲石枱配有四張圍著枱固定了的凳，明亮且醒目的白色燈光都令人打醒精神，總之就是一個溫書的好地方。

「好，依加開始溫！」我翻開她帶來的書。

她也打開膠袋的結，然後用竹籤在裡面串出一隻雞翼尖放進嘴裡。

本來就不是會溫書的我，結果半個鐘後便停下手腳要休息。

而她為了解答我接二連三的問題導致近乎沒吃過一樣。

我飛快的打開我的西米露爬了兩羹，發現只有一股芒果的酸味，糖水本生像水一樣淡而無味，心想下次還是不要再叫西米露好了。

這時瞧見她拿著手機偷笑，我好奇的挨近她想看看什麼事。

「做咩望住個電話係到笑？」

「無呀，覺得好笑啫。」

她把電話轉向我，上面是 whatsapp 的介面。

對方是我班的鄧泳芝。

「佢咪同我一班個個鄧泳芝。」我拿走她的電話到身前並向上掃。

「嘩，佢 send 咁大段野比你嘅。你同佢好 friend 架？」我問。

「係呀，我地初中同班，仲同雅軒、卓淇佢地好 friend，好似姊妹日日都見咁濟。不過後來因為一啲事卓淇就同我地疏遠左，之後我地都唔係太鐘意

佢，而雅軒就好似中間人咁同佢玩又無出到我地圈子。」

「發生左咩事？」

「唔講啦。不過都過左幾年，我地都大個啦，依加都無咩野，只係無以前咁 friend 啫。」

她們之間的事其實我早已聽聞，因為現在卓淇屬於我們圈子。事緣是她中四到現在都和世傑同班，一次生兩次熟，然後她就經常和我們一起上天台打波、周圍玩，又試過一起去長洲，現在則正計劃我們的第三次長洲之旅。她是我們圈子女生中最漂亮的一個，經常引來狂風浪蝶但她通通都拒絕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連世傑、子剛都中招，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關係。她的情緒轉變很快，這一秒可能在笑，下一秒便「閻面」，感覺有些虛偽，一般人最難發現的一個現象是她最厲害的是複制，意思是當她與一個人很熟而且相處久了她便會複制那個人的說話方式、語氣、動作等等，完完全全就是一個複制人，只是外表不一樣而已。總而言之雖然好像缺點較多，不過因為她是靚女，所以我喜歡與她相處，就是這麼簡單！

「哦，咁之後你就同鄧泳芝最熟。」

「可以咁講啦。」

「send 咁大篇野比你，佢都幾得閒嗰。」我把電話還給她。

「佢依排講好左會每晚同我講一個故事，所以咪咁大篇囉。」

女人間的溝通我的確看不透，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話時話，點解佢有個花名叫婆婆嘅？你地改架？」

「唔記得邊個講架，不過係因為佢個樣望落比較老咪咁叫囉。」她說完忍不住笑。

「哈哈，你地咁狗嘅。」

她突然收起笑容說：「不過你地唔好因為依個名就笑佢，佢係我好姊妹黎，我會打死你。」

「點會，我都唔識佢，講過一次野咁大把。」

「喂你唔洗溫書呀？」她見我傾得忘型。

「係嘅，點會要你白坐呢，不過溫多陣都差唔多要走啦。」

「咁快啲溫，頭先個條嘅 C part 應該咁.....」

第十四章

全靠海琦多晚的額外補習，我的經濟考試以41分勉強合格，我一直都覺得她為我犧牲私人時間來幫我，我是應該好好報答的，碰巧我手上有兩張免費戲飛(家人公司送出不要的)，我就約了她去看準備上映的「非常盜」。看完後有時間便打算送她到家樓下順便討論一下剛才電影情節，在途中我一時興起把手繞過她的頸搭了她另一邊的膊頭，她搖了搖身子又叫我快點放手，情況一時間變得突兀。走到了那大涼亭我很快就轉身走，其後晚上跟她訊息的途中她就突然說我對她很惡不要再找她等等的，而我只是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地道歉，結果是一堆已讀不回。

「成件事就係咁，係咪好無里頭先？」

飯堂正坐著三個像在討論重要戰略般的少年，上半身微微傾向彼此又不忘手上的飯盒地一口一口吃著。旁邊有條小食部的人籠，在這裡每天都上演著打尖的戲碼，經常都目擊到獨自一人的善良毒擦如何被連群結黨的 mk 學生直接插在前頭，但他們只能忍氣吞聲，低頭繼續默默等待。

「就咁聽係幾無里頭，不過你個下搭膊頭係發生咩事？」子剛問。

「朋友搭下膊頭有咩問題，我見好多人都係咁架啦。」

「你同人識左幾耐先，雖然你地係 friend，但係一下子就搭人膊頭，好易令人誤會，你仲要送人返屋企。」世傑一語中的。

「屌，有時間咪想傾耐 d，廢事好似睇完戲咩都唔講就走。」

「好彩就快放暑假，如果唔係你同佢實上堂面阻阻。」子則說，然後他把吃完的飯盒收起。

「我就無咩所謂，又唔係我錯。不過話時話，長洲個到點？」

「卓淇頭先問 7月26 去好唔好啲。」

「頭先我地係課室傾過，基本大家都得，係差你同子城。」子剛補充。

「我 ok。」我暑假本來就很多空間。

「咁晏啲再問子城啦。傑，我地差唔多要行。」子剛拍一拍世傑手臂。

他們因為趕功課所以要先上班房，雖然都是同一級，但我和他們的班房的層數不同，我再五樓他們在二樓。

我無可能自己一個留在飯堂，便隨後登上五樓。

上到去門剛剛好由開鎖的校工打開了，我走到自己位於第二排右邊正正對著門口的位置坐下打個午睡。

不過想在學校安寧的午睡？想得美。我很快就被人看上了。

「喂，嘉樂！今日咁早返黎嘅？」在遠處對我呼叫的是高高瘦瘦的卓行與比我只高出些少的博賢。

我們班可以說是人才濟濟，最強的莫過於籃球；男女合計已經有七個來自學校籃球隊，在班際籃球比賽中沒有九成都有八成是冠軍，小弟今年亦有幸上場1而且傳出一個完美的助攻——想知再講。

卓行和博言都是他們一伙，或許這樣說有點錯，不過我的確不太享受和他們相處，每次都覺得要回應他們是很費勁的事，在他們眼我我可能是班的一份子，但我眼中根本不想待在這一班，心中經常埋怨為何我不是子剛一班，為什麼上天要我入到這令我格格不入的班。

他們中就數卓行和博言比較接得通，但現在睡意來襲，我更加沒好氣應付他倆。

「眼訓呀，返黎訓陣。」我說完便把頭埋進手臂中。

「喂，難得有咁多時間搵啲野玩下啦。」卓行一如往常是精力充沛。

我不耐煩的抬起頭，知道這次只能逆來順受。

「有咩好玩？」我轉為單手托腮，另一隻手無意式地檢起一支筆在枱面上轉動。

他看到我便忽發奇想說要玩誠實與大膽，在旁邊的景俊亦加入。

「用筆尖作準，轉到向住邊個就輸。今次誠實下一次就大膽，由轉個個人決定問題或者罰咩，轉中自己就其他人諗。依加猜邊個轉先。」

「包剪掙。」

是博賢先轉，輸的是卓行。

「你最勁試過J咩？」

好一條問題，三個人定神的期待有什麼爆炸性的答案。

「J相。」把問題分開幾次答是常見的做法。

「屌，快啲轉，下輪你就仆街啦。」博賢說。

下個輸的是景俊，要罰出走廊大叫一聲。

然後那枝鉛筆又開始轉動，筆尖徐徐的停到我面前指著我。

幾秒後問題便不留情的撲過來。

「你鐘意邊個？就算依加無都要講對上個個。」

這問題雖然是意料之中的公廁式問題，但現在是景俊在場，難道要我說：對，我是暗戀你的前女朋友，而且當初更是我在電話中讚同你們分手。

他們的愛情很短暫，早在大約一年前，張雪玲問我要不要跟他分手，因為她們好像發展太快太不確定，我只回應了要。

回到現在，這些東西可免則免，這情境說出真相有些尷尬，但我要想如何解決現在的問題。

我還在拖延時間時景俊忽然問口。

「嘩原來就黎小息完，我去埋廁所先，唔好走我數呀。」他說完便起身走出門。

確認他的確離開後卓行低聲問我：「你諗住照直講？」

他們兩個都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諗緊，不過除左講可以點？」我說。

「雖然講大話好仆街，不過依啲情況都要架啦，你求其搵個人頂左佢啦。」卓行說。

「其實佢知道都無咩野啫。」我說。

「好難講，你諗下如果你朋友一直都係鐘意你條女嘅話，就算分左手，個感覺都怪怪地啦，加上你之前話佢成日同你講佢地啲野。諗下都起雞皮。」

「但係點樣求其搵個人頂呀.....」話未說完景俊已經打開門回來了。

「快啲答啦。」他一回來還未就位便追問我。

接著他便坐下來用直接的眼神看著我等待我回答。

「.....鄧泳姿。」我走投無路下根據腦海裡出現的第一個人做答案。

「嘩！唔係呀嘛？！」景俊的音量已充份表遲出他的震驚，其餘兩人則裝作驚訝。

我連忙叫他們閉嘴，又說些什麼的分散他們注意力。

鐘聲響起，他們也回到自己位置了，「秘密」在這裡講應該也在這裡散，一切都沒發生過。可惜只是應該，誰能保證？

但凡事一不離二，更何況是壞事？

第十五章

神獸，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曾被證實存在，在古代象徵著神秘、好運，人人皆知的有朱雀、青龍，牠們的形象都一定是十分華麗。在現代，有「玩撚猿」、「金翅仆街了」，它們代表著一個年代的沒落；我當時認識它們時，依然是高登討論區的年代，但後來因負敗的營運導致大量會員轉移陣地，高登亦近乎玩撚完。

講了些無關痛癢的事，其實我想說的是現代的神獸已經可以變了一個意思，變成是珍禽異獸，是真實存在，可以是你在餐廳中遇見的在珍貴的角落(不是耶撚那首歌)一邊偷吃肉一邊自我安慰說要今晚後行動減肥的大肥婆；也可以是你認識的人當中——正如我班——的一些奇形怪狀的同學或朋友，她們行為怪異難以捉摸，更可能配上奇特的外貌。

我班有三大神獸，不知道是誰先說起的。她們分別是呆撚獸，她的膚色白得像死屍一樣，雙目無神，稍微放鬆點就會合上，嘴部從腮開始有些少突出，如果你跟她對話，你會發覺很難聽到她在說什麼，因為她基本上都是在而而哦哦的又細聲又完全無抑揚頓挫；第二是嘴皮獸，又名阿君，生得醜不在話下，這是她們的通病，頭髮有一層頭油反著光，千瘡百孔的嘴唇無時無刻都有嘴皮褪下但似落非落地依附在唇上，最經典是有人曾目擊過她在坐位上肆無忌憚地伸手抓癢著大腿，尖銳的指甲與皮膚磨擦發出「sharm sharm」的聲音。最後是肥膏獸，她.....肥、醜樣、八婆性格，講完.....不，差點忘了說，她是張雪玲的好朋友，阿欣。

中五的尾聲因為臨近暑假，所以世傑和子剛幾乎每天都要趕吃飯然後趕回課室做他們班主任獨有的額外作業，而我也得像上次一樣老早就上去。

幸運的我們有一個漫長的小息，有幾個人被卓行叫到一起，聚到最後近壁報板的位置，今天我們玩的大致相同，不過變了全部都是大膽。

好玩不玩，今天竟然要玩神獸。

「黎，猜輸個個要去同阿林合照，一定要影到為止。」

阿林即是呆撚獸。在坐的每一個人一定都不想自己是輸的那個，這時大可以拒絕參與那就一定不會輸，但成為局外人在旁看著輸家絕望的表情，心中不停想著自己想自己為可要出剪？然後殘酷的現實教他始終要一步一步走近目標，然後叫同伴預先開定手機等到他一走近便按下快門以完成合照，這時站在一邊的自己總會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參與，是懦夫，就沒有資格享受眼前這盤花生，笑聲、叫喊、揶揄也是絲毫不屬於自己。而這裡在場的每個人都正正抱持這份心態，又要驚又要玩。

這種合照的方式明顯不令各人接受，發生得太快以致阿林都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攝於鏡中，但的確，他成功完成了目標。

「再黎！今次罰咩？要有多啲互動嘅。」博言不服地喊到。

「要喺面前拍佢一下頭。」我提出。

大家都表示讚同。

「仲有，一定要用手。」卓行說。

「咁要拍邊個呢？」有人問。

「阿君....」班長說到。

「嘩屌！」大家都很興奮但又要控制自己不可以太大聲被走廊巡邏的老師聽見。

班長故名思意就是我班的班長，因為他每年都做班長因而得名，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身為班長但都是貪玩之徒，不過這正是大家想要的，我們亦知道班長只是一個虛名，他跟本就站在我們這一邊，有時更比我們玩得瘋狂。

身為班長並不代表有光環，坐得在這裡大家都是戰士，輸了就是要受罰。他很快就接受了自己的失敗，單刀直入接近目標，一下子就一手拍了阿君的頭一下。大家看得都來不及反應，起哄都來不及已經完結，不太相信這如此困難的事會就以這種節奏完成，當時班長的內心一定有過爭扎，但看來它很快就被勇氣給抹殺。

此時阿君追著班長環繞了班房一圈，而班長在經過我們中途只留下一句「仆街好撚油，洗手先。」然後衝了出門。

一波完結，另一波又起，速戰速決令下輪很快又殺到，今次乾脆先猜了人再決定目標。

我輸了。

「唔係呀嘛。」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經輸了。

「哈哈，點？罰咩先？」卓行說。

「搵阿欣面珠，好唔好？」有人提議。

「好啱，佢塊面咁有肉地一定好好搵，執到添啦你。」卓行第一個讚成。

當我動身時景俊忽然提出：「等陣先，好似搵鄧泳芝好啱，阿欣依啲大佬梗係留返最後一輪先啦。」

全部人都同意他的建議。

「好呀，咁我行啦啱。」不管景俊的動機是什麼，鄧泳芝與一個肥八婆，我寧願要前者。

他們，特別是景俊，都用看好戲的姿態安坐著。

我鎖定好目標，她正俯身在教師桌上對著紙張書寫，我一步一步走近她，盡量減低自己的存在感。我先走到了黑板面前假裝要看上面的功課欄又用眼尾留意著她，為的就是要等她站起身方可以直擊她的臉頰。

中文·英文·數學·當我掃到通識時機會來了！她的身子一挺直·我就向左轉·走完最後的幾步選了在她的左後方 45 度切入·在她察覺前伸出慣用的右手。

命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手感還不錯·她的皮膚也挺有彈性。

犯了罪後當然要立刻逃跑·回頭前只留下一副錯愕的神情留在我的眼簾內·奇怪她沒有追上我只是呆在原地。

「唔洗洗手？」景俊問我。

「唔洗啦·你地繼續啦。」我要求了先退出。

直到回家後·她當時望著我的表情都纏繞著我·一股不知來由的罪疚感生出·驅使我打開手機·從班群中找尋她的電話。

「今日我係因為同佢地玩 輸左所以先要走黎搵你」我對她傳出了一個訊息。

「你係周嘉樂？」

「係」

「哦·我知呀·唔緊要啦。」

—— 我們由訊息開始·也由訊息結束。

第十六章

來到這裡請容許我訴說一下長洲對我來說是一個什麼地方。

在長洲，我知道很多人會和情人租房扑野，日扑夜扑，餓了就出去找吃的然後返房再扑，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性地。又有年青人專程租房燒炭自殺，所以令很多地方都因而鬧鬼。但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是和朋友一起去；不過，我猜，我和他們是有所不同的。我不敢說全部，但大多數都純粹視之為一個景點，普普通通的一個日常行程，就像和朋友突如其來的即興去什麼旺角什麼的閒逛差不多。亦不敢斷言，但感覺上他們傾向著重自己，有什麼好玩、有什麼好食、有什麼好逛，身邊是什麼人都沒有關係，反正都是為了在 instagram 打卡。

或許我不應該揣測別人，只需要說出自己的感受。

中學生涯中我去了長洲四次，頭三次都是跟世傑、子城、子剛、卓淇和不同的朋友去。第四次去已經是中六尾的事，當日我生日，巧合下又知道班長和卓行正計劃去長洲，於是我便被拉了去。

我最深刻的都是頭三次，第四次雖然是同一個地方，但身邊的人不同，感覺亦遠遠不及前三次。

第三次踏足長洲的地面，剛落船焦點就已經放到面前的麥當勞上，曾經有一個錯覺認為長洲老麥的魚柳包比市區的好食，事後回想只是當時起床酒氣未散，肚子餓得很，不用望出窗也能聽到外頭正下著大雨，零食也在昨夜的狂歡極速清光，大家都宿醉未醒，只剩下我和子剛兩個你眼望我眼，我跟他說我餓到無力行，然後他便搶起重任一個人拿著傘走出去，回來時手挽一大袋麥記外賣。

還有二個小時才有房，經商量後決定由我留守碼頭旁的樓梯負責看管行李，我本來就無所謂，大大話話都來了三次，要行的都行過了。

子剛都決定留下，於是我們坐在第一級樓梯，行李放到一旁。

「依到真係十年如一日。」子剛說。

「誇張，明明上一次黎係前年。」

「知唔知等陣間房咩樣？」

「唔知呀，又唔係我 book，不過驚咩呀，個屎塔無壞咪得囉。」我笑說。

事緣是第一次我們來到時，當時大家都初次飲酒，醉得斷片的子剛嘔到把房間的廁所也嘔壞了，這件事足足被我們笑了半年。

打開電話看看時間，已經過了半小時，在左上角也多了一個未讀的訊息。

「識得耐自然就會了解架啦。」是鄧泳芝傳來的。

「係咩 我地識...」

我打到早途知道子剛在注意我所以便馬上回到主畫面。

「屌，有咩好睇。」我說。

「洗唔洗咁驚呀，有咩唔比得我知。」

他更加好奇，而的確這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無，只係我估唔到你突然間係到睇我。」我續說：「你估有無得早啲拎房？」

「應該難啲啦，前兩次都係準時拎。」

在他說話時我把訊息傳出：「我地識唔耐」

「咩話？」一心不能二用，我聽不到子剛在說什麼。

他沒好氣的只說等他們回來才知道。

過了不知多久，他們帶著一串串魚蛋回來孝敬我們，吃著聊著便夠鐘了。

向左行一條大直路，再轉入一條街道便來到東堤的住處，我們住得都挺入，不過面向沙灘。

一開門都是似曾相識的間隔，比上次我們一行十人的房間細，簡單一個路台一間房一個洗手間一個廳一部電視。

卓淇一看到門旁的沙發便一下訓了下去，本來剛剛好蓋住眉的齊蔭因沙發的反彈力而散開成一束束，露出了兩條濃密而粗的眉毛，陽光不偏不倚正射著整張沙發，反光的啡色頭髮，一件細袖衫，一條短到大腿一半的熱褲，十足她是剛起床才知道我們已經到達的模樣。

我用手指在她的眉目上指畫：「條眉係敗點。」

「整返好啲頭髮咪睇唔到囉。」她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以示不滿。

因為一落樓就是沙灘，所以我們先去和陽光玩一玩遊戲。

回來一身沙當然要洗一洗，但洗手間只得一個，其他人只能乾等。

女人一起沖涼看似正常不過的事，但男人呢。

先提醒一下，本人非 gay，只是忍受不了一身沙又凍冰冰的吹冷氣，所以先和子剛世傑一起沖。

「痴撚線，好逼呀。」世傑大叫。

「哈哈，將就下啦，好快沖完。」我張望四處都找不到洗頭水：「喂你地無拎洗頭水呀？」

「係到呀，盲！」原來他們它早把所有東西藏在那個沒有蓋的馬桶儲水槽中。

拿到洗頭水，擠也未擠就一滑手跳了落馬桶中，想補救的我手忙腳亂敲一下踢了落牆。

「咩事呀你地。」一門之隔的卓淇在門邊問道。

「洗唔洗開門比你睇下咩事。」子剛說。

「無人想睇你三隻野。」她馬上回應。

然後「屎坑樂」這個花名就充滿了整條單車徑。

「喂，屎坑樂，拎支水比我。」、「唔好踩咁快啦屎坑樂。」、「屎坑樂，同你調轉你踩四人車呀。」

我們由東堤踩到西堤，又由西堤踩回東堤之後又回西堤，途中多次經過人來人往的街道，又堅持用踩的登上了西堤的亡命斜。

這一群人能夠眾在一起很不容易，我最初認識的是子剛，起初覺得他為人口不擇言、常與人結怨，但這只是我的誤解，之後就再認識世傑，中四就透過籃球認識子城，一路下來到大家眾首一堂來到長洲。表面上大伙兒吵吵鬧鬧好像感情很好，但其實並不全然，女生們口中常常掛著姊妹二字，但暗地裡又偷偷討厭對方，當一反面便說其實自己早已對她反感，再加上男和女之間的感情問題在所難免。男生間並沒有這麼複雜，不過都有這種情況，只是會明顯地說出不妥，像子剛和世傑，他們中一就已經最要好，亦因為這原因令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最撲朔迷離，子剛一直說世傑其實不重視自己，又經常吵架，前兩次又因為子剛明戀的女生經常沾住世傑而更加破壞他們間的關係，這又是另一個故事。只不過在我眼中，他們其實真真正正是一對好朋友，只是大家因為太熟太了解大家，所以有一些說話更加不知如何開口，不想去表達自己，這在男生間的友誼中也不陌生。

晚上令人都變得比較感性，一時的湧現令我不小心從這個愉快的派對中抽離。回神後又要跟上急速的遊戲進度，否則又要喝下那暖掉了的苦啤酒。我左右的兩個女生目測都醉了，不停用腳踢我，又不停干擾我想我分心。

一支又一支的空瓶隨住一口又一口的吞嚥而一一棄於背後，右邊的卓淇忽然間起身然後直接走的出門外。

「做咩事？」有人問。

「唔知，我出去睇下。」

我換走了被啤酒沾濕了的上衣便跟著走出了大門。

第十七章

我嘗試撥打她的電話但已經關了機，走到了雜貨鋪的街道也不見她，誰不知反而在最近房的沙灘找到她，一個人倚在沙灘與行人路間的欄杆上。

「做咩無啦啦走出黎？」我走上前用平常的語氣說。

晚上的海風不算強，卻在夏天對比突出，在遠方飄來混和了一路以來積起的一陣陣咸味，令經歷了一整天悶熱的人們帶來微微的安撫。

她只是低著頭觀看下面在嬉戲的一班人。

「快啲返去啦，依到都無咩好做。」我拍一拍她膊頭。

「唔好理我啦。」她從一從膊頭低聲說道。

「點唔理呀，你粒聲唔出咁自己一個走出黎。」我不小心提高了音量，然後又回復平常說：「有啲咩事，講黎聽下。」

「無咩野，你返去先啦。」

聽到這句我立刻變得不耐煩，但又不可以就這樣離開。

「總之我就唔可以就咁返去，你鐘意係到吹風就吹啦。」我說。

她開始向另一方行去，整條路沿著沙灘成彎曲，放眼望去都能看到遙遠的盡頭。

她走得很慢，我就走得更慢，跟在她後頭好讓她覺得厭煩就乖乖回去。

和在房中的他們交待了後，我又開始回覆訊息，其中有一則是鄧泳芝早在下午便傳來的。

「咁不如我地一人講一個習慣，咁咪了解到囉」

「習慣？」我分成兩個訊息「即係點？」

然後目光又回到眼前的這個人，她依然沒有停步，規律的一步、兩步.....停了下來。

她轉過身又再次倚在欄杆上，而我也以樣的姿勢企在她旁。

「做咩事啫？」我再問。

「頭先一路飲我都好唔開心。」

「點解？」我變了問題少年。

「因為.....我唔係同子城坐。」她看來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說。

我大概明白她的言下之意。

「唔.....咁佢知唔知？」

「佢唔知，我都唔知點講。」

「咁佢都唔知，而你又粒聲唔出走左出黎佢都係唔會知架。」

「你唔明架啦。」她竟然說出這種說話。

「係唔係好明，女追男隔重沙咋，話唔定佢都有感覺呢。」

如果倒轉是她向我表白，我一定當場除褲就地正法。

正等她開口前我就跟著說：「唔洗咁煩啦，你唔想講咁咪唔講住囉。我再幫你探下口風。」

角色調轉了，這不應該是男方暗戀某人而苦苦哀求她身邊的姊妹想辦法為他製造機會或美言幾句的正路電視劇劇本嗎？

「行到邊就走啦，依啲事就遲啲再算啦。」

在我連番攻擊下她不太情願的終於肯回去。

回去的路上我打開手機看一看時間，原來已經十一點多。

同時也清一清訊息，原來世傑傳了好幾個訊息來叫我們趕快回去；另外亦收到老母對我的問候；最底的就是鄧泳芝傳來的。

「自己嘅習慣，咩都得。」她傳來說。

「我出街鍾意聽住歌行」，「到你講」

「我訓教要攞住野訓。」她很快就回了。

「哈哈 依個咁搞笑既」

「咁到你講啦。」

「諗唔到嗰 要咩類型架」

「咩都得。」

「我成日走去打波 算唔算」我加上一個百搭的笑噱符號。

「um.....呢個我知啦，唔計。」

「諗到啦 我訓教成日都要用隻手掂住條頸 如果唔係就會好痕訓唔到」

「呢個第一次聽啲，咩你有啲咁得意嘅習慣。」

「我都唔知由幾時開始」

沿路走回去，去到一打開門後的現場狀況大致相同，只是後頭的空瓶數量又增加了。

雪櫃裡面只剩下一瓶啤酒。

而幾乎全部的女生都已經醉到語無倫次。

花了點時間把她們安置好後，我們叫卓淇也早點休息便四個一起出去走走。

四個接近男人的男生走在人煙變得稀少的街上，微淡的燈光不敵漆黑的夜空，使街道更添一份安寧感，正如渺小的心靈不敵逢晚上襲來的感性，這時的小男孩除了敞開心靈表達自己的內心外，就沒有什麼可作反抗的。

這四人排成一直線以同樣的步伐向前方行，店鋪大多都打咗了，只剩下糖水鋪便利店和超市等。亦因這附近都沒有這些，所以人都不會來到這一帶，我們不需要擔心會阻礙到路人。

本來都是各自——除了我——的感情煩惱；子剛在偶然下巧遇的同校的師妹，很快就擦出火花，而正因如此就引來那師妹的一個好友妒忌便形成三角戀；子城則慨嘆自己與一個暗戀了幾年的女神毫無進展，「你不打算放棄嗎？如果說你身邊有人對你有意思，你會接受嗎？」我用這些問題試試他，但他都只是說不太有這個可能；這些小感情事很多時都只是經歷者自己無限放大，老實說，即使作為朋友都只是比較好奇，只可以聆聽和分擔一下，但如果要說到解決，始終都是無能為力——更什有些所謂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當對方有著落時，因為自己沒有，就要對方也沒有，最後千方百計想弄散他們，或者彼此間為了同一個女生競爭，最後絕交收場。

慶幸我們之間沒有這些發生，再往內一點想，既然愛情間能夠放大，那友情間又會不會？在我的內心中沒錯，愛情是有一定的佔據，但不知何時起已經埋下了對友情的疑問，在這個特別的晚上，感性的來臨仿佛對準了我這個點，強行把他拉出來，發現原來埋在土地下的部份竟然無比的巨大，比其他都為大。我從沒跟人提起過，這也不曾出現在我們的言論之間，現在這個並肩而行的情境更加令我擔心，怕一件事會發生，一件我最不願去想的事。

「原來我地已經升上中六。」我嘆了口氣說道。

「係呀，明明返學時間過得咁慢。」子剛說。

「你地覺得.....畢左業之後我地仲會唔會好似依加咁？好快就畢業啦，半年幾之後。」我再說。

一陣靜默後子城說：「梗係會啦，隨時都可以出黎架嘛，做咩無啦啦諗依啲野？」

我問了自己幾會是否真的要說，想了後都是決定說出。

「有人話中學朋友係一世，我都覺得係，不過其實依啲會唔會只係得我咁諗？」

「無錯呀，係一世。」世傑說，他好像故意不多說什麼，因為正常聊起這碼事都有點肉麻。

但我沒有停止，因為我知這個時刻並不多：「其實我有時覺得你地好似唔係好當大家係朋友咁，我都唔知點講，即係....係....雖然我地成日都一齊打波，但係其他呢？我覺得我地只係得表面上好似好 friend 咁。我想嘅係真係四個人一條心，我又驚畢業之後我地四個唔會再齊人。」

我一口氣說出，本身表達能力不好令到自自都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他們今次聽完後又再次靜下來。

「唔知點解你會咁諗，不過我覺得我地四個從來都係 friend。」子城說。

子剛和世傑都沒有為此回應，兩人只是默默低頭。

「你嘅思意係你覺得我地唔當你係朋友？」子剛問我。

「我只係覺得我地好似一盤散沙咁。」

「唔好諗咁多啦，依啲野，依加 friend，遲啲點會無啦啦唔 friend 呢？」世傑終於開口。

「咁又係嘅。」我說。

話題很快就過去，我心中不明的屈結到底都沒有被完全解開。不懂表達自己的人常常就會遇到這個情況，心中有所思但想靜待時機一次過向人表達，然後一路等一路忍受，又記下了種種證據支持自己的論點，腦中已經想好要如何說出自己的內心，可是等到時機到來卻表現得雜亂無章，東一塊西一塊的使人不能理解，結果得不到答案，而問題又再次循環和困擾自己。

其實我最想要的，是一份不變的兄弟情，也就是人人寫什麼信片時必定會寫的友誼永固。長洲，對我來說是友情的地方，也是我和這三個朋友所到過最遠的地方，我知道這不算得什麼，很多人都會和朋友去旅遊，特別是中六畢業總會計劃去一個旅行慶祝，無什麼錢的就去台灣日本等等，有錢的就沖出亞洲。不過這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願望，因為我選擇了當下相信他們說的話，相信了他們對於未來的

有機會真想四人齊齊整整去一次旅行，去哪裡也好，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第十八章

「阿 sir，點解夠鐘都仲未打鐘嘅？」坐在最後排的景俊叫到。

黑板前的老師沒有聽見依然不停地講書。

「唉，又係咁。」他灰心的向旁邊的我埋怨。

「睇黎我地依到真係孤島。」我笑說。

「何 sir，點解個鐘唔響嘅？」中排的一個同學「率先」發現不妥，就向前面的教書機器提問。

他這才發覺了，放低了教科書又反問在坐各位為何過了差不多五分鐘才提醒他，我們兩個此時只能笑而不語。

話說升上中六後很多東西都明顯放寬了，頭髮過眉不會叫你剪，有人染啡了亦能大搖大擺的遊走，最神奇是我居然可以坐最後，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滋味。然而坐最後的代價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上堂想答問題或者提問，就算舉手、搖手、呼叫都不會得到反應，所以我們劃分出這一小片區域名為 igrone 區，在這裡相信成績很快就會急瀉。

今天是人月兩團圓的中秋節，我這個孝順仔當然放學馬上回家和家人吃飯，只不過那邊廂又要做一個遲遲不歸家的不肖子，事關很快就準備出去玩個通宵達旦，但今晚只有我、子城和世傑；我自問不大年紀，但我依然很喜歡燒蠟燭這個在很多人眼中是小學雞的傳統玩意。把蠟燭的底部燒一燒，利用溶掉了的蠟把一支支蠟燭筆直站在月餅罐上，而我就因為怕會被灼到手，所以一放上去就馬上縮手，結果剛完下一支，上一支就站不住腳倒塌了。

位於天水圍天秀公園旁的一片空地此刻坐滿了人，很多小朋友快速揮動著一支支的螢光棒令看到的人眼花凌亂，在一角的其中一個細路正獨個兒把剛開封的新螢光棒從筒中抽出，又與附送的膠部件併成了一個球，原來他之所以這麼衝忙是因為在前面的同伴個個都只手執一支單調的棒子，此時他能帶來一個新玩意一定能令他們吃驚。他們的家長就坐在長椅或梯級上跟其他家長閒話家常，又趁機炫耀自己的細路在上年考了個第一名，大仔又升上大學或者升職加人工等等。當然也有像我們這類年輕人借今晚和朋友聚聚舊，數量正常的是佔很少。比起這個區域，旁邊的籃球場也是充滿生氣，真佩服這些不論節日依然不減對籃球的熱誠的他們，聖誕節、新年、情人節都不能是不打波的借口！

費了很大的勁，我們終於完成了一個心型圖案，因為我帶來的罐很細，所以蠟燭與蠟燭間不可以分太開，又要預計蠟燭的數量和保持線條。

男人老狗當然不會無端白事整一個心形，我們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幫助子城哄回卓淇，他們在去完長洲後不久便一起了，但只過去一個月多，就已經常常吵架。

「喂，快啲吹熄佢先。」子城說。

「等陣，影影相先。」世傑拿出手機對著這個心心和他自己完成的第二個拼著他女友英文名簡寫的拍照。

我見他們都拍得興起所以我也拍了，即使現在無用但難保日後能有所作為。

「影完啦嘛，快啲吹熄佢。」子城緊張的大口氣地把火苗吹熄。

小心翼翼的把罐封好後我們就離開，過了馬路來到一個巴士總站，再穿過它就到了屋邨範圍，找到了公園再走兩步便到了目的地。我們也跟了上去以預防什麼突發情況，結果真如我們所料地蠟燭真的在點火其間鬆脫倒下了，我們盡最後努力勉強回復了原貌，最後就是在走廊等待。

計劃是這樣的，我們在走廊等著，然後託卓淇的朋友叫她開門，騙她走出來然後由子城給她一個驚喜，整件事很完美，就算我是男人也會濕.....眼睛濕。

事情完成得很順利，她真的濕透了，而我們也功成身退想想餘下的節目，子城很有良心的不會利用完我們就飛，所以也和我們一同離開。

我們回到了大家共同的集合點，亦即是位於家樓下的乒乓球桌。由於我們的住處只是相隔一棟樓，這裡也順理成章成為了我們最常用來聊天的地方。

「好彩最後都無事。」子城又再回想剛才我們亡羊補牢的情境。

「我比啲蠟燭辣到幾野呀。」我摸摸自己的手指。

「我都係呀，點計先？」世傑附和說。

「得啦，聽晚都出黎架嘛，糖水我嘅。」

「唔係呀嘛，起嘛都一餐飯啦。」我說。

「夠啦，唔好唔記得喎，你地有影到相喎，幫我時都幫埋自己。」子城望著我再說下去：「不過阿傑就話比佢條女啫，咁你呢？比邊個？」

我想不到他會這樣問，不過我的確只是用來收藏。

「收藏？不如依加用左佢啦，遲啲你都係會唔見架啦，反正都影左，不如依加睇下有邊個用左佢啦。」他的話中充滿試探。

對他們，我很少主動分享我的感情問題，但如果他們主動問起我也不會隱瞞。

「依加用？無喎.....唔見左咪算左，影左一定要用咩。」

忽然間我的腦海中閃出了鄧泳姿。

「可以搵佢試下喎。」我小聲地自言自語。

「邊個？」子城耳力非常靈敏。

「近排識左個同班嘅。」

「send 啦，死仔。」他說。

「不過我同佢無野，send 完佢會唔會誤會架。」

「Friend 都可以分享下架啫，你就咁 send 左張野咩都唔講先囉。」

我明白他的想法，作為朋友，當然希望對方快點找到另一半。不過，他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是誰，如果知道了他可能不會這樣說。

試一試發這張圖給她也未嘗不可，我也好奇她會有什麼反應。

就這樣只給了她一張圖，沒有加任何說明。

「信我，佢唔靚。」我收起電話。

「點可以睇樣咁膚淺。」子城表現得很好奇並打開手掌：「圖呢？」

「佢應未？」世傑說。

「無圖呀！卓淇都識佢，你自己問佢有無啦。」我邊說邊拿出電話。

她回覆了。

「做咩。」她加了個有眼無咀的表情。

我在他們的建議下回覆了：「靚唔靚」

隔了一回就收到訊息。

「點解咁問？」

「靚唔靚先」

「靚」

「係咪架」

「到你唔信我。」滴眼淚的表情；然後她又加了句：「不過點解要心型？」

「因為個 friend 要氹返佢女朋友

這句後她就遲遲未有回應，世傑說累了想先回家，之後我們便各散東西，我回到家後所有人都睡了，洗個澡回到床上又打開電話。

「個女仔一定好靚。」又是一個表情。

「所以佢地咪好返。」我學她用了個表情。

「好 sweet 呀。」這次是掩臉。

「閃親我地」

「我係個女仔就好。」

我讀完了這一句呆了呆，收起電話然後倒頭便睡...

第十九章

第二天是假期，我差不多十一點才起身，這對我來說已經是比較遲的了。

起身吃完早餐當然是要練結他吧，我的生命都幾乎已經送給了這神聖的樂器，每一個音符、每一下推音，都充份表達了我對世界的控訴。

仆街！太大力把 G 線給推斷了，這已經不知是我第幾次推斷線了。

上個月買的兩包線都已經用完了，所以我只好馬上出最近的元朗買。

買完後又自己隨意找了間餐廳吃午餐。

閒時上連登，這都差不多是我的一個小習慣，眾多個標題中有一個特別吸引我：「一個人食飯真係好搵毒」

我立即進去看看他有什麼支持他所說的所謂毒是毒在哪。

「無朋友先要毒到一個人食飯，覺唔覺？」

我屌了一聲，就狠狠地給了一個負皮，不竟又是一個完全沒有內容，完全主觀的一個垃圾 post。

我就認為一個人做任何事都沒有問題，這反而更加自在，不用一個一個的問想做什麼又什麼不能做，做事節奏要快要慢又自己選擇。例如我本身食飯速度比較慢，同枱食飯時當其他人吃光喝光就會問我一句怎麼你食得這麼慢，這時我心中就會燒起一團無名的怒火但又不能把它釋放。最多試過有次很認真的對他們說我食得慢是我的事你們如果等不到就走，結果弄得餘下的時間大家都沒有出聲。

其實為了跟上別人而打亂了自己的節奏令我很不好受，我寧可選擇為自己留一些空間，但注意這並不是一個毒搵用來打飛機的理由，選擇和被迫是兩碼子的事。

而我大概是比較中庸的一種，只是傾向於毒搵又不完全的毒；有朋友但不多，又慢熱；a 0 但又不是異性絕緣體。網上的什麼一個人評分表我常常都得到一半分數。

沒有人知道我喜歡孤獨，這也是為什麼鄧泳芝有次說我份人奇怪，我問為什麼，她又不願意說出原因。

其實調轉你在我認識中，也是奇奇怪怪的。

兩個奇怪的人，又如何走在一起？

在元朗閒逛了整個下午，又去了書局，走路來回大馬路了幾遍終於到了夜晚。街道開始多人，本來已經很躋湧的元朗更加難行，所以我們決定轉戰離元朗不遠的屯門，在那裡碰面。

我們很快也就達成共識，到馬會對面的大街打冷。四人一字形地走在街道中間，走過兩旁一間間的大排檔，他們的大姐在聲嘶的叫喚我們，「食左飯未呀？」，「細佬！依到啦，好平好食呀！」一句句的叫喊著，這刻她們是守塔遊戲中的炮台，而我們這些路人是一波波的士兵，經過她們督必需受到炮彈的洗禮，走遠也離不開她們的攻擊範圍。唯獨一間沒有拉客只在默默經營，我們就入了這一間。

通菜煲、椒鹽豬、辣子雞，生炒骨一上枱就被我們清空，當然也要配上一枝啤酒四人分。

子城說他昨晚回家後跟卓淇繼續甜蜜通訊，又說如果沒有我們幫助不知能不能成事。子剛由我們的解釋下了解到昨晚所發生的事，「真的是分秒必爭！

」，他聽完後這樣說到。之後如我所料的他們問我這面昨晚發展得如何，我說我讀了那個訊息不知要如何回答便乾脆睡了，此時他們臉上增添了一份陰險的笑容，害我連忙解釋這不代表什麼。

就這樣又一餐，接著我們又沿著來的路回去西鐵站，中間又被同一班大姐不停招手，這時侯的我們怎麼看是是一個飽相吧。

因剛才一談喚起了我的好奇心，不知這個中秋佳節的第二天她會怎樣過，大概也是和我一樣趁著明天是星期六所以也是玩到三更半夜，我打開電話也不用向下掃，因為她的對話就在最頂第二個。

「你今晚有咩節目呀」

打完後我馬上拿出百達通，因為我們很快就已經走到西鐵站的入口，子剛因為就住屯門所以自己先回去了，想叫也叫不住，不過反正我們本身也沒事可作，在元朗也只是通街遊蕩，為了不想這麼早回家和繼續聊天。

其實從這段時間開始，我發覺子剛變得和我們疏遠了，更加感覺到好像是故意不參與我們。這次比以前不同，以前頂多是因為沒有多餘錢，或者跟世傑因一些小事吵架，這些我都已經見怪不怪，很快他倆又會因默契而和好，也因為他不願意為屋企增添負擔，所以盡量減小額外開支，包括從屯門到天水圍的車費。以前的種種我都能夠明白，但最近的行徑的確和以往不同，我怕只是我想多所以沒有多問。

「約左人行山，不過依加好眼訓。」她回道。

「咁夜行山？行邊個山 你驚唔驚呀」

一邊要回訊息一邊又要聽子城和世傑的談話原來不是件易事。

「唔驚啦，係屋企後面個個，之前都試過夜晚行。」

「蛇蟲鼠蟻嗰 仲可能有 d 唔應該見到嘅野」我說得誇張了點。

「驚架，不過我驚唔夠訓多啲。」

「咁你依加訓先咪得」

「唔洗啦，會醒唔返。」

看看右上角，原來現在到了大概十點半，我今日整日下來都不停的在走路，腳都無力了，見我們已走到了雞地附近，便說找間糖水鋪坐坐。

「咁我叫醒你咪得囉 反正我未訓」我收起電話點了拿餐牌來看。

「嘩屌，啲咩名黎架，又七星龍珠又白雪奇緣。」我把餐牌前後不停翻來翻去。

「係囉，點叫得出口。」世傑說。

這些名子令人在落單的時間真的令人尷尬，那個 mk 仔待應竟然在收銀處問我們想要什麼，原來店內已經坐滿，只能留在收銀處打單。這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情況是進退兩難，叫他走過來落單又勞師動眾，大叫出來不用說也就是柒。最後我嘗試舉高餐牌指住甜到入心黑森林說「要依個」，但他似乎看不到。無辦法，我只好死死地氣叫出「要個甜到入心黑森林」，坐在我們旁邊的幾個女仔也忍了一忍笑，然後我把餐牌給世傑看他怎麼死，誰知他這次同樣的指餐牌那 mk

仔忽然又看得到了，之後子城又成功，緊張得身體發熱的我更加認為他是有一心想玩我這個毒撚的。

整餐的時間都好像感覺有些目光在看著我，令我只敢低頭按電話令自己分心。

「唔洗啦，我無問題架。」他加上個滿足的表情後又說：「你咁夜嘅？」

「係街到 咁你地剩係上一上去就走？」

「睇埋日出」

「咁好啦 小心d」、「走個時影埋個日出比我睇」

其實他要做什麼的確與我無關，只是作為朋友的我希望他不會出事。

「得架啦，之前都無事。」

「咁你幾時先出去行」

「差唔多啦，唔傾住，等我享受完先至再搵你啦，886」

她加了一個心心咀的符號，然後就下了線。之前我一直不認，但今天的確感受到一陣曖昧，而我回了句「記得影日落」後她就沒有再上線了。

糖水也食完差不多也要回去，因輕鐵尾班車已經走了所以我們搭的士回天水圍。

坐在前排坐位看著一瞬而過的風景，能夠好好令我思考，思考一下到底我她的意思，是普通想回應我對她作為朋友的關心，還是另有意思，抑或尺另有含意。如果是的話，我又是否要接收這種曖昧。

毒撚就是敏感又愛思考，但想不出一個答案，這些也本來就沒有答案。

第二天朝早一醒來，就看看電話，他在幾個鍾前傳來了一幅日落的照片和加了一句「行完啦，無事」我咀角一時揚起，說：「無事咪好囉」，然後便爬起床迎接這美妙的星期六。

第二十章

從星期一開始我回家後就不是做功課，而是練結他，還要是練我一直都很小去碰的木結他，這枝被收在袋裡放置於角落的木結他是在大約年多次儲錢買的，但彈過一兩次之後因為實在接受不了自己的歌喉所以除了空間拿出來清潔一下或彈兩下外，都絕少再拿出來。

上年臨近聖誕不知受了什麼刺激走去參加了學校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要想得到正日上台表演的機會，首先要經過在多媒體室內進行的較小型的初賽。還記得初賽當日只有我自己一個背著結他回校，在約三十人和老師評判的目光下獻出自己的第一次唱歌，我在台上腦中一片空白地唱出我千挑萬選的周國賢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貪它比較易唱，也是聽開而不會輕易唱錯歌詞，原唱者本來就是一個唱歌廢的人，我唱歌也是一樣廢所以揀他的歌多半不會死得太難看。

最後當然是進不了決賽，不過我認為今年本身就不公平，一來是由一個我不怎麼有好感、搞噁心師生戀的老師做評判；二來，這本來就是一個賣膠的比賽，你有賣點能吸引人看，你就能入決賽，主辦的學生會也能從入場費中回到本，一個同級的人同樣沒有實力，但憑住他極為浮誇的演技就滾進了決賽。

這次之所以再次令我解封這把木結他的原因是因為昨天跟鄧泳芝聊起音樂，她知道了我識彈結他就說有機會彈給她聽，我就說星期六有空會經過她住附近，實情是怎樣相信在這在不用多作解釋。

有天我在課室中依舊半睡中上著堂，景俊冷不防對我說了一句話把我的睡意完完全全地驅除。

「喂，嘉..樂，我同佢講左啲。」他總是把我的嘉字拖長。

「咩呀，講咩呀。」我起初還不明白。

「我同鄧泳芝講左話你鐘意佢。」

「吓，你唔撚係呀嘛！」我的臉霎時間變得難堪，差點就把火爆出來，但被我制止了後又說：「你點講呀？」

他還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也不知道我當下是多想一拳打落他身上。

「我同佢講『你知唔知有個人鐘意你？』，佢就話唔知，我話係我地班嘅，叫佢估下，之後佢就估係你啦。」

「跟住你就講係？」我保存最後的希望他是說不是。

他點點頭，我就給了他老母一句問候。我真的很想指住他大喝一句他真多管閒事，活生生把我的主導權拱手讓人，這下即使我本身沒有意思也被誤會。

我清一清頭腦，想到如今我已經被自爆，那不如就此完結當一切無事發生過，也不用煩惱，我不再找她她也就會覺得景俊是跟她開玩笑。

料不到還未渡過一個下午，卓行從剛回來從門口走到我旁。

他為人本來就八掛，很多事都好像關他事的，他帶著一貫的招牌笑容走過來跟我說：「呀樂，我頭先聽鄧泳芝講話佢 feel 唔到有人鍾意佢，即係叫你落力啲呀。」

短時間內要接受兩個突如其來的訊息令我一時間搞不清現狀，卓行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包括我是拿她來充當擋箭牌，為何現在又覺得我是在追求她？是不是景俊又說了些什麼令他又誤會了？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就無緣無故變成了一追求者。

心中的一隻魔鬼提出了一個念頭；既然她是說感覺不到而不是直接拒絕我，那證明她對我也不抗拒，先向前走一步看看也沒有損失。

如是者，我就如期到了卓淇的那一條屋邨，因為鄧泳芝她也是住那兒，我其實知道她住那一座，但免得她又把我誤會成痴漢所以就在附近的一個商場，亦即是天澤商場等她。同樣是背著結他，同樣是等候，不過這一次有一種莫名的不安，可能這是我跟她第一次在校園外見面，也許更多的是因為我又要向人展示自己的歌喉，到底我也是想不到為什麼我要來到這裡。

遠處的她迎面走來，兩手空空的表現得很輕便，一件白色圖案短衫，一條短褲，白色的 addie 波鞋，一把像是剛沖洗完的頭髮隨她的每一步而跳動。而對面的我則背全住一把結他，裡面裝滿我的樂譜、調音器、轉調夾和其他可能用得上的東西.....

意外是意料之外，但我做好預備等待意外發生；現在秋意剛到，兩個人坐在露天的公園，沒有眾人的目光肩碰肩享受著合唱的時光，她想唱什麼，他也能如願彈奏出什麼，從古到今，從中到英，一曲一曲唱進他和她的心坎中，儘管他的歌聲力有不逮她也不介意...一把秋風從背後吹來令她著凍了，他就從袋中取出一件薄外套，如果忽然下雨也不怕，百寶袋中也有一把雨傘，然後她就覺得這一個愉悅的時光沒有被破壞，全因他的周到，心中再也按捺不住早就產生的情感.....一把捉.....

「對唔住，我遲左小小。」她看一看表：「不過你都仲有十分鐘時間。」

「十分鐘？」我問。

「係呀，我之後約左人，所以你剩返十分鐘時間。」

說完她就帶我走到商場旁邊的小窄巷，那裡有用來種草的石壘可以坐。她坐下後我也拿出結他，調音的過程中間沒多說話就開始唱出我預備好的歌，而她雙手抱膝彎著腰等待我開始。

前奏隨我的拍板開始了，彈過一次後就開始唱。

「You are my sun shine , my only sunshine」是我用來參賽的歌曲，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喊一笑，光陰似水，踏入奇妙之旅，抱你然後安睡.....」

「祈求讓你了解，動盪年代有太多怪事情.....」我努力讓自己不要出錯，也不敢看她的表情。

「凡人為每日艱苦生活拼，而你是吃苦的幹勁，明日是好動 還是好靜，讓我緊張你無止境.....」

到了樂器的間奏看一看她的反應，她依然是同一個表情，靜靜的在聽。

「...搖籃曲於天空----馳騁」最後一句由一個掃弦伴隨完結。

結他的弦音也散去，我倆也未出聲。

我見這情境便打破沉默，不過一開口就不小心說出心底話：「嘩，仲緊張過我去比賽個時。」

「點解呢？」她明顯是明知故問，不過大家都在打算著對方並不知道，而事實上，卓行和景俊早已成為了我們的中間人，她認為我是追求者，我也知道她在裝作毫不知情。

我沒有直接回答她便開始唱下一首歌，接下來的兩首歌是「回去那要時光機器」和「溫柔」，是我本來沒有預備的，加上我已經沒有心機唱下去，所以唱得比較差。

「節奏捉得唔係好好咁啦。」當我問她唱得如何時她這樣回答。

唱完後她也是時候去找別人，只剩下我一個人收拾東西，當我收拾完後再抬起頭她早已不見了蹤影。

我忽然間有點不甘心就這樣沒有下文，就打了個電話給她。

「頭先唔記得問埋你，下星期一唔一齊睇戲？」她喂的一聲我就衝口而出。

對面過了一會才開口：「我考慮下.....」她說得有點為難。

掛了線後我沒有走向回家的路，而是走到了公園後的一張紅色長椅上坐下，想著剛剛那短暫的時間，她在找誰我不知道，但也不至於只留十五分鐘給我吧。

一隻甲由在我的結他袋上爬了出來，我整個人嚇得彈起，就走到了第二張椅留下那個袋在原地。

坐著想著忽然間淚水就湧出來了，這是我第一次哭了出來，所有積存已久的眼淚都一次過哭出來，再也制止不了。

我想起了一直以來的種種，包括被張雪玲遺棄在運動場自己跟人走，也包括被海琦無緣無故的責備等等，這次加上被鄧泳芝輕視的對待。什麼只剩下十分鐘，我是來面試見工嗎？還是把我當成一個傻子來填充自己的時間，這次在她眼中我成了一個嘗試討她歡心的一個毫不重要的人，她的確是想利用這短暫的十分鐘來看看我是否合她的條件。

此刻我才兀然覺悟到自己在感情上一直都是一個失敗者，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資格感受到一點的愛，今天之前在我腦中的我自己是一個有資格選擇是否推進這段關係的人，但所有東西原來一直都輪不到我去揀，能夠有機會感受這種曖昧反倒要多謝上天的恩賜。我這次比之前都輸得更難看，也像一把擦牛的鞭不留力的打鞭醒我，教我不要心存一絲自信。殘酷的現實是，一個長成這樣的女生都能把我輕視成這樣子，那我的價值可以說是低得不能再低。

紊亂的思緒跳的一下又叫我為她尋找借口，她其實是有好感但因為時間太緊迫無可奈何下又不想失約所以留了少少時間給我；她說考慮其實是考慮什麼時候看；她真的如卓行所說今次終於有所感覺，而她亦想接受我，否則正常會直接的拒絕我。

這種猜度令我更加入迷，很想一探究竟。

假如我照這樣的模式進行下去，繼續扮演我的追求者角色，結果我會成功嗎？

一個人放空的坐在椅上沒有依靠，只能放軟身體任由他與長椅緊緊相融，我今天的幻想實現了一半....
..秋風的確吹起，把我的淚水吹乾，帶來的一陣寒意也令我脫離了放空狀態。

「有點冷，是時候走了。」我小心翼翼的檢查那隻甲由是否還在袋上，上上下下也掃視過都看不到，便重新背起它準備回家去。

站起身電話就震動了，是有人傳來訊息的震動。

第二十一章

----- 她喚起我的回憶，使我灰心落淚；也就能驅散我的回憶，使我充滿色彩。 -----

是她回心轉意找回我嗎？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現實卻是子城找我。

她找我是因為她剛從卓淇家離開，而我之前也略略向她提過今晚會在這裡出現，所以他想看看我走了沒。

也多得他使我這個晚上不用孤獨面對傷感。

「今日又汁左幾多劑呀？」縱使我討厭星座搵，但雙子座的我在人面前很快就收起了上一秒的悲傷，換上了平時的笑臉。

「幾次，好搵。」他說。

他對於分享這方面的事都沒有太多忌諱，詳細過程他沒有說，只不過單靠片面之詞已經聽得我這些毒搵想入非非。

有次他明顯有點興奮過頭，不覺意說多了點：「前幾日佢無啦啦話想要，咁咪扑左囉。佢個波都 ok，幾好揸，不過可惜係黑 lin。」、「對腳幾滑幾有肉地，不過中途唔小心一野夾落我條頸到，痛到仆街。」、「頭幾次都有用到，不過後尾都無用，無用完全唔同 feel 架。」、「好鬼大食，最多試過一日要三次。」

每次聽他分享這些經驗，都以為自己是有份屌，也不相信卓淇是這樣的人，不是不相信她這麼難滿足，而是她這麼飢渴卻不找我幫手！！

有時卓淇故意請我吃一吃波邊，這也是她對好友的一個特別優惠吧。

至從那次後，我每次見到卓淇都很自然會想像她的衣服下，藏著的那一對黑色乳頭，不知是怎樣的黑呢，又到底是太粒還是細粒.....

正如學校陸運會的這天，從藍社要走落場之前，要先經過經紅社的地頭，在走廊上向下望就會看見身為師姐的她正第一次擔當社幹事，在打氣區中親切地在帶領一班被逼的中一學生為場上選手打氣。知道得也不少的我看到中間有幾個師弟正帶著戀愛了的眼神打量著眼前這個師姐，感覺有種說不出的奇怪。其實你們眼前的師姐，每晚都欲求不滿的要著她的男朋友喂飽她，今天放學後她又會是另一個樣的了，不過你們也只是一個小師弟。

今年因為我們是中六畢業生，所以連平常堂堂上課都睡覺的人都忽然變得愛校，又大喊要珍惜餘下時間和留下回憶等等。也就這樣每年所有的畢業班都會參加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項目—— 3000 米賽跑。

眾人都聽到廣播的召集便分別從左中右三條樓梯走落地面，於梯間又要檢查號碼牌以證明自己不是無

端白事要到樓下，所以通道又再次逼爆。

等待間我已經在起點附近見到我班的位置，人都差不多到了一半，景俊和卓行等人在做做樣拉筋，其實是在討論自己今天在場上的比賽情況，又在為剛分出勝負的接力賽決賽作檢討。

我坐到較後位置等開始，而此時另一方的鄧泳芝剛從她的黃社走下來，跟我坐的距離很遠，同樣是跟同學吹水等開跑。

我跟她自從那場戲後都沒有說過話，訊息也沒有。

上次的那場戲在我隔兩天回校後再追問一次後她答應，不過要多叫兩個人，最後她叫了她的好友小麗，而我叫了班長和博言。那天她來得有點晚，依然趕得及開場，大家把我和她編在一起坐，我只是專注在屏幕中沒有跟她交流，在完場前才問她是否凍，她只搖頭說不，然後大伙兒又一齊離開戲院各自回家。

賽事很快就開始，一發氣槍後大伙兒就起跑，這個項目師生雲集，基本上只有那些以頭三名為標的人才會視這個為比賽，大部份人都只是貪圖大家一齊跑步的氣氛。成班人起跑時都高呼一輪，便分成一團團緊密的黏在一起，只有幾個穿著短得露出三分之二條大腿的運動褲一馬當先，突破了後面一坨坨的豬油糕。而我當然是待在安穩的最後排希望求其跑個一兩圈便神不知鬼不覺的退下火線。七個半圈，對平常少玩長跑的人是很長的距離，隔離班的肥仔在第二個圈已經由快行變到行也不行，每多一個圈就多幾個人退出，原本的一個個團體都已經潰不成軍。

在喘息中又再次經過起點處，身前就出現了一個人默默在跑著的鄧泳芝，她手上帶著幾個色帶。我稍微加速跟上到她的身邊，近距離聽得叫她微弱的喘氣聲，不快也不慢，其目光也專注於前方，好像沒有意會到我已經靠近。

「你跑左幾多個圈？」我也料不到自己還有氣可以用突出於現場噪音的聲量向她說話。

她沒有反應繼續跑，我肯定她是聽到的所以又再問一次，結果都是一樣，於是我不停追問。

終於她有點勉強的一邊喘著氣一邊吐出了一個個字：「你唔好係咁問我野啦。」可她依然望著前方沒有動搖。

「咁我同你一齊跑。」

講完這句後就沒有對話，我留意到她的手腕上穿著四個色帶，即是她跟我一樣離終點還有三個半圈。

默默的在她身旁跑著，聆聽著台上的吵鬧和跑道中人們的氣息，茫茫人海中包含無數凌亂的呼吸，置身於其中聽得久了，令人有點兒頭暈。但不知不覺間，我跟她開始搭上，在雜訊叢生的訊號當中找到了她的節奏與氣息，繼而同步。此刻渾然覺得輕鬆腳步變輕了，本來上氣不接下氣又變得順暢，與其說是我陪她跑，倒不如說是她帶領我，逃離在背後一直追趕著我的回憶，那些幾日前使我落淚的回憶。它們在背後一直跟著我，而此刻的我卻仿佛有無盡力氣，漸漸遠離直接消失得無形無蹤。她喚起我的回憶，使我灰心落淚；也就能驅散我的回憶，使我充滿色彩。七個半圈其實根本不多，我恨不得跑十個，二十個，一百個圈，因為我想繼續留在這種感覺之中，沒有這股無形的力量，我不知何時又會被後頭的傢伙追上，再次把我拉進灰暗的自我否定世界。

這裡不存在矛盾，明明不久前她才表現得對我輕視，我理應恨她，但現在反而使我對她更有興趣。

因為愛情就是犯賤，但是先有犯賤心態然後產生愛情，還是愛情令人變得犯賤？

慢著！

我剛剛是說"愛情"這個字嗎？

何時開始我會因眼前這個人聯想到愛？

盡管我不想相信，曾志偉的一句"這麼醜的妞"也不停的提醒我，但這一刻，我第一次真實的感覺到愛……

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跟一個女生一同衝線，在男性的天性底下有些飄飄然，像證明了給人看我不是比實的贏家，但我一定不是愛情上的輸家。

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心態，所以不用說什麼我很膚淺的廢話。

不過都是那句老說話，台上的人大概也不太看到我身邊的她的樣子，否則他們就會對我說句：「師兄好野，辛苦囉。」

回到這裡的沖線過後，經歷完七個半圈，她累得坐下了，奇怪的是我們沒有再說話，自動自覺的回到各自的圈子裡，一輪的二人相處後又回到普通的日常，這種不清不楚的模式我起初也不太習慣，但這也許就是屬於我們的相處模式。

陸運會就在三千米賽事後完結，放學時看到鄧泳芝在找隔離班的同學合照，這男同學好像是她初中的朋友，在人們穿插間能夠看到她們在拉拉扯扯，可見她們的初中感情培養得不錯，一邊想她會否也找我合照時我就已經走出了運動場的門口，和世傑、子剛一起走回家。

同一天的晚上我已經出現在元朗，因為今夜是每個星期的樂隊恆常練習，我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在往Band房的路途中，跑的那刻的確很爽，但離開後就手痛腳痛的，平時打波都不知道是在練什麼鬼體能！

想不到鄧泳芝這個時候居然會找我。

「今日終於跑完個三千米。」她傳來。

還好說，跑的時候又不願跟我說話，到跑完又要裝作若無奇事，真令人難以明白。

「係呀 痛苦既長跑」我說。

其實因為你，我跑得好開心。

「點都好，多謝你今日陪我一齊跑。」加上滿足的表情。

這下手痛腳痛也值得了，美中不足的是她不是當面跟我說這句話。

我笨拙的用速成打出一句字，可想了想後又認為不應該這樣便把它刪除了。

「其實跑落都唔係咁辛苦啫」轉成這分鐘的我打倒上分鐘的我。

她這意想不到的主動令我這個晚上都完全專注於她身上，連夾歌時都心不在其中的。

我應該注意到，我老早就對這上頭了，只是今天過後，更加根深柢固罷了。

-----「其實日後嘅路我都可以同你一齊跑落去。」

第二十二章

「我鍾意你啲。」

一個晚上，兩個人走到了天秀公園，落在後頭的我看著她的背影忽然間說出這句說話，四個字本身是很難開口，在這刻卻是意外的簡單，加上個"啲"字也略為顯得隨意。

不為意間便帶上耳機的她知道不能聽而不聞，便舉手伸進她的一把長髮中，摘下她的耳機。

依然背著我的她微微低頭，輕聲的說出.....

早在陸運會最後一日的朝早，當我在吃早餐時慣性把玩一下電話，我打開 instagram 將昨天至現時的內容都看過一會，最後再從近期搜尋中找到鄧泳芝的帳戶，進去後見到原來她昨天發了一則帖文。

「咩都要靠人地，唔識得自己去問，拖拖拉拉咁問朋友我嘅諗法，可唔可以比啲勇氣，我最唔鍾意人拖泥帶水。」

是在說我嗎？我第一下想到的就是這個，假如不是我對號入座，這也過於巧合了吧。

出門的一路上再仔細想想，自從卓行走來跟我說她的事那日開始，的確經常從卓行口中收到很多關於她的消息，我幾乎肯定他是趁自修課的時間不停追問她得來的。

諷刺的是，在這個實食無痴牙，只差埋門一腳的時候，我的心中竟然會有這樣一種想法——假如我真的和她一齊了，其實也是一件幾麻煩的事，又要經常想拍拖的地點、又要付出時間，可能每天都要見一次、頭幾次可能有趣，但往後又要想不同驚喜來保持新鮮感。

不過麻煩歸麻煩，有種初戀無限 touch 的甜蜜是令人振奮的。

這個溫馨的情境就等待著我去實現。一星期以後！一星期以後我們相約了找一晚出來食糖水，或者我在其間可以想清楚，到底是要如何是好，抑或如何示好。

到了約定的那一晚，距離約定時間三個小時前，她傳來了訊息說她不舒服，正在發燒。雖說打鐵趁熱，又怕錯過了今次就不知要等到何時，但發了燒又不忍強逼她。不料她說因為和我約好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出現，反過來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於是準時十點，我就到了天恆輕鐵站，我知道她會走那一條路，所以站到比較接近的一邊月台看著她走過來。

看來她對自己的下半身很有自信，在開始有點冷意的今晚依舊穿著一貫的熱褲，打扮跟之前差不多，都是一把剛沖洗完的長髮，由對面馬路隨人群到來。一見她就根本不會相信她是正在發燒，只因她目光炯炯沒有半點疲憊，當下的我反而才是失神的一個，反問自己為何自己出現在這裡，為什麼我會跟

眼前這個人約會了。

走到糖水舖只消不到一分鐘，眨眼的時間我倆已經坐到最近門口的角落，貼在牆邊剛好能給我點安全感。在出來之前，我一直擔心著見面時要說什麼或做什麼等等的，不竟我們還是頭一次兩人面對面而坐。

擔心是多餘的，接下來她在談話中佔了多數，當我不經意說起屬於我和兄弟們的天台時，她說她初中時也上過去，那時她是和一個男生上去——我姑且相信是朋友——兩人在天台上的各種消磨時間和玩樂。我專心地寧聽之餘也不忙吃我面前的糖水，她說完了我又給予回應，說話交替不停。

沒有任何預備的我在暗暗盤算著之後要做什麼，難得出來也起碼散散步吧，但這並不是我們說好要做的事。

「不如去隔離公園行下。」我等話題完結了一會後建議。

「吓，點解？有咩做？」她有點不想去的意味。

「無，好近你屋企啫，咪當陪我行下。」我說。

她再問多次原因，我都是一樣回答。

走在單車徑上反望上去擠滿店舖佔用的枱凳的行人路上，早感覺到在黑暗中有被人凝視住，用心對焦一看原來是一大圍的同級同學貌似正進行著班會聚會，其中的一個女同學看到我們後馬上在手機上左按右按，而我因為對他們從沒交雜所以就視而不見繼續向前走。

我的心中其實在暗暗享受，享受在人前證明自己的成功，然而這成功只差一步。

現在就是個好時機，我告訴她早前在網上看到她的那一番說話。

「你係咪講緊我？」走到街末的轉角位時我問。

「講緊你的咩？」她熟識附近的道路，毫不猶疑轉左朝公園走去。

見她不明白我便直接用手機上她的 [instagram](#) 給她看。

「唔係呀，唔係講緊你。」她苦笑說。

本來我對這件事都有信心，卻得到這樣的反饋，我覺得有點意想不到。

「吓，真係咁啱？」我不太相信。

「唔係講緊你。」她重覆。

「咁係邊個？」

「你唔識。」

「咁即係邊個？」

「都話左你唔識。」

一輪對答過後就是一輪沉默，再走過一條單車徑就到達公園，此時放眼望去已經能見到籃球場的燈光，中途的一塊大空地自從上次中秋後又再次回到因空曠而冷清的状态。我依然未能相信她剛才斬釘截鐵的否認，陷入了尋找證據支持自己的思考，又不知如何打破現在的靜默。

大片的空地都走過還是沒有改變，我任由自己落後於她，她也如有心般沒有減慢腳步，兩人一前一後在旁人眼中仿佛互不相識。

在後面能夠真真正正的看著她，我一直的看著眼前這個人。

從這個角度看她.....

充其量也是一個背多芬吧.....

我受不了這種沉默，既然都來到這裡，或許我要做多一點。

「我鍾意你喎。」五個字輕易的衝口而出，不像電視劇般口吃幾十次都吐不出半個字話。

原來她在路上帶上了耳機，原因並不清楚，她之後除低了但沒有它收起，只是垂掛在手指間，微微低頭感覺有點失望。

「點解你要依加講。」她輕嘆說，終於停下腳步又把她的身體面過我。

這次換我繼續前行，直到跟上她後我都沒有回答，只裝作聽不到的以行動示意她跟上我。

等兩人再次平排後我又直接的說：「有無諗過一齊？」

「我都唔知點解你會無啦啦鐘意我。」她說。

不知所措的我這刻只想到要做出一些行為來使大家現在更有感覺，於是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其實這跟強行來沒有分別，所以她很正常地用手擺脫我，搖動她被拖住的左手。

一會後我發現是不可行後就鬆了手說：「鐘意係無原因。」

她坐了了籃球場外邊的石壘上，我也貼在她旁邊只等候她的一個好字。

「我想講我由初中開始到依加拍過嘅幾次拖都唔會超過一個月，全部都好快就完。」她說。

「咁所以呢？過左去啦個啲都。」我明白她想表達什麼，同時內心也挺為驚訝她原來也是有拖拍，還要是玩家式的散拖，看來在香港只要不是肥婆、有閩便有拖拍是鐵一般的事實，我也突然自覺地位又再低了一層。

「我對自己無信心。」她解釋說。

「唔試過又點知今次會點。」我鼓勵她，「以前唔長唔代表今次都會唔長。」我一句接一句，為了說服她：「依加係場裡面嘅佢地都好想我地一齊。」

「佢地想還佢地想，我真係對自己無信心。」，「同埋我真係唔知點解你會鐘意我。」她說。

「比啲信心，亦都要對我有信心，我信我地一定唔會好似你以前咁。」

「要點講你先肯放棄。」她嘆氣。

她依然坐著但用手推我的肩膀說：「夜啦，你返去先啦，我之後先再答你啦。」

這種情況我當然不會就範，我要她即時的答覆，不過她就一直用力推一邊說：「走啦。」，後期她見我不為所動甚至出動整個身軀要把我推走。

「我想依加答，一係我地行多陣。」說完我站起身。

走了兩步就看到世傑竟然從籃球場走出來，事前都不知道原來他會等地走到這裡打波，他一見到我和她就知道大致的情況，暗暗的笑說一句 bye bye 就離開。

「點呀？」我問。

「我聽日先答你啦，依加返去先啦。」

這次是卓行和班長及其他同班同學從籃球場出來，她見這麼齊人，就換上了笑臉走去跟卓行說：「呀！你地係到就啱啦，你地同佢一齊返去啦，我都要走先啦，bye bye！」

都走到這一步，我也只好跟大隊離開，在面對一連串好奇的追問下走回家。據卓行說他們一早就知道我們在糖水鋪走到這裡，因為在糖水鋪的那個女生一見到我們就已經通風報信。

我也是老樣子沒有大喜大悲，一路上回想剛才發生的事，她所說的每一句，當中所包含的意思，嘗試能否從中得出一個答案，那個預期會在明天得知的答案。

如果明天是真的有答案。

第二十三章

現在坐在電腦面前的我，很慶幸自己當時有表白。

因為當初這樣做了，現在我就有資格在這裡說，表白是無撚用的！

我那一晚之所以會對她表白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想經歷一下這種情況，我認為有一段經歷是難得的，不管當中有沒有愛情、是成功抑或失敗、是悲劇還是喜劇收場，因為經歷過這經歷，豐富了我人生的經歷。也想知道到底表白能不能夠令我得到她，在這之前我已經偶有聽聞一些表白不好之類的說話，然而當時我覺得無一個案例和我正身處的相同，倒不如自己趁現在有一個機會就去試，成功了我就固之然得到一份愛情，然後創造更加多經歷；就算失敗了，老實說，這相貌的女生，也就是一舊屎，失去了也不覺得可惜，頂多只是失去一個異性朋友。

講就威，做就闊，其實表白都只是想一想罷了，並不是我預計中的環節。而有一個令我做了這決定的最大原因是佔有欲，她以前在我眼中是一個醜女，沒有異性會對她有好奇，但後來從她口中和日常的觀察中知道她不乏男性朋友，又有些少神秘感使我猜想她與什麼人來往，加上那一晚她所說的話，她的背影，一一都更加激發起我的佔有欲，我想要捷足先登把她據為己有，再神秘的雪山上成為第一個登上頂峰的勇士，假如最頂已經有人插了支旗以示那裡是他的地頭，我也要硬把它拔出，再把我那堅挺、粗壯的旗幟換上。佔有欲打從每個人小時侯就根深蒂固，兒時最多的便是玩具，當中總有一件是不怎麼會拿出來，把它冷落在收納櫃的一角，但當偶然下有其他人拿到它出來把玩，就算你根本不再喜歡那玩具，都不會願意有人跟你共享。

不過有次從記憶中回想起何時聽到的一句說話，大概是「不後悔做了某件事，只後悔當初不去做某一件事」，聽來很有發人深省之意，是激發人行動的燃料，這也是對的，心動不如行動。如果把這句套用在愛情上也就等於「去馬啦！失敗咗起碼叫試過，如果依加唔去，第時諗返起就一定後悔，又會諗嗰時如果我做咗可能成功呢。」

當套進愛情後就感覺有點不對勁，即是說就算知道自己成功的機率低到谷底也要去做嗎？不過又錯不了，表白就是用來絕地反擊的，一個有誠意的表白就能夠令她對我改觀，被我感動就會答應我。開始戀愛就是要表白，男生要不怕吃虧做主動的一個，她聽了我的感言就會知道我一直以來的心意。

此時聽的那一個人就感性上身，苦心制做一個時機用來表白，搞了一輪後收好人卡的照單全收，更差的之後連聯絡的機會都沒有，然後就自覺被傷害。

其實在我角度，這句說話在愛情上是送人去死的。一段愛情會開始就會自然的開始，要用到表白來得到的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當下在愛情的角力中自己的而且確是輸了，但底牌只要未打開都還有機會反擊，人人都知道一天未結婚，一天都還有機會，更何況在這世代，結了婚也有可能外遇，即是說今天如果沒有表白，關係就會停留在現在所謂美妙的時刻，日後要重新勾起過往的回憶其實不難，倒過來當下表白了的話，那麼你以後，是一生中跟這個人相處，無論你做什麼、是有心抑或無意，她都會直接認為你有所企圖，負面的印象永遠都沖洗不去。

現實點看，愛情就是技高一籌者勝，一場互相暗暗試探和控制的角力，她能夠令你誤墮表白的陷阱，表示她已經在技巧上比你有優勢，同時也表示自己對愛情關係上的無知。而能否扭轉局勢，就看你有多想從這博弈中勝出，文字間也許看不出這中間所要經歷的辛酸，包括：看住原本跟自己曖昧過的人跟第二個人在一起，又心中想著這個人其實當初會否有機會是我；她跟你關係沒有突破，她也試圖進一步控制你宜至你成為她的一隻兵；大時大節，你都一定會想到她正跟另一個人在床上搞得面紅耳

赤，男方正代你狠狠的抽插著這女人；漫長的時日，你要增值自我，了解愛情，了解如何可以令她真正的選擇你。

吸引力、言談、支體語言、知識、興趣、個人核心、心態、經歷、表達方識、制造浪漫、交心，通通都是必修課題。

一條漫長.....但可以不孤獨的成長之旅.....

在探求的路上，只要堅信一樣東西，就是愛情的密碼，是有方法破解的。

途中必然遇到更加多「真愛」，而到了那個時候回想起當初的那個女生，又是否真的心中想要的。是的話，那當初的忍耐做就今天的第二次機會。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相信這世界有這麼多真愛，所謂真愛是一息間由技巧所堆砌而成的錯覺。

說到表白多無用，其實我覺得也是有一個用處的，在見過的人當中，總是有些女生經常掛住一副歡樂的嘴臉，她們任何時候都表現積極，對每個人都做出一些可愛行為，又主動拉近距離，要給人一種傻頭傻腦的印象，在網上又發出很多自己去了哪裡，又做了什麼低能事，單看哪些照片的話會認為她是一個樂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人。

我先要說，這心態是好的，前題是真的發自內心。

一個表白就能令她們無所頓形，本來跟你談得很要好的她們之後會變得處處逃避，跟她們談話她們會故意答非所問，再下去就會做厭惡的表情，結出一個又一個的藉口，只對你一個不瞅不睬，在其他人的面前繼續掛上平時的天真笑容。面對這反常的你就好像看穿了一個人，發現了她真實的一面。

如果你是真正喜歡她的話，應該到了這樣也不會懂得放棄.....

講完一輪廢話，在打完波歸家的路上我收到了一個訊息。

「我返去諗完啦，我覺得我地都係由朋友做起好啲，我地一齊當尋晚咩事都無發生過好唔好？」

現在已經入黑，本來都打定輸數她不會找我，但想不到她會在這時出現。

我也像她所說一樣，昨晚像無事發生，發了場夢一樣，結論是我得不到她，那我說什麼也沒有作用。

我在想，由朋友做起是否代表之後就是情侶，但這劇本我已經聽過，最後男女主角一定只停滯在朋友關係上，最後不了了之。

「其實我都覺得由朋友做起好d」這就是正宗的跌落地嗰返咋沙。

「咁就好，幾驚你以後唔再理我。」她說。

才剛說做朋友，現在就說出曖昧的話，實在令我搞不清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她到底是拒絕了我還是已經認定了我但想慢慢開始。

「點會呢？」我答。

我仲要等你有信心既時候就同我一齊架嘛。

第二十四章

-----其實你不也是一樣奇怪？-----

「我對自己無信心....」

那天晚上的對話植入了我的腦海中，在閒時就會從深處鑽出，逼我失控地聽過一遍又一遍，我不能制止它的出現，除非我能夠解讀這句說話背後的意思——是藉口還是事實？——答案只有她才知道，在另一方面我只能不斷從細節中推測。

某一個上學日，午餐有老師帶出去食飯，農曆新年臨近加上今個學期功課表現好的學生可以出去，從景俊都有份來看，要求的而且確定得過低。

走出校門後，張雪玲走了過來，說她自己沒有袋放銀包，所以托我給她保管。我本來就不太會拒絕人，所以就接受了，順便從中拿出她的身份證、學生證等等在她面前恥笑一輪。

還未交代的是我跟她的關係沒有太大變化，只是聯絡的時間比從前少。有一次我正在參加飲宴，剛進場跟長輩問好一輪後就收到了她的一通電話，來電的她說最近在朋友敘會中識到一個男的，相處不久後發覺自己對她有感覺，是否應該跟她在一起。這些問題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所以我都是慣例的一味叫她去吧去去，但她就是又要問又要不相信的反駁我，結果就爭論到我差點飯也忙了回去吃。

記得還有一次灰心的我立下決心要跟她斷絕來往，因為實在受不了她只是當我朋友的煎熬，就跟她說了些悔氣說話，不過連我做了她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我過了幾個月又死狗找回了她。

同樣的事我對鄧泳芝都有做過，而且不止一次，但每次找回她，她都沒有因此而討厭我.....她的內心到底在想什麼？

走進商場再上兩層，我們一行人到達了酒樓，各自各找好了坐位就開始高談闊論，只剩幾個人是清醒的忙著點食物。

坐我一旁的是景俊，他故意坐到我的旁邊，因為這個位置的斜度，剛好可以用人頭來擋住跟張雪玲的眼神接觸。同時他也比平常多話了，不停哄我說話，可能是因為不想個個在忙的時候自己卻無事可做。

說了連串不明所以的廢話，終於有一件是比較有趣。

「喂我尋日係搭輕鐵個時見到啲野。」他問。

「咩呀？」

「我見到鄧泳芝。」他總喜歡把人名成為重點然後加重語氣地說。

「屌，大家都係住天水圍，撞到有咩出奇。」

「唔係呀，問題係...你知唔知，我個時係到低頭嚟緊電話，之後眼角見到有件著住我地校服嘅物體，咁咪好奇睇睇囉，之後發現原來係鄧泳芝黎。」

他換啖氣就繼續講：「咁我低頭繼續嚟電話，始終都唔係話咁熟。之後我眼角見到佢發現咗我，之後咁啱就到咗天瑞，開門之後我見到佢一支箭咁標咗過去後面個卡車。佢係衝出月台，跑過後卡再入返車，咁樣啱。」

先不說他的廣視眼角，鄧泳芝的這舉動也太奇特了吧。

忽然我想到了一個較合理的可能。

「會唔會佢有 friend 係後卡等佢呀。」我說。

「唔會，我之後係後面個窗到望過去後卡，我見到佢都係自己一個。」

「吓，咁攞搞笑。」我真正的覺得難而置信。

「洗唔洗咁呀，見到我啫，都唔洗跑走呀嘛，重要係跑到出月台啱。」

「佢的確係有啲奇怪。」我回想她常常在我面前帶著耳機，和對我的態度。

「唔係奇怪，係好攞奇怪。」

隨後景俊夾起剛放上枱面的春卷，一口就咬了半條，突然醒起一些事，口還忙著撕開那條春卷，手就已經向我伸來。

「比你部電話我。」我幾乎聽不到他說什麼。

看了看老師見她不注意，我就照把手機給了他。

「最近有個正 apps，你試下玩下。」他說。

當接回電話時，桌面已經多了一個鏡頭圖像的東西，這不就是 instagram 嗎？

「咩黎架？我唔係有咩呀？」

「依個係 instamessage，即係只要嗰個人有instagram 而佢又有 down 依個 app，你就可以同佢傾計。」他解釋。

「用佢黎識條女啦，幾方便。」他再說。

「得閒先啦，邊有咁易呀依啲野。」

對，這種東西不是我的風格，現在要先忙著填飽肚子。整張枱都已經放滿了蒸籠，每份都只有幾粒，不夠每個人分，手快有手慢無，我不想下午未放學就肚餓。

不過景俊今天真的失常，依然滔滔不絕講個不停，虧他還可以一邊吃一邊講。

「放假去唱 k 啲，新年唔係唔唱 k 呀嘛？」他又跳了個話題。

「去呀，卓行叫咗我。」我說。

「有兩條女都去，不過我未見過。」、「唔係，又好似係 ig 見過，兩個都係佢地朋友，有個好似唔差啲。」

「係咩，哦....」

要不是我這樣應他，我想我全程都吃不到一碗排骨飯。

然後我所謂的得閒就是我當天放學後臥在床上百無了賴的時候，我看著這個相機的圖像，心想無謂用都未用就把它刪除吧。

所以我開了它，上面馬上加載了很多個陌生人的頭像，有男有女，當中必然有最能馬上吸引我眼球的靚女，我就再點進去，裡面根本和 instagram 的介面一樣，唯獨多了個私訊的按鍵。

可以同佢傾計？但開頭要說什麼才好？何況人家有成幾千個追蹤者，那會理睬我。

此時我記起子剛最近跟我提過的一句說話，他那時無端跟我說關於識女仔的話題，包括如何說開場白，又說他開始對這方面有興趣，想深入研究，又說他認識了對這比較有經驗的朋友，當時我都沒有用心聽他說，想不到現在有機會能試試看。

當天他說過的，我只記得幾個的大概。

「hi, 我尋日好似見過你。」

我決定用這句老套但似乎最穩當的說話來當開場白，至於之後的其實沒有想太多，反正都打了被無視的準備。

我又隨便找了十幾個人，她們全都是追蹤者不多於二百，頭像看似不是太女神的女生，全部都複製同一句說話傳出，是典型的漁翁撒網。

回應問在哪裡見到的我就說朗豪坊；回應什麼時間的我說下午；回應是嗎或認錯人的我直接放棄。

幾回對答後就只剩下兩三個，從回覆字數來看只得一個是有點可能聊下去，她看來完全相信我昨天真的在朗豪坊。

從她的頭像中其實看不清楚她的樣貌，因為相中她是從一個圍欄中探頭出來望向鏡頭，而風景佔了大量空間，但是第一眼看到直覺這人不是太差。

我跟她就這樣認識，在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長相的情況下，我們交換了背景，她叫鍾沛澄，和我一樣是準備今年考 dse 的學生，又是住天水圍，她懂得打鼓，略懂其他樂器，身高163。

很快我們就轉用 whatsapp

通訊，我雖然在兩個地方都沒有頭像，但她表現並不冷漠，只是話題還是要由我帶起，我想如果我不哄她說話，不久就會無疾而終。

順其自然吧！能夠交多個朋友都是不錯的事。

期待也應該留給即將來臨的新年假，卓行定了假期的第一天就出來唱 k。

班長、博言、卓行、景俊、一個女同學加上兩個未見過的女仔都會出席。

呀！還有.....鄧泳芝都會去。

第二十五章

開往元朗總站的輕鐵到遲了康樂路站，落車就見到卓行等人已經在對面馬路等待，他們說兩個女仔會之後自己到 k 房，而鄧泳芝下個站就會到。

很快就聽到博言大叫：「嘩！嘉樂，係鄧泳芝呀！著黑絲啲。」

可是在茫茫人海中我找不到她，直到她在過馬路的一刻才捕捉到。

我已經可以肯定，她對自己下半身很有自信，才會穿著一條黑色中短裙，黑色絲襪配一對黑皮的厚底鞋，簡單的頭笠毛衣，一貫的貼服七三分黑長髮。衣著的確是我所認識的她一路以來最有打扮的一次，不過其實我心底裡很討厭這穿著.....真的真的非常討厭。

她一出現，我的一種在眾人面前裝作毫不在乎的心態就出現了，我沒有跟她說話過就轉身起行，在頭帶領大家行去位於合益廣場的 neway 。

今次因為人數都不少，所以房間也算寬敞，我跟景俊坐到一排，剛到的那兩個女仔坐在中間位，其餘的都坐在我對面，像我這種「咪霸」竟然也不及卓行手快，被他先搶了搖控，點了接近半版的歌，就一下撕開膠袋，把咪套套好，然後開動他的金口。

在他放低搖控的毫秒間，我用鷹爪般夾走了搖控，在漆黑的環境中努力盯著搖控上的字，在確保不會按錯停唱下點了幾首歌，之後就只有等我的歌曲到來，順勢在這個時候觀察一下那兩個我未見過的人。

她們中有一個比較高，面形偏圓，從第一眼開始見到她已經帶住一副笑面，好像在那裡見過的路人樣，只是她生得高所以在普通之中多了一點特別，不過整體身形略嫌大份，骨架穩實，是「大三婆」的身型；而另一個則是另一個風格，對比下面形瘦削，眼精明亮有神，不足之處是咀巴微微鼓起和有些少削牙，頭髮整齊的辮成馬尾，本應是活潑類，但見她大多時間都沉默不語就產生了一種反差。

動聽的前奏響起，是我點的「多此一愛」，我連忙在沙發中找出無人用的咪，趕得切在第一句開口。

「我以為愛，誠實便無忌，卻似勒索，你那一聲對不起，要你從友誼萬歲起，說到情侶那可以比，誰忍心逼你偽善又慈悲。」

其實我很緊張，本身對唱歌已經沒有自信，現在更在幾個人面前唱，但沒理由來到不唱一兩首，就只好盡力唱好點。

一路唱卻發現在電視下的黑色玻璃中剛好能隱約反射出鄧泳芝的面孔，因為倒影實在很微弱以致我不清楚她是否也從反射中見到我，但我依稀的感覺到彼此的眼球正在對望，盡管這是錯覺，這也是我在她面前第二次唱歌。想起第一次她專心望著我聽我唱，這次她都是同樣平淡的表情在倒影中看著我，在那黑色瞳孔中，無辦法看穿她的所思所想，即使知道她願意專注看著自己是一件好事，但終究還是搞不清她那眼神到底是做樣還是欣賞。我怕在她眼底下的黑洞中找到的，是無數個藉口，才驚覺她真正的答案，是我不配，我連屎都不配。

「黑色眼睛，沿途與你有過一幀風景，但路上誰也沒名沒姓。自問曾經，憧憬留低此地看星，無奈我未得到被邀請。」

我把歌都唱完，放低咪等班長補上，聽著他動聽的歌喉。

等班長都唱完後，卓行帶起又要玩那對我毫無新鮮感的誠實與大膽，玩了幾輪就開了一個條件：「輸了的要吻一個人的臉五秒鐘」

第一個中的是班長，他要吻大三婆，但他們做出了比條件更厲害的事。他們直接嘴對嘴交換了含在口中的酒，在我看來他們交情非淺。

而第二個是鄧泳芝，而她的對象顯然是我，此時所有人都在起哄，只得我低頭望住枱面想著要如何化解今次的難題，因為我覺得她不會願意做，那我就唯有想出一個方法可以敷衍了事。誰知她不經意已經走到我旁邊，我沒有直視她，繼續在起哄聲中想出辦法。

「佢都唔想咯，咁就算啦。」我對大家說。

起哄聲依然不停，於是我再說：「我去個廁所先。」

這時回應我的不是制造噪音的人，而是坐在我加邊的鄧泳芝。

因為我沒有望她，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對我還是對其他人說。

「當係 game 咁玩啦。」這句話直接傳到我的右耳。

再過一會，一樣柔軟的東西就貼住了我的臉龐，過了半秒，我才意識到是她的嘴唇，我沒有發呆，因為我此刻只想努力感受她給我的溫柔，每一秒都是珍貴，每一秒都不要浪費，這時我與她有過最近的距離，她微弱的呼氣我都感覺得到。直至那雙唇離開，在我臉上還殘留一絲濕潤，我沒有用手去抹乾，任由它停留，直到風乾完全消失。短暫的五秒，不能令我知道她的答案，但已經幫我找到我的答案。

八點左右我們就唱完，落到樓下女同學首先說有事先走，剩下的我們意猶未盡，碰巧現在新年何不到附近的年宵花市逛逛？

於是我們一行八人先去食晚飯，再開始行去位於橫洲的年宵市場，其餘人都分成兩個一對行，班長和 大三婆，卓行和瘦那個，景俊和博言。

我那個呢？原來她走了在最前頭，早已遠離我們半條街的距離，當我還在跟大隊走的時候他們提醒我快追上前陪她。

我跑了上去後見到她雙手合十，然後向手裡呼氣，而她依然帶上了耳機。

「你好凍呀？」我問。

「唔係呀。」

「咁你做咩咁樣？」我學她雙手合十。

「無野呀。」

我們找了一間大排檔，咻一聲就吃完了晚飯然後又出發。

依然是兩個兩個行，走到天橋時人開始多，我們也靠得越近走，這樣也令本來我想逃避和欺騙自己的東西更加明顯，我再也騙不了自己。

我矮過她.....應該說，她穿了這雙厚底鞋後，就高過我。

本來大家一樣高都已經不是正常男女的身高差距，現在她穿了這對鞋後比我高，簡直令我自卑到極。

我天真得希望她察覺不到，但任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一定覺得我是一個矮仔，所以就算對我有感覺，基於身高的現實也會把我拒諸門外。

她今天的衣著加了分，風水輪流轉，平常說她是一舊屎，那今天我豈不是連屎都不如？因為我連屎都配不上，連屎都無得食。

我刻意與她留點距離，那麼身高不足就沒那麼明顯，現在除了自欺欺人外就無其他選擇。

走過食鋪..

走過了花店...

走過一個個金魚池....

走過掛滿一堆抄襲得來的公仔檔.....

無名的尷尬依然纏繞我們，像植入毛髮中，滲透毛孔中，混進血液裡，而這一切都是表白的錯。

她忽然興奮的說見到了同班朋友後，就直奔上前，像找到救星好解決現在的狀況。

我慢慢跟上走到她們的位置，她已經和那些人聊得興起。

我自然的走到鄧泳芝身旁剛好空出的少許空間，正當我躋進去了，她就離開，換了位置到對面那人的身邊，我再跟著走，然後她又換位置。

最後我放棄，退後幾步望望周圍嘗試會否見到大隊走到那裡，就見到博言跟景俊坐在長椅上。

「你地講緊咩，做咩唔行嘅？」我好奇地問。

「佢地撈緊魚，我地咪係到等，泳芝呢？去左邊？」博言說。

「佢見到阿欣，咪同緊佢地傾計。」

「喂，佢頭先話你鄧泳芝個人好古怪㗎，打佢啦。」博言指著景俊說。

「嘩，你唔好咁講，我只係好奇佢咁樣會唔會有仔先。」景俊反駁。

「有呀，頭先都話佢無幾耐前先有仔。」他們兩個聊得忘我。

這時在不遠的鄧泳芝看來已經傾完，我就走過去打算跟她說一齊回到大隊。

對她說了後她望一望電話然後說：「我差唔多夠鐘要走，約咗人。」

「約咗人？要依加走？」這是我意想不到。

「係呀，你去搵佢地啦。」

「我同你行去地鐵站。」

「唔洗。」

「你識路？」以我所知她是一個路痴。

「唔識。」

「咁我同你一齊去啦，等陣你唔識路又搞到遲到。」

「同佢嘅話遲少少都無所謂，我搵一陣就識架啦，就咁啦，拜拜。」她轉身開始行。

我堅持要和她離開，一來因為我真的怕她迷路，二來我想再和她獨處多一會，送人搭車，也像是情侶會做的事。

跟上了她一齊走了幾步，她轉身望住我，眼神變得兇惡，但我知，這是裝出來的。

「都叫你返去咯，我識得搵路架啦。」

我們就對視了幾秒，然後我說：「咁好啦，我返去同佢地講。」

我轉身就走，沒有回頭，死纏爛打不是我風格。在撈魚池會合了大隊後我先解釋鄧泳芝有事先離開，然後就站在旁邊看看他們撈金魚，原來他們花了這麼多時間只撈到了幾條。

身邊的博言此時聽了個電話，原來是鄧泳芝打給他，說她的朋友放了飛機，又迷了路，想博言幫手帶她回來。

我聽到後第一件事是拿出自己的手機，但沒有人打過給我，我苦笑了一下，除了這樣，已經沒有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最後行完元宵就坐輕鐵回去天水圍，在車上我見鄧泳芝一個人站到車尾，我上前問她怎麼了，她猛地一個轉身用背面對住我，任我怎樣叫她都沒有反應，只能見到她的肩膀輕輕的上下震動著，我不明所

以但同時也覺得無謂在此時堅持再追問，於是我選擇早兩個站落車行返去，好讓我能調整自己的思緒，也讓她好好的、真正的離開我多餘的關心，也許這就是她想要的。

第二十六章

隔幾天的晚上情緒再一次驅使我做出不智的行為——質問。

我用 whatsapp 去問她，我太想她解答我心中的疑問，已經不管用什麼方法，都想得到一個答案。

「其實你之前話由朋友開始係假 你從頭到尾都避緊我」我沒有心機再轉彎抹角，一下就直接問她。

她上了線，已讀了又再下了線。

見住這個情況，我按捺不住立即再傳多一句：「我問緊你呀」

過了五分鐘，她終於回應：「你想我點答你？」

「即係我講岩左啦」

「照事實咁講」她覆我一句，我就秒回兩句。

「同學同朋友中間」又過了五分鐘她才答。

「我係問緊點解要避」

「我無避你」

「有 唔只一次」

行年宵那晚的畫面再次在我腦海浮現。

「只係唔想應機啫」

「唔係講緊應唔應 係講緊平日 現實」

「我無呀」五分鐘是她現在回應的規律。

「我唔知仲應唔應該信你 就好似你當初話對自己無信心 到頭來原來都係一堆藉口」

「咁你當係藉口」

「又係依句 真係唔知你個時可以點作到 d 咁既藉口」

看似我是強詞奪理，但基於我一路以來所經歷的，會懷疑她當初所說的也理所當然。不過我的確有點不講理的硬把博言在花市說的"不久前的男朋友"代入了我對她表白的那段時期。

「明明個時自己已經有 bf 都仲要作個藉口」

「好玩？」我問。

「你依家係咪撩交啖啫.....邊到走個 bf 出黎？做咩要發我脾氣，你都覺得係我錯，仲有咩好講？」

「你個時係有 bf 係言佢地親口同我講」

「你知道點解我咁 care 依個問題架 只係我一直無問 當無事咁」

「佢地講你信，我可以講咩？」

「連麗琪都話有...」

麗琪曾跟我提過她的事。

「佢地話你散左 咁即係曾經有啦」

「我從來都無話過我無。散左係 n 耐之前既事，你覺得我哋你多藉口既，咁sorry，我錯。你中意既 block 左我，我唔介意」

「一直以黎失望左咁多次我都忍 我諗今次係最後一次啦...」

「感激你贈我這一個故事」我想用一句歌詞來為我們的關係作總結。

「我都好多謝你令我改變更多」

「同埋對唔住，無心發你脾氣...」

見到她的對唔住，我翻滾的內心才得以平息，但很快的情緒又奪回了主權，心想著其實我並沒有錯，錯在她諸多藉口給了我假希望。

每一次想要離開她時，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恨這段關係不能昇華，恨她的似是而非，恨自己不沒有方法得到她，但離開了她猶如離開痛苦，滿腦猜疑是痛苦的，殘酷的真相也是令人痛得入骨。

老實說，盡管我每次說得多決絕，我都知道我自己離不開她，我很快又會受不了心癮找回她，但欺騙自己所得到的短暫釋懷，其止痛效用足以令我又再次帶著殘缺的心去繼續與她周旋。

這段關係的失敗，令我只想開始另一段新的關係，洽巧我跟認識不久的鍾沛澄的距離最近可謂大躍進。交換了大家的自拍照不在話下，近幾天她的說話也多少夾雜了曖昧，比如某次她說她只會在我面前撒嬌，還有次她說有個變態佬在 instamassage 騷擾她，明明她已經不理會也每天的噓寒問暖，最後由我向那個騷擾狂傳訊才得以停止，最諷刺的是其實我當初認識她時也是做著差不多的事。

幾天前我們聊著聊著，就說到了約出來見面，跟網友約出街我是沒有試過，也怕她見到我真人會覺得不及她想象中好，會破壞了現在我覺得不錯的關係，最重要是，現在我不想再失去多一個異性朋友，無奈她經常提出約會，我也再沒辦法拒絕。

所以，在失去鄧泳芝的這個晚上，我找了子剛。

「剛，我最近識左個女仔，過幾日就出黎，點溝佢？教我...」

第二十七章

「聽落命中率都幾高啲。」子剛在聽完我解釋我鍾沛澄的認識經過後說道。

在麥當勞〔金拱門！？〕中我像一個來街症的病人，把最近的前因後果經過總結後說出，而面前的子剛則搖身一變成了醫生，一個感情醫生；我不知道這樣形容他合不合適，因為我跟他交情太深，完全知道他拍拖次數是五隻手指都用不上。

「但係出到黎我驚會咩分都扣曬。」我說。

「你唔做埋啲 on 9 野嘅話都唔會扣好多嘅。」

據我經驗，我估到他指的是什麼。

「咁做咩先加分？」我問。

「首先呢，你諗做咩可以加分唔夠好，依啲係一般人為咗討好女神先會諗嘅野。你要諗嘅野係，點樣可以係佢面前好好表達自己，去吸引佢鐘意你。」

我的身體向前傾，雙眉鎖起，專注地理解他所說的話。

「同理依加最重要係諗你地嗰日嘅行程，諗好去邊未？」

「無呀，睇場戲咁囉。」我望住他，理直氣壯地說。

「唔得，咁太普通啦，咁樣佢搵呀豬呀狗都得啦，點顯得你係特別啲。一個豐富嘅行程可以令佢難忘好多，出黎睇戲係最差嘅，睇緊戲個時大家邊會講野，可能有人會覺得唔講咁多野咪好囉，唔會 dead air，不過咁樣跟本就無咗約會嘅意義，佢對你嘅了解根本無增加到，所以佢就無可能會對你有感覺，換句話說你對佢黎講根本毫無吸引力。」

「吓，咁唔睇戲仲有咩可以做。」我的眉頭扣得更加緊，一時間又想起我跟鄧泳芝曾經去睇戲的畫面，這時我開始認同子剛所說的。

他停頓了一會，為接下來的大量訊息作整合：「你地雖然係訊息上傾得好好，但一開始出到黎一定會有反差，你地仲要係網上面識，佢第一下見到你個感覺會好陌生。如果要係短時間內拉近同一個嘅距離，最好就係大量嘅場景轉換，你諗下，你啱啱識一個朋友，本身都唔係好熟，但出過黎幾次後你忽然間就會覺得同佢 friend 咗好多，講野都唔會再只係留係表面咁恭敬，咁係因為你地幾次間去咗唔同地方做咗唔同野，可能係去唔知邊到食飯，行過唔知邊個商場，經過唔知邊條街。而你依加只不過係將以上分成幾次所做嘅野濃縮成一日，甚至乎半日，在於你地有幾多時間。」

看他能這麼完整的說出，該不是隨口 up 當秘笈，但縱使我明白，可就不懂得運用，除了睇戲我就不懂其他了。

「唔睇戲仲有咩好做。」

「屌，大把啦，香港地雖然細，不過都好多野玩，更何況你地有共同興趣架嘛。我唔知有無，不過比如話搵個工作坊係可以一齊整把結他出黎個啲。」

「整結他應該無咩可能啦，細件啲嘅可能就得。」我這才發覺我一直都沒有留意過這些東西，以前音樂在我眼中就只有不停練習和表演。

當我們斷續討論該如何安排行程時，場景已經從麥當勞轉換成往天悅邨的行人路，不知是否引力的關係，我們經常很自然的會沿著這條路行過去天恆，如果肚餓的話，我就會在糖水鋪附近的小店買一碗生菜魚肉，而子剛則會買煎釀三寶，然後往紙袋中擠滿甜酸醬。

我每次來很自然的都會四處望，看看會不會碰到鄧泳芝，全因為我曾經一次就在這裡見過她，當時在遠處的她正穿著校服，雙手捧住一箱她的生日禮物，急步的走回家。

在我張望的其間子剛跟我說：「不過依啲最緊要都係心態。」

「心態？」我確定附近沒有發現就回到對話上。

「係，所謂技巧，其實都係源於心態上，技巧係死嘅，可能我依加同你講幾個，到時出到去又唔啱用，心態啱嘅話你就知道幾時要講咩野同做咩野。」

「即係點？」我不太明白。

「例如最簡單嘅，依加個個都開口埋口叫自己追緊嘅女仔做女神，有啲自以為自己只係講下笑，結果做出黎嘅野咪又係行好人 flow，唔敢得罪條女。」

他輕笑了一下再說：「其實係適當時侯係要踩下條女，唔洗太過火，睇你點拿獵啦，慢慢可以增加個次數，但又唔洗下下都踩，一下沙糖一啖屎你應該明嘅。」

「都明嘅，不過你頭先講咩好人 flow？係咩黎。」

「即係依加普遍男仔都用緊個招囉，下下以條女為先，管接管送呀，成日讚佢呀，又比曬啲時間佢，自以為韓仔暖男咁對條女好撚好個啲。」

我聽著只想到自己，我也是普遍男仔中的一個，於是只能笑著點頭稱是。同時也想到卓琪，她前排跟子城分手，轉眼間就被我班籃球隊一個花名叫爆炸的人一齊，那個爆炸在他們還未分手前就已經不停對卓琪出手，我看過他傳結她的訊息，一定就是走好人路線，更是強烈那種，只不過他成功了。當中細節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是覺得無比噁心，再也不想見到爆炸，無奈我跟他同班，不得不每天見到他的臭臉。

「你應該係打浪漫 flow 架啦，我諗下點同你講先。」他吸了一口風，發出「匙」的一聲。

我本來想問他最近有沒有找過子城和世傑，但見他在幫我就不方便另起話題。

卓琪的分手是我們這個圈子分散的開始，首先是我們四個一致地對卓琪感到失望，然後男跟女的也分成兩邊沒有再一齊出街，到最近剛好子城和世傑識了兩個新的朋友，本來我們總共六個人都會一齊打波，但後來子剛又和世傑鬧翻，加上那兩個人的性格和子剛不合，導致關係進一步疏離，子剛現在已

經位於離開這個圈子的邊沿。

我們正朝著我一直最擔心的情況前進.....

「你可以係成個過程之中，搵一啲位係講關於愛情嘅野，佢只要不停聽某一樣野，腦海裡面就自然有畫面同幻想，然後潛意識就會認定個樣野。咁當你不停同佢講愛情，調轉當提到愛情嘅時候佢就會想起你，唔洗聽到咩我只係當你朋友嘅廢話。」

他續說：「不過你講愛情野就千其唔好講負面嘅野，例如之前感情路點差法，又追唔到人又或者分手諸如此類.....」

我沒有拖過手，又何來分手？不過也多得他的提醒，不然我到時可能真的會跟她說我感情上的失敗。

「咁仲有咩可以講？」我繼續問。

「你依幾日返去諗下.....諗一件係你人生中發生嘅事，個一件事係可以令佢覺得你係一個孝順嘅人，或者重友情，或者會照顧朋友，或者有品味，同埋童年回憶都唔錯，越多越好，總之就係可以突出你好嘅性格。然後將依件事重整，編排返好，再用一個故事既形式同佢講。一定係要故事！千其唔好直接同佢講我個人點點點，又點好點好。諗下可以點樣將你依個故事講得引人入勝，自己練多幾次。」

停頓一會後他積極的補充：「依堆故事終生受用，多一個就係多一個，講完之後佢可能又會分享佢嘅，咁你地之後嘅話題就開始深入，之後就進入下一個過程，就係交換價值觀。」

聽到這裡我才驚覺他說了這麼多，也不過是其中一個步驟，而且估計當中省略了不少，大概我要知的東西還多得很。

「我諗頭個 part 我都未必做得到。」要做本來自己不做開的事是很難的。

「照住做起碼衰極有個譜，你黎緊第一個 date 專注打咗吸引力先啦，之後先再搞其他野。」記得他提過高手是能夠由相識到上床都是在一天內完成，他的意思是要把所有事分拆成三至四個約會。

當中他所省略的，在他接連幾日的說明後都牢記了，很多平常不曾想過的都像擴寬了視野般，更多曾經的錯誤想法都被糾正過來，這幾天所知道的雖然很微不足道，也不能令我一下成了情場高手，但比起一無所知，多少都有一點優勢。

在危險的情場上，每個女人都手執一把利刃，她們每一個都比我們想像中邪惡，多少人被傷害得血流如注，當中有愛得失去自我的，有被拒絕但依然心甘情願苦等的，有被玩弄感情的，更加多的是，在穩定交往中卻被蒙在鼓裡的。技巧是刀，我們不一定要用這把刀去攻擊人，反而是要用這把刀保護自己，以免在在感情路上受傷。

而我選擇用這剛出爐的小刀主動出擊，為的就是從第二個人身上得到感情的慰藉。

星期六準時下午一點，我到達了屯門市廣場門外的樹蔭下，找到了她。

「橙！」她曾要求我在電話上把她叫做橙。

她回頭，兩人的瞳孔對上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的見到大家。

第二十八章

「周嘉樂。」她直呼我的名字，這好像還是頭一次有人這樣叫我。

照片中的她跟眼前的她分明也挺大，本來在相中她是圓面，但真人是出乎意料的修長和輪廓分明。首先最能捕捉我眼球的是她那雙眼，銳利而且深邃，像畫了眼線般——也許真的畫了眼線——給我一種狂野的感覺，眼球在第一次出上我並沒有動搖，眼角也因為笑容而微微下彎。僅次於此最吸引我的就是她的雙唇，我並沒有視藝天分，所以只能說大概是在紅色當中屬於比較深及啞色，一種冷豔的色系，和她均衡的膚色相配，最值得一提的是雙唇肥厚，「含攞咀」得來又不會粗得像孖潤腸，如果我技巧高超能夠征服她，說不定我的肉莖第一次就能受到強大的衝擊。

本來我就因為她是彈結他和打鼓，所以聯想她會穿搖滾風格，不然也是全身黑色的，事實卻是平平無奇，一件白色毛衣，一條黑色窄身長褲加上一對 vans 帆布鞋，從她的緊身褲推測，她的雙腿應該尚算修長。頭髮放了下來少許向內卷，鬆軟及有彈性，剛好到達肩膀的位置，自然的留海也成功地帶出了點點年輕的品味。到最後我才注意到，在她合身的毛衣下，仍然有可見的胸部線條，今時今日香港地，不要要求有重量級乳牛，有正常尺寸已經值得欣慰。

可惜我不能一夜長高成米八型男，跟她都要忍受平頭的痛苦，而這對八眼的馬汀鞋把我稍稍拉長，就算穿起來很累贅不習慣，也總比矮來得好。頭髮其實只是胡亂用髮泥噴上，見比平常叫有點層次便噴定型，務求不塌下已經收貨。一件中規中矩的軍褸和深色牛仔褲，這樣便成了我比較有打扮的極限。

唯一不同的是我帶上了一條由結他 pick 做成的黑色頸帶，故意在純白色衫的對比下非常突出；這條帶是兩年前我生日時，由世傑他們親手為做的，自那天起我每次都會帶著它出街，它就象徵著我的友情，也提醒著我有這一幫兄弟.....

當我真正走到她面前，大家都報以一個微笑。

「你地雖然係訊息上傾得好好，但一開始出到黎一定會有反差。」子剛的這一句所言屬實，我也有心理準備要打破彼此的距離。

我拍一拍她的手膊，特地放輕及青蜓點水式的輕拍然後說：「我地入到去再講。」

其實這話的目的只為一下的身體接觸，第一下最安全就是手膊，正確適量的身體接觸是非常重要的。

她一霎露出驚喜的眼神，然後跟著我走進屯門市廣場。

正當我打算開口打開話題之際，想不到反是她先開口：「仲以為你玩我，唔會出現添。」

我看著她笑說：「哈哈，我遲咗少少啫，我已經行得好快咁過黎。」

其實我是故意拖遲一點到，來點反客為主。

我再說：「不過有好多人都好興係離遠認下人先，一覺得有唔妥就調頭走，或者一開始就無諗過要見面，只係純粹想睇下個個人嘅真身。」

「你係？」她用試探的語氣問。

我知道她是指前者，但我答：「我依加咪係你面前囉。」

為免她追問，我順道揶揄一下她：「我係對面馬路一眼就見到你啦，你咁易認。」

「你咁講即係咩意思先。」她想裝生氣卻又走漏了一下笑聲。

「你笑啲，咁你知咩意思啦。」我說。

她聽到哭笑不得，在電梯上她站在低一格，因為高度的改變，她忽然注意到我的頸帶。

這情況我之前也預備過，我計劃用前後反差，即是第一次我是用輕鬆的語氣形容這條帶，以後就找機會用感性點的方向解釋這一條帶的意義，所以我見狀便馬上說：「喂，唔好諗住打我依條鏈主意呀，好貴架！全球限量，五十條！」

要我扮演一個和我本來性格相反的角色很難，我自覺我說出來每句對白都不自然和低級，肢體語言亦很生硬，整體都顯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我所說的話對不對，但我決定相信與嘗試。

「嘩，pick 咋嘛，我大把啦。」她失去了興趣，奇怪這樣說話本應是令人討厭，不過此刻卻意外滲出一種輕鬆的感覺。

「咁依加去緊邊？」側了面的她再次抬頭問道。

「依少少野先，有啲肚餓。」

「你未食野咩？」

「未，你呢？」我預計她未食。

「未。」

她笑了，原因不明，但她的笑令我對這個約會安心了點。

子剛的身影出現在幾層樓中央的廣場內，其中一條略過一樓直達二樓的長電梯，時而在我的右側，時而出現在我的左側。神出鬼沒的他是我的空想，我也很需要他，在旁邊糾正我的一舉一動。經過了一輪迷亂的路程後，走入中央的廣場頓然變得空曠起來，本來抑壓的心也忽然放鬆了些，沒有了因為先在狹窄空間內導致的焗促感，連帶面上都自然地找回色彩，生硬感也漸漸在減少，也說明我在漸漸習慣現在的境況。

「其實佢都仲係中學生，難度都會降低，基本上你鳩打啲野落佢到都會有少少效果。」在我身邊的"子剛"說道。

我帶領她到頂層一間鋪食拉麵，老實說，這家的拉麵不是特別好食，價錢也比一般午餐貴。但由於時間倉猝，我只能找到這間格局像樣又不會太誇張，而且不太貴又不像食老麥般寒酸。因為我來過一次，所以我很快就決定好要吃什么，相反卡位對面的她明顯在苦惱，可很快的，她那困惑的神情轉為明

朗，見狀我就喚人來落單。

她的雙手在落完單後就乾脆一直放在桌上，頭亦推前到桌邊與之成直線：「你成日食依間架？點解咁快就諗好嘅。」

當我打算回答時，同座的"子剛"提醒說：「坐返好啲先，個身唔好挨咁前、拉返後少少。」

我照做後便說：「食過下啦，唔係好難決定啫。」

「你成日帶女仔黎食架？」她問。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難題，我當機了，但過程只有一秒多，事關我有軍師。

「Shit test

黎，誇大答佢或者反問佢....」子剛說，雖然不知道他前面說什麼，但聽他後面說的就知道怎樣做。

彈指間的瞬間，我得出了個答案：「你又成日都咁樣問啲男仔架？」

「哈哈，咩呀，唔係呀。」她一邊傻笑，一邊用手整理耳背的秀髮。

一會兒侍應便走過來放低兩碗拉麵，

熱騰騰的、還冒著一絲絲白煙，卻把兩碗麵給搞錯了，她那碗在我面前，我的又給了她，我細心的把它們對調，然後從口袋拿出兩張紙巾，把筷子抹過一遍後遞給她。

她和我的口味相近，都是不愛辣，她說吃辣會生暗瘡，生暗瘡令她整天都沒有精神，會常常想著臉上這粒像豆般大又紅卜卜的東西很注目，當人望住她時自然會覺得他們會取笑她——有一次她就因為吃了辣，生了一粒大瘡，最後要兩個星期才完全褪去；而我就因為怕辣味令口腔痛苦，太辣又會肚痛個一兩小時，所以平常可以避免吃辣就盡量避免。

「其實好食嘅拉麵都唔一定要飛去日本食嘅，係香港都可以食到同日本個啲差唔多味道嘅拉麵，好似係中環就有間，

佢個湯真係正，鮮得黎又唔會濃到太重口味....」我說到這裡就停，因為實情是我只知道有這樣的一間東西，但我就沒有時間真正去嘗試。

「日本嘅拉麵係咩味？我未試過。」她原來未去過日本。

不過不緊要，我也未去過，我知道這樣是裝不來的，所以我點到即止。

「去中環點都近過去日本啦，試完遲啲再去日本咪有個比較囉。」

「哈，都要有人同我去先得啦。」她笑說。

這句所謂有點隱喻的東西在這開始階段只能作一個興趣指標的參考，決不能完全相信她話中所指的是自己，所有導致慘劇的一廂情願都是從這些似是而非的說話引起。殘忍的說，這就是情趣，也是一個女人天生就懂得的一個技巧，表面上對你說你有機會，實際上其實是用來快速分辨你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對象，還是一個做兵的材料。我現在只要繼續按預定的計劃行事，接下來要繼續加強熟悉感。

以上，是子剛對這一餐的一個小總結。

第二十九章

屯門、荃灣，兩個地方雖然遠，但其實一程西鐵就能到達，絕對能夠符合場境轉換的條件。

我們的下一個地點，也可以說是第一站，是荃灣西工業區的一棟工廈，那裡有一間制造自家品牌結他的單位，我左找右找終於找到這裡，可以教人用一兩小時來造一把夏威夷小結他，相信她未試過這樣做。

可是未到荃灣前，我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路途中要如何不 Dead air
。話題內容我大致準備好，可是她會給什麼反應實在是無法預料。

在回程的途中一定經過一間傢俬舖，利用這位置我大概可以消耗三分之一路程。

「係呢，你有無試過幫你屋企揀傢俬？」我望著傢俬舖的方向問她。

「傢俬？.....」她思考了一會答：「呀！我屋企個鞋櫃係我揀架。」

「係？咩樣架？」

「....上面有兩個櫃桶仔....下面咪可以兩邊揭開嘅鞋櫃囉。好普通架咋，哈哈。」

「我諗裡面一定有一半都係你嘅。」

「緊係唔係啦，我好小鞋咋。不過如果真係有一半比我都幾好呀。」她也幾喜歡笑的。

這個時候我從後面褲袋拎出一包香口膠，是我在早上出門時買的一包超強薄荷味香口膠。

不是我要食，而是給她。

「喂，你食呀。」我打開包裝的封條，帶點囂張的說。

「香口膠？唔洗啦。」

「食咗先啦。」我的手沒有放下。

她疑惑的表情看來猜不到我的用意，但過一會又似乎明白到，餐後吃香口膠，不是有口氣就是有飯菜殘留在牙縫。

其實她沒有任何問題，我也沒親口說過什麼，只是想借此向她暗示她在我面前也是有缺點，我不會捧她成為完美的女神。我本來不太信這方法的成效，或者她最後都沒有發覺香口膠的含意，但見這點小事沒有難度就照做了。

等她拿了一粒來吃後我就收起包裝，她吃起香口膠終於帶來了玩音樂的人總會有的壞女孩氣息，我又不想說是壞女孩，因為玩音樂不代表壞，那只是多數老屎忽的守舊思想。但她現在就是有點壞，使經驗不足的我在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相處時間依然未能分析她到底是壞女孫，抑或是鄰家少女的清純

型。

我繼續照線行：「你最後一定會成家立室、有自己嘅屋企架啦。咁你有無諗過你未來間屋會係點？...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 係點？」

「Dream House？我想有英倫 Feel

.....同埋有一個可以係櫃到反出黎嘅大電視，一張大梳化，落地玻璃，有得睇海境.....同埋開放式廚房，最緊要有一間大衣帽間比我裝衫，哈哈，你明架啦，女仔係多衫啲。」她咬兩下香口膠又說兩句，接著又咬香口膠，到想到新點子就停一停，說完了又再咬香口膠。

「你個仔呢？訓梳化？」我問。

「哈，緊係唔會啦，我一定比張豪華床比佢訓，如果係女嘅會整粉紅色。」

她知道不能有佢講無我講，所以反問了我。

「我會想有一條走廊可以掛返幾幅畫，啲牆就油灰色，反光嘅木地板。個廳可以簡約少少，擺啲懷舊風味少少嘅野，好似真木櫃、吊燈、蠟燭座，同埋玻璃樽裡面有隻木船個啲，仲要有張大地毯係地下等我可以係冬天個時同個仔係地下玩，你諗下，可以係一個咁舒服嘅環境，同個仔盡享天倫之樂係幾幸福嘅事。至於間房....就有小小對比，四面牆都係米黃色，擺設都係淺色為主，好似入左第二個地方咁，加埋一塊大鏡就可以增加空間感。」我說出我腦海中的畫面說。

「但係咁大塊鏡咪好恐怖？仲要係自己間房有咁大塊，如果半夜起身見到自己都幾得人驚。」

「你驚鬼咩？咁你點睇鬼片。」我又找到了新的話題點。

「唔睇咪得囉，咁簡單！」她理所當然的說。

「咁咪無野好睇？」

「點會，咁仲有科幻呀、卡通個啲架嘛。」她說的如無意外就是她會感興趣的類型。

「科幻好睇呀，我都鍾意睇科幻片，例如.....」我看著她，她也正看著我等待我繼續說下去：「.....蠟筆小新！」

她一時被我激得打了我一下：「哈哈，咩蠟筆小新呀？」

我也跟著她一起笑，然後說：「唉，好啦，認真啦，咁科幻片都要睇下係咩嘅。不過我好記得有一次睇鬼片，個日同朋友(子剛、和世傑，還有她女朋友)即興去左睇戲，唔知點解揀左套鬼片，唔記得叫咩名，大概都係講恐怖公仔咁上下，我記得個時我係咁樣睇.....」我把雙手掩住臉，只在食指和中指間留出一條小縫好讓自己看見前方。「跟住一去到緊張位又越縮越細，完左又放返大。」

「咁即係你都驚啦。」她找到了位能反轉笑我。

「依個係睇鬼片嘅樂趣黎架，你真係要試下，咁樣先好睇，又會無咁驚。」我又做出掩臉動作。

輕鬆的大家就走到西鐵站，慣例拍卡上車，在車廂內的人群中，有一對人突別注目。那兩個人走得很

近，行為親密，一看就知是情侶，可特別之處在於，女的長得豔麗，啡色的長頭髮，身形姣好，是吸引的高分女生。在她身旁那男的卻好比牛糞.....是嗎？其實又不是那麼差，正常中上樣，但我硬要把他醜化，因為不把他當是醜男，我準備的東西就用不著。

「喂，見唔見到個到有對情侶，女嘅都算靚呀，但係就配一個咁醜樣嘅男仔。」我們倆的身軀現在走得比一個小時前近，亦因為車廂內有數位大媽吵雜聲不斷，我必需把頭靠得更近才能讓她清楚聽到我，她也沒有任何反抗，看來我成功營造了熟悉感。

「見到呀，可能係真愛呢，都幾 sweet 呀」幸好她認同我，不然整件事就沒有那麼自然。

「其實係街成日都見到，相反靚仔拖醜女就反而少啲，想唔想知點解？」我說。

「點解？」她好奇。

「雅典娜你一定聽過啦，咁佢係咁多個神之中最靚嘅一個，真係好靚，係真係女神，好多神都愛上佢，當中包括眾神之首——宙斯，咁一個最靚嘅女人配一個權力最大嘅人好正常，不過可惜無論宙斯做咩都好，都得唔到雅典娜嘅芳心，偏偏雅典娜就同一個非常非常醜樣嘅小神一齊，結果宙斯憤怒之下就用佢嘅權力，貶雅典娜為凡人，而且永生都只能夠同醜男結緣。所以依加就有咁多靚嘅女仔都會配一個樣衰嘅男仔。」

就算是假都好，但正如童話故事一樣，假又如何，最重要的只是聽的過程。人一定喜歡聽故事，不過前提是講的那個，一定要講得吸引。

其實一定沒有什麼美女配醜男，反而俊男配醜女一定適合現今的香港。先排除真愛，今時今日狗公橫行，有閩便有市場，有閩便能呼風喚雨，可憐狗公們依然死心塌地。就算是真愛，可以肯定嗎，抑或只是沒有選擇才騙自己退而求其次。技巧，就是為此存在，令所有事都重回正軌，令男女生態回復平衡，令女方得到真正的快樂。我知道電視上有一個自稱愛情專家的 k 姓導師，他是一個柒頭，他是一個學藝未精半途出家的柒頭，他的所謂技巧只是一個錯誤的失敗複製品。

回到現在，列車已經駛入荃灣西站，我們也順利走到工廠大廈。

找到了層數便等待應門。一開門，環境比想像中開闊，燈光光猛，牆壁是奶白色，使整體感覺光鮮，剛進來就能聽到左邊房內傳來"隆隆"聲響，機器聲的背後又隱藏著一下又一下的刨木聲，原來這家自家制結他品牌並非全人手制造。也對，仔們從未標綁純人手制，不過實情機械只佔少部份，不到三分之一。他們只在開料部份假手於機器，其餘像造形、打磨、量度、裝卸、上油、set up 等都是靠一絲不苟的手工完成。因為時間不多，我都沒有拿上手把玩，只由它放在架上，左手按弦，右手食指輕輕挑撥，其發出的聲響共鳴充足、低音渾厚、高音耐聽。

員工從另一房間中拿來一堆木材，全部都已經有基本的結他的葫蘆形，只剩下些微的接合不良所需的打磨。話雖如此，我們要砌出一把結他亦有難度。要數最難的，莫過於結他空手的內裡部份，想要最終結他出來是什麼聲低，除了木材本身，就很看內裡一塊交叉形木頭的擺位。

及後員工只是簡單介紹一下工具和展示了成品樣本後，就連同結他留下了一句「有什麼問題隨時歡迎出來找我」便離去，這樣正合我意，如果他長期留在這裡絕對會很影響我的表現。

只剩下我跟鐘沛澄在房間中，我們分工合作，我當然負責打磨、修葺等工作，而她負責協助我量度接

下來放置不同零件的排位和畫上記號。在不同的時間點，我都少量，少量地滲出關於音樂的知識和見解，務求在不過份的情況下讓她認為我是一個有要求、有生活品味的人。當然途中打我一向有打開的基本套路，和繼續制造身體接觸，慢慢的，從膊頭，到手臂，到頭髮，到頭頂，到臉頰，到大腿.....

我感到我們的熟悉感正以高速增長，本來很擔心自己能力的我在看到她笑得不亦樂乎時，心中暗暗想著子剛教我的這些，用起來竟有如此效果，我自問套路雜亂無章，空有一點基礎小技巧卻穿起龍袍不似太子，內裡核心一定不夠紮實，就像什麼威健身，只健上身不健下身。可是暫時的成效比我之前所有感情路上所經歷的都快幾倍，如果要說從認識到帶回家只需 45 分鐘也是有可能，只不過需要經歷千錘百鍊，非常努力，十分的努力。

最後要令這把小結他獨

一無異，當然要上顏色和圖案，這方面女生一定最擅長。她最喜歡天空藍色，我也很喜歡，於是就整把結他都被染成一塊蔚藍。我在空洞下方最大的一塊空地上寫上 " Lok and Ching " 和幾個笑哈哈的圖案；當日張雪玲對我做的，現在我做又有何不可？然後她在另一個地方畫了兩個卡通人，像是小朋友畫全家幅的那一種，公仔上的我倆都帶住笑靨，就像此刻，我跟她都享受著這刻的快樂。

我有能力帶給她快樂，我一向都能帶給人快樂。.....真是嗎？現在想起，我好像還未見過鄧泳芝笑，應該說，她沒有因為我而快樂過，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憂慮與怪責。她常常笑，但只是在別人面前，我喜歡她的笑，可是她從不給我；她想哭，我喜歡為她收起眼淚，可是她從不給我。陌生的鐘沛澄，我能夠使她面露寬容，可偏偏最熟悉的鄧泳芝，我能給她的就只有煩惱。

「你 keep

住依把結他，佢代表住我地今日嘅快樂，希望你每次彈佢都會諗返起我地今日點樣一齊砌佢出黎。」我站在荃灣西的月台上跟她說道。

她接過了我手上的結他袋，笑著說了聲多謝，然後我就向她道別，向荃灣廣場方向出發。

本來我可以繼續帶她去其他地方，但還是分成兩次比較易辦，不送她上車抑或回家是一個基本概念，日光日白誰需要你送回家？反而不送會引起她的疑問，到底她是不是要追我，一般追我的男生都會送我上車，但他就這樣一走了之。

我在荃灣走了個轉也就回家，晚上子剛告訴我要發一個訊息給鐘沛澄，這樣可以令水溫不會下降得多。她回家後大概會跟朋友說她今天跟一個男性網友第一次約會，普遍的朋友這時都會問長問短，和叫她小心之類。這時我傳一個訊息給她，能夠殺菌般殺掉朋友令她產生的懷疑與擔心，叫她重新回想起今天的歡樂，再次沉醉於我和她之間的世界。

「今日係開心的一天」我傳給她，還有幾幅我們在工廠影的合照。

「多謝你，我今日都過得好開心。」她回覆。

看完，我就臥在床上，想著下一次約會的計劃。

第三十章

打鐵趁熱，這話是真的，第一個約會過去還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又再有第二次約會，這次比上次晚出來，我約了她在旺角見面，因為現在是吃晚飯的時間，而且我沒有太多的約會好去處，子剛結出的建議不是太貴，就是些我完全不了解的活動，被種種因限制的我不如索性以吃飯作地點。我知道我可能因此而令她對這約會失望，但我承認，這是我的錯，我錯在日常生活太枯燥，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也可以說是根本不了解這個世界，像極一個小朋友活在自己小小的世界裡。

她這次的穿著轉了風格，打扮成一個文青，標誌性的闊管八分布褲，又一件啡色的大碼長衫，我看到了可真打從心底裡罵了句粗口，文青打扮絕對是我生平最討厭的打扮。

我的到來令她收起本身正低頭把玩的電話，然後第一句就是問我要準備去那兒吃。我就向她介紹一間經我精挑細選的泰國菜。

起行不久，她就忽然挨身過來抱住我的手臂，我先是驚訝，後來不敢有太大動作。

她意識到我的異樣，但依然沒有退縮：「無野嘅，啲人只會當我地係兄妹。」

我勉強裝作淡定，但其實我下半身已經完全蘇醒，因為她的一邊肉彈，已經壓住我的手臂。類似的情景已經發生過，以前卓淇試過以同樣動作送我一個波餅，但今次鐘沛澄在尺寸和力度上都比卓淇那次沖擊好幾倍。

我用短時間建構的框架不堪一擊的被打破了，技巧我也許還能速成，但說到男女強烈肉體上的交流就絕對假裝不了。結論就是，此刻我像木頭一樣不為所動，這種神秘觸感又新鮮不已。

隨時間過去我也慢慢習慣彼此的零距離接觸，心態逐漸亦調回正常，我帶著她走進餐廳，燈光在窗外的襯托下暗了一點。

食飯，還是基本套路，簡單說一下關於菜式的小知識，又交換一下大家對食物，甚至所延伸的事物的看法。

「你覺得你細個曳唔曳？我細個....或者依加都係，都好鐘意同屋企人出去出面玩，同屋企人出街真係好開心。黎緊我都諗住返工儲少少錢請佢地去旅行。咁係我小學個陣，屋企人帶左我去蝴蝶灣附近玩，個時有隻金毛尋回犬係個小攤位到同我地影左張咁嘅相.....」

我從銀包中抽出一張有點泛黃的即影即有照片：「個時第一次見到即影即有嘅相機覺得好犀利...咁跟住我地就左沙灘，跟住當我玩玩下嘅時候，就見到一隻蟹，都有半隻手掌咁大，依個時候咁啱係我隔離有個打開左嘅背囊，於是我就一手捉住隻蟹掉落個袋到，最後有個女人返係個袋到搵搵下野突然間大嗌出黎，原來佢比我放落去隻蟹夾親，而我就坐係隔離睇到囉.....咁你呢？你細個做過最曳嘅事係咩？」我生動的說出這故事。童年回憶、孝順、少許的任性，希望能全數透過這故事傳到她的潛意識內。

「哈哈...我細個？.....我細個試過...襯我媽咪唔係到個時偷用佢啲化妝品，不過我唔識用，所以搞到亂曬。有次試過唔小心整跌左佢支唇膏落廁所，我驚得濟仲沖走埋，佢發現左之後就以後將所有野鎖入櫃桶。.....其實唔止化妝品，髮夾呀，衫同褲.....同內衣都試過偷黎著！哈哈」

「內衣喎，你個時著得落咩？」除非她老母是平胸。

「著唔落架！不過到依加都著唔落，不過係另一種著唔落。」

沒想到她會主動說出性意味的話題，她似乎比我想像中開放，抑或只對我一個是這樣？

食完飯後見這個時間，通利琴行應該尚未關門，我就說要買點東西，便走到了金馬倫道。在琴行中我拿起了一枝“Martin”木結他即興的唱了半首歌。

時光帶領我回到半年前，屋邨石壘上同樣坐著一男一女，同樣的動作，現在卻多一分從容。在黑白畫面的過往，男方顯然制止不了自己緊張的情緒，任其流露於動作和言語間。失去色彩的女生只專注的聆聽；她標緻的身影絲毫不動。這才發現原來過去早已定格，我也終於能面對她，直視她，細心觀察當時的她。到底一個男生為了向女生證明自己誠意而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抑或是為樂趣而隨意獻唱較令人感動？

琴行關門後我們走到尖沙咀海旁，那裡有很多人在街頭表現，也就是“Busking”，不過質素參差，有些甚至沒有練習過就出來獻醜，掛著訓練膽量為由，然後自我感覺的放上instagram對著自己的影片自慰。

「佢唱得好聽啲定我唱得好聽啲？」站著聽了一會面前的三人組合唱「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佢。」她笑說。

「咁你慢慢係到聽啦，我走先。」說完我就轉身離開，帶著真正離開的準備。

當她感到我真的要離開時，她馬上轉身拉著我：「唔好走，你同我過黎唔係想聽架咩？」

我暗笑了一下，這是在我預計之中。

聽了幾輪後，我建議離開，去看看海景。

我認為現在水溫足夠，便抱住失敗的覺悟拖她的手，緊張的拖下去，她沒有反抗，成功感瞬速在我的身體漫延，心跳加快，但我亦明白現在還未完全成功。

「同朋友一齊出黎 busking 係幾開心嘅。」我倆拖著手在海旁漫步，這裡已經遠離人群，也再聽不到音樂聲。

「係呀，仲可以比人欣賞到自己嘅才華。」

我靜默一會，令氛圍帶到大家能交換價值觀。

「其實....你覺得朋友係咩野？」我放輕語氣問。

「朋友咪會一齊出街，有困難個時又會互相幫助。」

「咁中學嘅朋友呢？又有咩分別？」

「啲人成日都話架嘛，中學嘅朋友係一世。」

「係，我之前都係咁諗.....你之前咪問過我依條鏈嘅？」我把那條鏈從頸上除下：「其實佢係係我兩年前嘅生日，由我幾個朋友一齊整比我。我地好 friend，有咩都會拎出黎講，又會一齊打波，邊個生日都會送唔同有心思嘅禮物比佢，又一齊去過幾次長洲。我一直都當佢地兄弟，但係我一直都有預感，我都唔知點解會有依種預感，我地好快會生疏，可能係因為我地幾個間有時有不和，不過好快又無咩事。有次我係長洲問佢地，希望佢地會比到個肯定我，而當時佢地都話友情唔會變，我亦都相信。之後直至依半年，我嘅預感真係發生，我地之間其中兩個識左另外兩個朋友，起初一齊打波，後來出街，咁識其他朋友當然無問題，但後來佢地慢慢變到做咩事都以另一個圈子為先。當我發現我地間開始生疏嘅時候，我好盡力補救，私底下同每個人講要多啲約出黎之類，總之所有方法我都試過！最後有日，其中一個問我借影印機，我到後來先發現，原來佢係借我陪機黎幫佢地全部人印野去搞台灣簽證，佢地準備一齊去台灣旅行，而且我肯定佢事前係無問過我去唔去。自從個次之後，佢地做任何野都無約過我，我地亦咁樣無聲無色就無聯絡。」

她聽得入神似乎完全代入了我的角色，情緒也因而被我牽動。

「長洲，係我地一齊去過最遠嘅地方，我好希望我地可以真正去一次旅行，可惜，睇黎再無依個機會。所以我一直帶住依條鏈，去提醒自己曾經有過依段友誼。」

「咁其實你都做左你可以做嘅野，佢地會同另外嘅人 friend 亦都係佢地嘅選擇。」她聲音也放輕了，變得清澈而溫柔。

我們依在不鏽鋼欄桿上，挑望著尖沙咀的夜色。亦聊了更多彼此內心的想法，她亦有試過跟朋友有過節，當提起時她眼泛淚光，聲音也一時抖震。

然後我拿出手機，在播放列表中找到我準備的歌曲播放，是Avenged Sevenfold 的 Warmness on the soul。

「Your hazel-green tint eyes watching every move I make」

「And that feeling of doubt, it's erased」

「I'll never feel alone again with you by my side」

「You're the one and in you I confide more」

「我相信朋友、親情、愛情都係緣份，就好似我同你咁，能夠係尖沙咀嘅依到一齊望住海都係緣份，我地唔知道以後嘅事，但係至少，我地能夠珍惜依加依一刻，依一秒，依首歌，亦代表住只屬於我同你嘅今個晚上。」

「I give my heart to you」

「I give my heart 'cause nothing」

「Can compare in this world to you」

眼神對上了，彼此的頭靠近，靠得更近.....

「可惜你隻眼唔係綠色。」我耳語。

「點解咁講？」她說話又轉為近乎全氣聲。

繼續靠近，靠得更加近.....

嘴唇差點對上時我狠下心抽離，身體回復挺直，笑著說：「因為我鐘意綠色眼。」

她呆在原位良久，只是眼神依然對上我，然後忽然一手穩住我的後腦，上身猛地向前，直接把嘴唇對上我的嘴唇。才剛接上，她就分別用上唇和下唇，像打開閘門般強行分開我的防線，當我的口被打開，她就用舌頭打轉一圈，遲鈍的我也伸出舌頭回應，於是她便更進一步，兩條舌頭便因此不停交纏，好確保彼此的唾液能完全交融。再次，我的下體因而發脹。但我沒有因此而上下其手，我清楚我不應這麼做。

激烈的濕吻過後她冷靜下來，歌也播完了，再次回到一片清靜。

她開口問：「你上次講嘅野係唔係真？」

「我講咩野？」

「你話你去畢業營個晚。」

我馬上想起不久前我去中六畢業營的晚上，女子班連同鄧泳芝在內因為房間有蟲，便集體來到男子班的房訓。當時我跟鄧泳芝正值曖昧期，但我總是喜歡帶著裝作不在乎的臭臉，一晚下來都跟她沒半個眼神接觸。同時又怕其他人會做出什麼為難我們的事，所以事前在訊息中向鐘沛澄求救，她就說如果有事發生，就向大家說我已經有女朋友，也就是鐘沛澄，就能堵住人們的口。結果在我極力迴避下，甚麼事都沒有發生，在清晨我也在半醒下聽見對面上格床的鄧泳芝跟另一個女生離開。

「哦...係真嘅，多謝你個晚肯幫我。」

「我唔係依個意思.....」她說得很細聲，我聽不到。

「咩話？」

她沒有再說話，我認為這進度已經是今次約會的極限，便提議離開：「我有啲叻，我諗差唔多要走啦。」

我們剛好上到尾班車，在回程的路上，我基本都是拖著她，她有時也會把手環著我腰，表現得很需要我，縱使我不捨這種甜蜜，也有可能下次出來水溫已下跌不少，但終歸我還是要理性行事。

意想不到的，她在臨別前說了這句話。

「我想你陪多我一陣，如果你叻嘅話不如上我到抖下，我屋企人返左大陸半個月。」

這種巧合，她的主動，令我驚訝。

但我接受。

第三十一章

女生的房間，大概總有一個位置用來放相架，裡面盡是和朋友的遊歷，但除了這塊區域外，似乎就沒有刻意打理；零丁一個髮夾隨意落在電腦桌上，床尾隱藏一件外套，書櫃中的書高一本低一本的，附近散滿瑣碎雜物。不過這些小細節無傷大雅，對比起我的和我所見過的，已經可歸納為整齊的類別了。

她說我可以在她的床上休息，她則把電腦椅推到床邊坐。我臥在床上面向她，聊了好一會才發覺不妥……我們何必這麼辛苦？不如乾脆她也到床上來，那不是更舒適嗎？

事實當然是，她只不過需要一個借口，她不想被認為是個主動跟男生同床的淫娃，我來到她家需要借口，我和她同床亦需要借口。鄧泳芝教我討厭借口，鍾沛澄教我利用借口，她們兩個永遠如對立般存在。

「不如你都上埋黎啦，無理由我訓床，你就坐凳咁辛苦。」我提起半個身子，用手支撐著。

「但係我想訓裡面。」

我連人帶被轉到另一邊，就騰出了個空位。她從另一間房拿了個枕頭，這張就成了一張雙人床。

沒有說話，但我們都心知大家正享受著這種枕邊人的感覺。然後她就她的所有事告訴我，她的內心世界，她的想法。

我們開始擁吻，又再次以舌頭溝通，我大膽的伸手入她的衣服內上下交替不停的掃，每一寸肌膚都滑不溜手，由上而下有骨感，亦有實在的肉感不斷開發我的觸覺，令我不能停止撫摸，又想追尋更強烈的刺激。在緊抱下，她的兩顆肉球正不偏不倚的對準我的胸肌〔？〕，我的雙手一直只能觸及波邊，現在我即將要名正言順地用手心把玩。不過沒有性經驗的我不能只用手感解開她的 bra 扣，她本來正在交戰的咀一時退下戰線，“嘻”的一聲輕笑，這時連她所呼出的氣我都能一一感到，然後她反手輕鬆的解開 bra 扣，將我的手放回她的腰處，便又繼續抓住我的頭親吻。我終於成功摸到她的雙乳，大小跟我想像沒有太大出入，像啫喱般的彈性對我又是另一種衝擊，把手指伸進雙乳之間，就能感覺到帶有母愛的溫暖，我先是張開虎口位，在胸部下方輕輕架住，又用四隻手指輕掃整個乳房的邊緣，好讓我能完全的感受一下它的形狀。然後輕力一夾，肉球便一凹下去，鬆手又有一股回彈，期待著我下一下的施力，每當我加大搓，弄的力度，她都會發出低聲的呻吟，本來正在我褲襠上徘徊的手就停頓了一下。

每次我見到她身上那套文青服裝我都嗤之以鼻，現在有機會我當然馬上令它們在我眼前消失。

「你著依種衫唔好睇。」我把那件衫連同內衣一併向後隨手甩掉，赤裸的上半身就毫無保留的呈現眼前，我用手指輕力的夾著剛剛露面的淺啡色乳頭，又不停的、微力的轉動著，她也隨我的把弄而不自控地抖震著身體，緊閉著雙眼似是忍受，也似是享受這種敏感帶來的痕癢。難怪男生們天生就逃避不了對巨乳的渴望，那般柔軟絕對難已完美的表達，我的雙手好像已經離不開她的雙峰，只想透過不斷搓弄來把獨特的手感牢記，一生都儲存在我的腦海中。

然後順理成章地，我又除掉了她的褲。她一直隱藏的雙腿終於現出真身，我的推測沒有錯，她雙腿修長，大腿有肉，小腿勻稱又有線條，實在不應該常常把它們收在長褲下，這樣做是多麼的浪費！被我一口氣地除低了褲，她的雙腿一時間有如初生嬰兒般亂擺，與床單的磨擦發出嘶嘶聲響，接著就安定

下來，架在我的大牌上。兩手一把握住她腳眼位置，再慢慢向上推進，終於到達最神秘的三角地帶，不過還有一塊薄霧擋住了神秘的洞穴。

當我正準備解除她的防線時，她忽然用雙手阻止我，一路累積到快要充滿的氣氛立即像過熱的電線絲“啪”一聲斷開，浪漫的天堂立刻跌回現實。

她憂心忡忡的說出一句男人根本不會在這種時候出現的想法：「我地咁樣好似太快，即係...所有野都發生得太快。」

我繼續脫她的內褲，脫到近膝頭時她摺起雙腿，又問：「你會唔會做完之後就唔理我？你係唔係真係鐘意我？」

我的良心受到挑戰，她問我的同時我也反問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的喜歡她？

我了解她，勝過了解其他我所認識的女生，但我除了現在慾望上想要她，就沒有其他感覺，我單戀過，所以我知道喜歡一個人是什麼感覺。這刻我可以說「不會，我真係鐘意你」然後放入我的肉莖，但我這樣做根本就是欺騙，把妹的宗旨從來不提倡欺騙，靠瞞騙得來的愛情很可恥，也不會有好結果。技巧經過前人研究、苦心經營，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令女生得到真的快樂，令愛情關係健康，如果我作出欺騙行為，我不單傷了她，也不配知道這一切。

「做完之後就唔理人既係仆街。」說完我停低手，再說：「夜啦，我好叻，早啲休息，聽朝一齊落去食早餐啦。」我轉身背向她倒頭便睡，心裡當然很想做愛，但又不可以胡亂許下假的承諾，沒有方法下只好放棄，找天再請教子剛解決辦法。

房間只剩下電腦運作，和散熱扇的聲響，不知時間流了多久，背部忽然感覺到她的手竄動，其後屁股也受到她腿部的推撞。接著她的手搭住我的膊頭示意我轉身，一轉身她就解開我的皮帶，脫內褲，然後抓住我的肉棒套弄，肉棒轉眼間又再次膨脹起來，我閒著的雙手也回到她的雙乳間，愛撫一會後我再嘗試除她的內褲，這次非常順利，所以直接溜手到她的洞口，盲摸摸的在那裡亂轉，轉的途中開始感覺到液體出現，於是就勇敢的往洞裡探索，因為不知道這樣她會不會痛，所以只入了一點就逃了出來。

我爬起身，在櫃上的銀包中拿出一個以防萬一所以隨身攜帶的安全套包裝，本來以為她又會問我為什麼隨身帶著，是不是早有預謀等問題，好在她沒有，所以我可以順利的把套帶上。

對準兩塊陰唇把肉莖插入，直入黑洞卻只進了三分之一，我退出了一點，又插入了一點，很快整條肉棒已經完全進入，隨之而來是她愉悅的呻吟，洞內的空間很小，肉棒被緊緊的包圍，可以清楚的感到有一股熱力正通過這根棒傳送到我的腦中，再告訴我這股熱是由眼前這個女生奉獻給我的，我們正在用彼此最真貴的部份交流。初次使用男上女下，也就是傳教士式的都一定經歷過生硬的動作，我努力找尋一種最有效的發力方法，硬邦邦的使腰帶動整個身驅前後移動，卻不能意識到在洞中的距離，肉棒就一下子跳了出來，反作用力也一下打在了自己身上。當我稍微熟習了，就自然加快速度，每一下插入都到達深處，此時她已經不能忍受放聲叫喊，她每一聲叫喊對我就如一種激勵，叫我加快速度加強力度。我雙手抓住她的纖腰，一直屈藏在我心內的性慾在此刻決堤，仿佛要借助這快感解脫，插入的過程產生了淫蕩的“啪啪”聲。她的叫喊與肉體碰撞聲；緊吸的陰道與渾然的溫熱，兩者競爭著，要爭取我大腦的主動權，我不能一心二用，只能從中選擇一種享受，但兩種都叫我無比愉悅。還未能夠從中作出決擇，泛濫的性慾已經想奪門而出，但我沒有想要阻止它，只努力繼續我的抽插動作。我知道我的極限已經到達，用最後的力氣插到最深處，把一路以來的不快和屈就，透過精液盡數排出，情不自禁的低聲呻吟，過後依然不捨把漸漸變軟的陰莖拔出。

我整個人呆住了，不是因為疲倦，而是因為我回想剛剛準備發射的一瞬間，我竟然見到另一副面孔。我感到無比的羞愧，但又不能不面對這個事實。即使我有多不願意面對，但那個人已經不知不覺間完全刻入了我的最深處這個事實已經不能改變。

「你做咩野？」她回過氣來問道。

她的聲音使我回神，把陰莖抽出：「呀，無野呀，好叻啫。」

處理好充滿精液的安全套後，我們兩個又在臥在床的兩邊，望著天花板交談。

她說了什麼我都忘了，因為當下我只想著剛才所發生的事，那冰冷如鐵的事實。

但我們一聊就是一個通宵，吃完早餐後她依依不捨的送我離開。

大概我和她已經算是情侶，但我的內心沒有興奮，我得到了她，但這是我想要的嗎？我在那一刻竟然想起另一個人，我還配得起說我喜歡她嗎？

第三十二章

因為還是熱戀期，我跟鐘沛澄相處的時間也多了很多，其實現在我需要的，應該是要學習如何維持關係的技巧，子剛教我的都是如何開始關係，但完全沒有講過維持關係，只知道維持比開始更難。

我之所以沒有問子剛或自己研究，是因為現況的安穩；她對我很好，非常的好，好得連我自己也沒自信能做到，這大概都是我之前一路用技巧所得出的結果。所有我跟鄧泳芝做不到的事，她知道我想去都會和我去，晚上到赤柱睇星、睇日出日落，出街影相，吃不同的東西等等她都一一為我實現。

不過我的內心一路掙扎，我不忍看著她如此為我好，但其實我心裡並不是喜歡她。

一邊廂我又跟隨自己的感覺，照舊找回了鄧泳芝和她聊訊息，不過她的態度明顯比之前冷淡。

卻沒有打算用我學過的東西贏回她的好感，因為一來已經認識的人我暫時未懂得處理，二來我用了好好先生來開頭，只好繼續做好好先生來跟她相處。

做回原來的自己，對只成功過一次的我來說非常簡單。

一段時間的過去，鐘沛澄發覺我有不妥，女人的直覺真的好準，她懷疑過但一直沒有時機開口，直到她有次問起後我如實作答，剛開口，眼淚就從她的眼眶湧出，只懂得擁著我在膊頭上抽泣。

「可以做既我都做左，我覺得我已經做左女朋友應有既責任，我到底要做啲咩先可以令你鐘意我，不如你話比我聽。」她一路哭，連當中每一個字都不能正確的讀出。

見到她反應如此激動，我又再驚嘆我做過的事的威力，這些毒還未算深，如果再深下去她豈不是要去跳樓？

「我唔係唔鐘意你，我知道你真係好好。但係.....我真係唔想呢你，你知道我無呢過你，每一次同你一齊我都覺得好開心。不過我唔呢你既同時我都唔想呢自己，我本來以為自己已經放低左，但慢慢發現，我錯左，我覺得自己未盡過全力去嘗試，我唔想因為一次唔成功就放棄佢，我真係好想去試，因為我唔試我一定放唔低。」卸下所有理性，我說出真心話，應該說除了坦白我沒有其他辦法。

我想我真的瘋了，有一個對自己好的女生在眼前，都為了一個不知道有沒有可能的人放棄她。稍微有腦的都懂得如何選擇，有好的不吃走去吃屎。

「如果你追唔到佢，會唔會搵返我？」

「唔知，我唔敢應承你啲咩，我唔想到頭來咩都做唔到會傷害到你。」

「周嘉樂，多謝你.....我無後悔識左你。」她微笑說，在她的眼眸中只見到失望，卻真誠。

都已成事實，就不必多想，我保持一貫的作風去找我想找的人。

就這樣維持了數星期。

但得到的是那邊前所未有的冷淡，所以在某個夜欄人靜的晚上，我低受不了無力感，送出了我人生第

一次的“千字文”，是完全無可奈何、孤注一擲、又百害而無一利的告白。

一直以來，我們都對關係隻字不提，寧願裝作不知情。這正是我對這段關係對無力的地方，明明朋友與伴侶間只有一線之差，為何我跟她卻原地踏步，她是我最有熟悉感的人，為何到頭來她也叫我陌生。她一直知道我的心意，但一直沒有任何回應。

所有子剛抖正過我的思想，此刻一一被棄於腦後，除了當下間的感受，我什麼都不在乎。

「之前講得無錯，我真係好傻，成日突然對你發脾氣，無禮貌，依加又無里頭打依啲野...傻到你從來無打開過你既心，而我就輕易咁比你進入我既世界，以你為唯一，拒絕了那個她，居然為左你放棄左咁多野，放棄左睡眠，去同你夜晚wts，放棄左一個對我好既她，放棄左面子去搵返你，努力咁對你好，年宵怕你唔識路，就話送你走，凌晨知你肚餓，就幫你買野食，個晚其實買左野食去埋天恆諗住比驚喜你，但你寧願捱餓飲水都唔願意食，知你夜返，我會守住電話，等你唔怕有咩事，但到頭來我得到咩？得到你所謂無得解既一堆問號，得到你無原無故既單字，得到你既唔應機無視，得到你既逃避，年宵個晚蕩失路後打比既唔係我，因為你從頭到尾都避緊我，唔願意相信我。即使想見你，我都只可以用要自己食，唔知點算等籍口叫你出黎，但你唔出，又係一次既失望，我相信即使唔係男朋友，而係最普通既朋友你都會出。我亦得到好多次既失望，最大既，係我知當日睇完戲你係我面前同你個時既男朋友講電話，你亦準備去搵佢，個刻既失望我忘記唔到。講得太多啦，有好多事可能你根本唔記得，我知我咁樣好婆媽，唔灑脫，不過心入面一直實在有太多問號，講唔完。或者之後我又會搵返你，但至小依加我好想離開，我地返唔到去個年中秋岩岩認識咁，我比唔到開心你，連開心都比唔到，仲點可以做一個男朋友。就算我依加話會離開，我都可能會返返黎，反正咁既情況又唔係第一次。不過至小我依加諗，放榜個日係最後一次見，之後有班會既我都唔會去，咁你到時就可以放心開心咁玩，我以後唔好再咁傻就好，我唔想再重覆咁既情況，可能我會再放唔底你，但都可能唔會，但事情....如無意外的話.....就這樣吧....」

我傷心之極，想起更多我沒有提及的瑣碎事，拼合起來卻足而證明我的天真。

收起電話，等待她的回應，但傷心使我疲倦，不知不覺間就睡著了。

第二天一睜眼就是看我的電話，她在我發出後兩個小時才回覆了一個訊息。

「如果你覺得咁樣開心啲既，你中意啦....我想同你講，其實你好好，有問題既一直都係我，好似我啲咁既人，係唔會去信人，因為我連自己都唔信。對唔住呀，一直唔知你做左咁多野，令你失望。希望對你好好既那個她會繼續對你好。可以既，你要好好珍惜佢呀....」

縱使她說的其實都是眾多人派好人卡會說的台詞，退而求其次來說，這已經令我滿足。因為這不單是她回覆過我最長的訊息，更是她第一次說到她對我們間的感情，這是她有史以來第一次正面的回應。

這同樣是最後一次，我說到這樣，都不得不離開她，短時間來失去了我有的一切，現在我只想好好冷靜。

有時痛快離開未必是壞事，最怕是在我決意之時她又回頭，帶來一點關心，令你又再陷入猜心的遊戲。無異於你明知不好吃也要拿起那舊屎來吃，還要吃得津津有味。

天都要碰巧在這個時候叫同學們舉辦班會活動，真的巧合得難以解釋。

「去班會好唔好....」事隔幾天，她的名字又出現在我眼前。

「你意思係叫我一齊去？」

「去啦。」

「只係去到食糖水」幾天前我才說不出席所有班會，現在又說去會很失威，說我只去下場比較過得去。

「以後既班會都會去？」她再問。

「可以唔去」

「我意思係想你去」

「都要睇到時去唔去到」我心軟了。

「好」

實在不明白她的用意，知道我想離開，又會留住我，但一路不接受我，那算什麼意思。

第三十三章

我中學畢業後，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升讀，渾渾噩噩的隨意找了個工程行業的短期課程，它保程讀兩個月後就能夠找到工作，眾所周知，工程是條不歸路，絕對能孤獨鬼令人中途轉基。

就當我在課室中和同學閒聊時，鄧泳芝傳了個訊息給我，這是她自從上次後隔了三個月的再次對話。

「你二十二號得唔得閒？」熟悉的名字又再次出現在電話螢幕上。

相隔三個月能夠再與她聯絡的感覺依然震撼，不知道她這幾個月來是怎樣過，在晚上又有沒有想起過我，或是後悔讓我離開。

收到的一刻我自覺不是孤獨，她的難得主動更顯得珍貴，她每次找我都是以問題開始，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做咩事。」我退出同學的範圍，找個地方專注用電話。

「麗佢就快生日，諗住個日同佢慶祝，你黎唔黎？」

「好呀，不過要買咩禮物比佢？」我都不怎麼忙，她問到我當然不會拒絕。

「唔洗架，有人同佢慶祝，就算我送粒糖比佢都開心。」

她又是這樣變幻無常，這又可以算是她的優點，亦因為這樣，每次和她的“重逢”都有所不同，唯一相同的，就只有每次為我帶來滿足心癮的興奮。

她不是其中一員，卻召集了 ignore

區的人們在二十二號一齊慶祝，我提議大家預早一個星期找天出去買禮物，看有沒有毛公仔適合，不過日子臨近卻無人願意出來買，我在群組中忍不住發了個脾氣，因為這樣的話我就少了個見鄧泳芝的機會。

「你唔好嬲啦。」她私底下找我說，她這次再出現後的表現都比之前很不同，我非常肯定以前的她是不會這樣做。

「我無，只係唔鐘意佢地一開始又話得，依加又唔出，佢地都唔係有心買。」

「佢地肯出黎慶祝咪得囉。」

「咁唔買禮物？」

「大家都唔想出，咁唔送都得嘅。」

「你無問過我想唔想出。」這樣說很突兀，不過我在她面前已經無甚麼好隱藏的。

「咁你想唔想出？」她真的說出我最想要的答案，很不可思議。

「出，我地兩個出。」

「好。」真的這麼順利？

到了那天我們就在水圍的新北江等，走了一個圈很快就找到了一間公仔店，老闆娘誤以為我們是情侶，推介了一隻粉紅色的傻豹。因為鄧泳芝喜歡，所以就買了它。會不會有一天我能夠真正的送她一隻毛公仔，然後她在睡覺時看見她就想起我，想起曾經有過我一個死纏難打的人。

於是一路上她就雙手抱著那隻傻豹，好像真的那就是她的一樣，如果我的幻想實現，那真的是我送給她的禮物，她還會那麼滿足，那麼珍而重之嗎？

為了能見她耐一點，我說要走路到一趟銀座，再順路送她回家。

好好先生就要送回家，不是嗎？神奇地，並肩踏在土地上，一直纏繞我們的尷尬減退了，不過依然頑固的打死不願走。她始終不給我送到樓下，這條線似乎無論我們距離有多近都無法冲破。

我跟她從未如此相處過，幾次的“電話粥”，知道一點她的生活；她一個人遊蕩，她在家打掃，她想種什麼植物，她的朋友在 facebook 分享短片給她，她看了那部電影，她發夢夢見什麼，她聽了我為她推介的歌曲，她出外忙了買什麼東西，她夜深洗了頭不願意洗頭睡覺.....

她原來也懂得笑，在生日派對上，我為她和主人翁用即影即有相機拍照，因為拍這種照片不能留有太多背景，所以在長枱的阻擋下我只好俯身來拍，拍了幾張失敗之作，「喂，你做咩係咁笑啫，你郁黎郁去叫佢點影呀。」她的朋友向她埋怨，她不知為何失控的笑起來：「咩呀，咁我見到佢就覺得好好笑呀嘛。」她指著我說。

她原來想去看一年一度的楓葉，就約定那天一起去看！

「下個星期四係唔係去大棠睇楓葉？」快到約定的日子了，我腦中已經不停想到時會發生的事。

「我星期四唔得。」

.....

就在她說完這句後，我們就再沒有聯絡.....

很虎頭蛇尾是吧？

現實就是這樣。

每個人對每件事都有不同反應，我在她說星期四沒有空後，只勾起了我從前所有的回憶，一切好像又回到起點，我跟她依然沒有進步過。已經沒有多餘的想再約時間，因為只有那個時期才能看到最美的楓葉。

時機不對就是不對，不對的時機做什麼事都是徒勞無功。

現實就是，有無數段關係，在無聲無息間失去。

就算我說出多想離開、即將離開，都沒有用，因為最後我一定離不開。

但其實真正的離開，總是不吭一聲，不可預料的。

「你要點先肯放棄？」

記得她問過我這一個問題，她當時只想當下不再給我煩著，想我知難而退。

這個問題我自都問過自己，為什麼總是對這麼一個女生固執，寧可放棄一個對我好女生都要繼續嘗試。

可是，為什麼我要放棄？就因為她不美，因為她是一舊屎，我依然對她念念不忘，我才可以絕對肯定，我是真的喜歡她。

或許，只要我當時不常常在她面前擺出不在乎的臭臉，不任由自己的情緒控制帶我做出傻事，不做出表白.....

要說到放棄，不如說是後悔使我意識到所有事情都不可挽回，我才會被迫放棄。

放棄追求她，是行為上，可是永遠最大的敵人都是內心。我可以放棄，但不代表我已經放低，我依然可以不死心。

當我真正心死時，已經是畢業的兩年後。

我一家搬離了天水圍，而我也找到了一份兼職。當一晚放晚時，因為家附近沒有餐廳，只好坐小巴到元朗找吃的。

剛落車走到水車館街對出的一個紅綠燈時，在對面馬路的人群中已經看見一個極之熟悉的身影，她的動作神態我一眼就知道，是鄧泳芝。

她一個人走著，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一時像被捶擊了一下，當感到血氣開始回到正常時，便以比轉燈稍快的時機沖過對面馬路，一直盯著她曾經出現過的一點看。

見到她又如何？我一直問自己，雙腳就不斷行。我肯定是她，即使不知道要對她說什麼，但我就只想跟著去。

過了馬路望向她走過的方向，在我面前的是一間 ok 便利店，除了這裡她應該不會去其他地方，直覺告訴我她就在那裡面。

我的行動比思考快，一下就走進了便利店，在裡面最左邊的一行貨架前，果然見到她的背影，正走向雪櫃，應該準備買野飲。

即是說站在收銀處前的我還有時間想要跟她說什麼，於是我就就呆站在收銀處前等運到。

其間注意力放在眼尾，等待她從貨架之間走出來。

很快，穿著黑色衫的她走了出來，我更專注地用眼尾觀察她，正當我準備轉頭裝作剛好跟她碰上時，發現她先是急停，不到一秒的遲疑，然後轉身縮回雪櫃的角落。我知道她看到我，但她第一反應是逃避我，我頭部僵硬，注視著前方，身體沒有動作，其實內心已經不停翻滾，本來如鹿撞的心在一輪猛烈的掙扎後停頓了似的。就如打仗一樣，敵軍是所有我對她的情感，士氣高昂的我軍在萬千火力下，把敵軍完全殲滅。

喜歡一個人，三秒是定律，眼神對上後三秒內必須上前結識。本以為不可能做到的，要放棄一個人，實際只需要稍多的時間。

這是一場死局，在便利店中原來有出售覺悟，無論我如何努力，她最根本上都不會接受我，在她的潛意識中，只有逃避我這個想法。

為了看上來有點目的，我隨便增值了百達通，然後就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便利店。

這下她就能夠重見天日，走出冰冷的角落，回復自由。

最終章

暗戀，單戀，相戀，在我的中學生涯都經歷過，當中最深刻的是單戀，這段感情亦對我影響最深，一直環繞著我很長時間。

遺憾地，最後並沒有向好的結尾發展。

初期，她的 instagram

會不時解封，我就會在這開放時期偷偷到裡面看她有什麼更新。去到後期，她沒有再開放過，而我就開了個假帳號加了她。所以她的所有更新，包括她跟朋友的遊玩，她被痴漢陌生人送花，她憤怒，她傷心，她無聊，她失眠.....

她有過一個男朋友，帶眼鏡，普普通通的，一齊踩單車，吃喝玩樂，她都上傳到網上，好像很幸福，可是在年尾左右就分了手，男的上傳了一段說話表示自己很愛她，即使分手也想她找到一個愛她的人。

所以她很快找到了〔笑〕，她轉眼間就有了另一個男朋友，這次都是個帶眼鏡的，不過這次兩人都比較低調。越穩定的關係通常都比較少曬恩愛，她與這個男的似乎很穩定。

我對她們沒有任何意見，也與我沒有關係，我只是一個旁觀者。

為了當初的承諾，我會出席所有日後的班會聚舊。

計好時間，當我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也即將會是我踏入另一個階段的時候——學習更深入、更有效地解構愛情的方程式。

我會結識到一群擁有共同目標的人，在廣闊的愛情世界中從實戰中求真理。

我在這裡放下這段經歷，因為這段經歷在他們眼中不被當作是一個愛情故事。要開創之前，首先我要放下所有舊有的人和事，所以我只好在這裡放低這個平凡故事。

在人間妖域中，我大概會不斷被打擊，然後重組，再學習，再應用，不斷重覆。為的就是尋到真愛，一段有選擇下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真愛，過一個真正有意義的人生。

復仇，不了，在愛情中受傷，就等於拿錘子打自己的手，要復仇，就復自己。

況且她並不是我的真命天女，我更沒有什麼她最特別的欺騙自己的藉口。因為她從來沒讓我進入她的內心世界，所以她其實只是一個我比較有熟悉感的普通人。

但不是她，我也許不會知道愛情是有方法，也不會踏出我的第一步，也就繼續找另一舊屎來吃，騙自己這是真愛，和這舊屎長相廝守，就這樣白過了的人生。

最後，一句說話。

邪惡的技巧，感恩的心。

給鄧泳芝

默默的讀著這封信

訴說著我們的故事

知道我曾經的想法

祝 無憂

周嘉樂